

刻宋金齋文集序

賜進士第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同邑周世選撰

余自束髮與金齋宋大夫共筆硯
于里中昕夕相與劇切余最不敏
幸窺一斑不至終闇名實藉大夫



金齋集 卷之二
為指南無何大夫亦釋褐官郎署
顧涉世踰蹕輒起輒躋謫忠州稍
遷南部改北部出知東昌改鄖陽
繼調河南尋以親老棄去又數年
復起補兗州官輒幾半天下所至
蒐竒扶異懷人吊古贈酬記序總
諸體之玄粹勒成一家言即日竣

竣簿書間苦吏事障而縱橫揮灑
罔非寸珠尺璧斯以難矣然大夫
直寓耳非其好也迺大夫之大者
在佐部治郡時奏對䟽議事宜規
則諸篇今觀所條敝若救荒弭盜
學校農桑錢課漕兌吏治軍政皆
切時務之要當事者能設誠致行

之鑿鑿乎功見言信夫玉卮貴當
於盛龍淵貴當於割文章無當於
世用雖工奚裨若大夫者所謂有
用之文章非耶及誦其自警之銘
克復忘助之論學有本原已可槩
見膏沃光燁仁義之人宜其言藹
如也視彼藻繪者流驚華絕根鏤

脂刻冰一無所用之者曼然縣矣
惜也位未滿德年不償才竟不獲
以經濟之學潤色鴻業豪傑所為
於邑已第其道德有之身其勲澤
加之民其論列雜著俱足鳴世不
可磨滅古所稱三不朽大夫有之
於大夫乎何病焉嗟嗟人亦有言

存則人亡則書大夫之身與其不
可傳者已矣獨賴此編之存余手
其編未嘗不廢卷流涕也是用忘
其蕪陋弁之簡端捐俸託關封守
同里陳君威如氏付之剞劂以志
感云



宋金齋文集卷之一

井陵金齋宋

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全編

序

送大司寇黃葵峯致政序

代作

今上即位之元年夏四月大司寇葵峯黃公連
疏乞休 上念碩德舊臣慰留至再竟弗能奪

賜馳驛歸蓋異數也說者謂 聖天子方臨馭
宇內百度更始一時巖穴宿老咸彙征於朝乘
時奮庸思以自樹公典邦刑當益明罰以贊新
治不宜遽自引去公曰大臣事君之責始終以
之余何忍言去顧余閩人也曩歲倭夷陸梁焚
蕩廬墓先人衣冠久未有藏所每一念至忽若
有遺茲際 主上明聖百執事濟濟布列日登
於理余幸得聞告歸脩治先人塚以遂所私耳
若迺蹈止足遺塵世懸車自潔則吾豈敢於是

朝之公卿大夫聞公之言咸嘖嘖稱嘆因祖公
於郊而屬某以言某謂古大臣之在人國其於
進退之際非苟焉而已正色立朝則必殫猷宣
力懋一代之事功退居林壑則必抗節守義關
一世之風教此義不講而大臣之進退無所據
矣公由縣令入諫垣直節勁氣凜然朝宁宦遊
諸省所至輒有聲稱而在蜀最久勞績最著方
開府中丞時當 國家鼎建殿宇梓杞巨材強
半取給於蜀而部使者又督責嚴甚公獨竭智

據謀躬歷危險委曲應之而三巴瘡痍之衆所以拊循備至竟以安枕尋晉川貴總督歷大司徒改今任率以脩潔方嚴著聞一時上下交倚重之可不謂事功卓然而進有益于時者耶茲惟松楸在念淒然不寧一旦得請而行若所求而有獲也是退身於功成之日而孝切於水木之思彼持祿遺親者視之可以媿矣詎非關於世教者哉然某且有說焉大臣出處中外重輕係焉非吾身可自為伸誣也是故以盈滿為戒

廉頑起懦若兩䟽之於漢則不可以不去以天下國家為念安夏讐夷若司馬公之於宋則不可以不來即今四郊多故新澤未流吾二三老臣協力一心殊懼弗堪元祐之政非君實其誰望之某故贊公之去而尤深有望于公之來也若曰老卧江湖而遂漠然廊廟則非某所敢知亦非諸公卿大夫與海內蒼生喁喁厚望之意也公高識遠覽其亦以某言為然否

孫少溪文集後序

萬曆戊寅歲刻沙溪文集既成右司諫衛陽序
諸首予掇拾始終事序之末簡昔予初舉進士
時會諸名士咸謂弘治間進士有沙溪先生者
乃知今四方則稱沙溪公名云公幼警悟超拔
善屬文總髮游靳文僖公門下輒聲流京師既
舉進士觀吏部政屠太宰試以彭澤士大夫送
陶潛序嘆曰今歲例不選庶吉士驥伏鹽車矣
惜哉陝西段翰林德光康狀元德涵與公同時
齊譽每推服焉時逆瑾當國公題其畫曰霏霏

芳草帶幽林上有螳螂藉曉陰清露滿枝堪自
適應知無復捕蟬心文僖公為之色變瑾素重
公文譽竟未忍以私忿中傷然公性剛直終以
道不偶謝榮不仕歸老於沙溪之上嘗作無用閒
談數卷以見志今自為一書不在集中誥封戶
部郎中家君時從公游予年僅數歲公教以禮
經面授句讀為之講解大義終日不倦公歿予
復受學于公之嗣君太學生小溪先生兩世師
生迭相授守久欲梓公之文而力未逮先守鄭

陽時不數月即入 覲志亦未竟暨調河南府周司諫倅來更致書促之噫吾父公之門人也 是集之傳否吾父之責也吾師公之嗣子也是集之傳否吾師之責也吾父之責吾師之責吾之責也而又親受教益敢不圖厥攸終乃出平日所錄公詩文若干卷與府二守王君轍三府張君彞麟陶君性節推胡君彞豸暨陝州守文君羽鱗嵩縣尹李君化龍宜陽縣尹劉君敏寬登封縣尹金君一鳳偃師縣尹李君春孟津縣

尹曾君嘉祿新安縣尹張君栢永寧縣尹崔君宜春沔池縣尹侯君奭署靈寶縣事府經歷竇君爾長協力校讐俾壽諸梓因語諸君曰公其為不朽者矣蓋公之行誼脩于家著于鄉聞于四方者匪淺且鮮况有是集以誌之乎國初去宋諸儒未遠文多尚簡樸迨成化弘治間詞人墨士競以文潤色鴻業彬彬然稱盛際矣乃其時非先秦兩漢之文不談而公其著名者吾嘗謂公之文雄辯而不誣如懸河瀑布漫漭激射

而漂流之餘有縱鱗焉質而不失其文若韓退之娟靚而不靡如杏塢桃蹊蒸紅炫爛而芬芳之中有佳實焉文而不失其質若司馬子長渾然天成如物生之妍媸各本于自然而造物者無心也論公之文章不必盡謂其為秦漢之文直謂之沙溪之文亦可作古矣得是集而讀之者能以意逆志求之牝牡驪黃之外則何稱知已難焉古之人文有藏之名山者有傳之通都大邑者名山備亡也通都大邑誌廣也胥必待

其人而後行予刻是集不敢自擅而敬以博校于諸君有道之側其志同其道且合稱曰得其人也非耶要之皆公生平之行誼正大光明故其精誠融貫而畧畧見之文詞有如此者若曰于斯刻為有功也予小子何敢冒昧云

送周衛陽 召入諫院序

士君子之仕也有舉蕭剗瑕之才而後足以平群情有含忠履潔之貞而後足以振綱紀不爾仆矣欲其馳聞譽於當時垂聲光於後世也得

乎先世廟時周衛陽公以進士節推毗陵署理宜興湛湛青天之頌聲徹遠邇時倭奴報警公出奇禦之諸郡俱賴以寧撫按交薦廼授禮科給事與同科今少司馬慎軒辛公少司寇繼峯舒公少司空來山何公暨今同起用大理丞魏公昂昂然各以氣節相許不諂不屈京師號為周鉄面厥狀多出於一時羣小忌憚者之口穆廟改元時當事者欲邏為私交公弗許且銜之竟以私忿恣中傷當其時非不有為公不平

而扼腕憤嘆者終莫之誰何公道汶汶不泯者幾二十年朝野重之公惟杜門存省日印正於程朱格言及陳白沙羅念菴諸教旨據以實用自課子外並不言時事且曰吾豈敢忘吾君哉不在其位矣事繼母以孝每曰吾未及事君以畢吾忠能事親盡孝亦以據吾志耳偉哉賢聖其疇歟先不以苟同竊位後不以擯斥誑心祿食不負於國家食不負於所學終日優游宴如也今天子詔錄遺賢命言官各舉所知南科

道中宇余公虞崗楊公副院事都御史月林立
公巡按御史順衡李公諸君子皆迪知忱恂舉
公復歸諫院得與 天子宰相日可吞天下事
朝野春台玉燭之想日翹首嘖嘖係望者憮然
賞矣吾邑士大夫祖餞道別介衿裹緘不遠數
百里來徵余言某方株守一郡不能祖觴以周
旋於諸執事之末而其心則切切也不辭僭踰
因序公之先而尤望公於將來也云云

贈孟豐麓巡撫真定序 代

御史大夫孟公撫中州之三年有 詔移鎮恒
陽維時文武守藩之臣介河南北八郡紀綱之
吏雖惘然不得所以留而皆知 寵命之有在
所以為公賀者不容已也某濫與文學故例次
得贈言焉蓋聞終華之北涇渭之南有名世者
生于其間曰王端毅公其人重厚質直而少文
其性清簡淡泊而物莫能入其治操大體而先
任人其為將帥要在者定不以翦夷為事其秉
鈞軸叅大政守成深堅而無形迹之著事君內

外四十五年前後所上二千餘疏危言勁節而
上下一無可疵是故近世魏恭簡公彌之曰剛
毅木訥近仁其王公之謂歟惟茲孟公生與之
同土仕與之同蹟王由郡守為轄中州而復鎮
撫其地公亦由郡守參轄中州而復鎮撫其地
王公奮乎百世之前吾黨非親炙之而懿德在
于夫人之心今此守藩諸大夫八郡紀綱之吏
皆悅公之德而比于王豈非以質直重厚同清
約簡素同危言顯諫則又同持大體不苛細則

又同提師破虜于雲中而不矜勝是即荆襄戢
武之績為撫臣藩臬閫師各得其職而受厥成
是即典鈞衡使韓戴王周諸公各自以賢稱者
耶王公保釐留都之後德望愈茂以至于總百
官今公在畿輔將大展洪猷聲實亦且愈暢
寵命豈有量哉某又聞之韓忠獻由西夏移中
山未嘗出師而赫然為兩河雄鎮遼夏遏心而
韓之相望愈定 國家既頒二順戎王之朔而
使公居韓公之地薊遼宣大列于前而雄鎮踵

于後聲勢之聯絡威望之震疊又豈居韓公下
耶公之終陟三事將在是矣述端毅之世頌公
之先斯今也述忠獻之世賀公之後斯今也詩
不云乎景行行止故謂余言之近於佞者非諸
大夫授筆之指也

周衛陽奏議序

憶自髫年與衛陽周公執執于同門自講業制
行外輒相與抵掌而譚嘗謂不佞曰士置身大
塊間當如翠蚪絳螭思聳蒼梧織膠葛不當作

泥蚓露蟬態也既而公以壬戌歲釋褐不佞亦
以乙丑赴公車偶爾並第褻然從薦紳後矣顧
不佞自筮仕迄于今荏苒韶華碌碌猶昨乃公
以司憲授諫議大夫即以直聲震天下當世廟
末年公慮其漸弗克終也極力敢言以培植元
氣首重師儒崇太學與夫弭禍裕財釐奸清憲
罔不鑿鑿指陳天子且嘉納焉迨先帝御極
海內咸拭目以觀新政而公葑奸回無少忌諱
竟以忤權赫䟽疾求去不佞旋亦再䟽乞歸養

與公結盟泉石而公時示以彈劾諸稿不佞讀其文類經生時迅焉畧數千言不留意斤削也而獨其批逆凌轢山岳傾頽為公脇息者再嗟夫忠誠蹇諤之士自古彌難而從諫轉圜之主世不多覩今主上明哲求言如飴蒐舉遺佚之詔間歲屢下而公以先帝直臣復拜為戶司諫是公昔以言去今以言興言於公奚負哉語曰主聖則臣直假令先帝非聖明則公無危言公胡以去今上非聖明則諫官之庭

無公之跡公胡以仕然則公出處大都皆聖明所使也不佞故付之梓焉俾後之觀風者將掬管以書之曰周君司諫能以忠格三朝者如此聖天子廣闢言路而能采訪耆舊者如此國家世德相承後先軼美而世有諫臣者又如此上下相成豈非昭代一盛事耶謹揭之以弁簡端

贈義士高可大序

夫義所以行仁也仁之施愛人匪義弗行也以

義行仁殆推轂而致之轍與犄角之者利耳卜
商之賢也猶肥癯于義利之戰矧夷人乎故義
不勝即利勝天下事未有不以慳于利而廢闕
者義弗勝也鄉傭斫樹斧脫落殺樹下人獄成
抵罪適爾也高可大傾囊貨樹下人之毋請于
官傭得不死以養其垂白之老夫財者人所寶
也以人捐財富室莫肯出手况其窶者乎施而
望報恒情也施于可報猶莫肯施况施于不報
之所乎可大井里之貧人也而能毅然捐財施

恩于不報無所為而為真義士也哉因為之序
俾傳之以愧夫懷利而秦越人者若夫樹風聲
表宅里則邑大夫區其門楣者尤可傳也

賀邢小園膺獎序

今仕者何難邑難也匪邑之難畿輔之邑難也
何言乎邑難也令主邑若家長然百姓子也丞
若簿尉同胞也府史胥徒僕役也簿書獄訟錢
穀徭役之屬家政也巨者巨者細者細細者
為利為蠹為休戚癢癢舉于令是係故曰難也

使居遠方或僻在一隅上人例以困蔽視之徵
需少而調發寬其事或易以應若廼道當衝衢
服列輔郡地似饒而實瘠民似裕而實困符牒
沓至士客紛來繁如蝟毛冗埒織縷日弗暇給
又舉于令是係故曰畿輔之邑難也苟督責大
促民易以怨緩則恐不及事且人情好惡弗齊
前以為是而後或非悅者無幾而恨者至高才
處之猶未易為而况剪剪者乎故城介燕趙齊
魯之交當南北水陸孔道密邇京師邇來河水

漂溺歲屢弗登工役頓仍原野荒瘠公有雜賦
邑有積牘民感額而官焦思所謂畿輔之難者
非耶去年冬小園邢公來蒞吾邑介不絕物通
不徇俗剝繁若游刃而蘇察如陽春之煦物也
既數月疆畝脩治政刑清簡民耻偷薄而士崇
篤厚矣且殫力漕河而國儲萬艘咸利賴焉
冬官大夫余公聞而賢之亟下符獎勵以風有
位何人之難而公獨易易也蓋其才猷清雅原
于篤生而遠承王父太守公之深澤近服尊翁

司諫公之庭訓培植已厚而且筮仕中舍日與
臺省諸賢優游于鳳闕螭之側日覲清光薰
炙成性暨而被讒左宦又涉歷風波增益其所
不能是以再補吾邑輕車熟路而治效之速若
是也率是而崇階駿業殆未可量矣諸交素冰
公德者樂茲盛美相與稱賀而推余為之序

送成都郡守梁及泉歸養序

今上御曆五年天下郡邑吏朝會余同年及
泉梁君守四川成都府循例入長安大計事竣

荷恩旌異竊念親年遲暮宦路險遠就養則
弗便隔越則弗忍乃疏于上曰臣母年踰大耋
災釁日侵朝不謀夕臣雖効犬馬于陛下而
母子之情縈于腎腸終弗能釋幸容臣歸少返
烏哺則臣感天恩死且不朽章上情甚惻然
上憫念之下吏部覈寔聽其歸越翼日戒行就
道一時縉紳張餞郊外林君廷翰潘君汝思知
予與君有年誼之雅且契甚素有習於君也屬
予贈言予喜曰是誠盛世事哉曩誦北山詩嘗

嘆當時君長不能體念其臣及讀溫嶠傳嘉其勤王之節而至於絕裾事則未嘗不咄嗟異焉怪其待親之薄也今 聖天子不以公抑私賢郡守不以忠忘孝則體下之仁慕親之義可謂兩得之矣是誠盛世事哉君嗣今登慈闈彌壽觴慰離遯而舒愉婉不知其為何如樂也雖然養有二曰祿養曰志養如毛義之奉檄而喜是以祿養也蘇文忠感母范滂之教而以文章忠義顯于當時是以志養也君今無事于祿養矣

志養之道君所已行而未究者寧不有俟于它日乎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余尚有厚望矣君其有意乎哉諸君曰善遂書之以侑其行

壽純菴許年伯序

純菴許翁鄧之內鄉人也令子月軒先生與余同舉進士且同肄戶部政出聯鑣入結社也每為余道家世因悉翁之賢心竊慕焉茲歲某月日適翁初度之辰計春秋七袞有三矣月軒留滯長安目睇南雲愴然增感居無何以部事便

得歸省覲我同榜兄弟榮其事相率徵言為壽
或謂余曰夫人少壯時誰不冀身之富貴也者
及不遂而遲暮矣旦夕惟其子之望幸舉于鄉
而有獲則門閭光矣及角春官對大庭而有獲
則冠蓋至封章錫矣顧不大樂哉夫純菴翁少
有大志不獲售而發諸其子月軒榮矣得翁之
壽而歸省焉翁壽矣得月軒之歸而榮焉所謂
一時而衆美具也顧不大樂哉余曰翁之壽與
月軒所以壽翁之大者不盡于此嘗聞古今論

壽者必基于養而昌于積蓋惟克養有道則本
植而神日粹惟濬發有託則名遠而流益光備
是斯可語壽矣苟生平無可紀述或繼之者又
未必貴且賢皆未免繫累其心也奚其壽又奚
其樂耶翁閑深宥密不浮沈里閤間居恒以書
史自娛即炎風朔雪無間也髫年失恃所以奉
繼慈者備至不問家人生產雖室鮮厚藏視之
蓋澹如矣然窮阨必周顛連必卹行誼禮讓造
次不忘而一切浮靡之習脫落殆盡以故年踰

古稀而筋力強固形神盎溢翁之以德致壽者
理固然也矧月軒負才卓犖崛起甲第行將樹
績揚名以奏膚功羽翼 聖天子仁壽之脉用
光許氏素業相傳未艾此又所謂不朽之壽也
夫翁以深厚之養既足為引年之基而又有嗣
世之賢以衍積善之慶是翁之壽固有自來而
月軒所以壽翁之大又不徒區區一省覲間也
余辱年誼不獲登翁之堂以效岡陵之祝而實
有不能已于情者乃為南山之歌頌之曰南山

嶽崱兮靈椿輪囷有美一人兮八千其春
穠和毓粹兮介爾昭明載歌曰南山嶢嶢兮靈椿
蔭蔭有美一人兮八千其秋韞光抱璞兮伴
與優游又歌曰南山萃嶽兮靈椿蔚蔚有美
一人兮德音秩秩子孫似續兮詒爾遐福
于是羣公道然謂之善頌遂請書之以侑異日
壽筵云

贈旌表潘母王氏貞節序

明興重倫敦典風化寰區立朝勸忠居家勸孝
凡一節一義卓絕者咸與褒揚所以扶人紀彰

風教也侍御田東洲來歷三晉觀風詢瘼例當
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得王氏節乃憮然嘆曰
抱節如氏誠有裨於風教人紀者胡可使之湮
沒無聞耶於是疏其節行可表揚之狀上可其
奏勅有司表厥宅里于是士大夫嘖嘖嘆慕之
矣按王氏潘一峯配也一峯蜚聲文苑人謂得
青紫當如拾芥不謂天奪之速也時王甫年二
十有五誓從夫地下其姑與母勸曰若自為計
得矣獨不念遲暮之舅姑與襁褓兒耶顧養事

俯育誰當任其責者汝夫將不瞑目矣故死節
易事老撫幼難若何不舍易而啣其難耶王聞
之瞿然遂強起以奉舅姑撫諸孤為事躬織紡
操井臼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嗣是舅姑安其
養先後以天年終其孤曰文升文光文奎文明
文明用儒術起為郡庠繼一峯家學餘亦勵行
勤業彬彬可觀以故家計視昔殷腆君子謂一
峯為不亡矣嗟夫天道無親嘗與善人一峯以
彼其才雖不幸蚤歿而其配以不二之節顯諸

孤繩武揚芬日以昌熾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者彼蒼亦何負於潘哉又嗟夫粉黛笄禘之婦非必有圖書肄習文史訓誡乃耿耿烈烈吐其正氣而挺節義於波流風靡之表斯亦難矣彼冠冕珮玉之夫居常以志節自許及當患難顧頹然喪其所守視此不有餘愧耶余故曰抱節如王可以示勸也已

賀范憲副擢中州大叅序

人才之生豈偶然哉必有山川之間氣以孕毓

之故以河洛而臯益產鄴豫而伊傳出豐鎬而周召興崧嶽降神而申甫繼起歷歷有明徵已維茲金谿之境形勝舊矣其山則天馬攢竒雲林聳秀其水則清江飛漱濯馬縈迴皆扶輿清淑之所聚也是以人文炳煥代不乏賢宋則陸子靜兄弟闡明心學研窮聖道我朝大學士吳公伯宗大宗伯王公英或輔翊一人或脩明三禮竒猷異勛後先種種豈偶然哉公纂紹先哲以循良卓異首著於碣及入內臺手采昂昂

樞奸斂跡暨而秉符西粵軍政肅清持憲南楚
夷情帖服智足察幾才足濟事隨試而輒效者
也邇者擢叅河南夫茲地乃周南故都姬文公
畢公君陳之素所保釐韓范司馬諸公之所經
綸二程邵康節諸賢之所薰炙而化誘者也嘉
績懿範炳炳在策茲而攄公之才景行而會通
之因民風土俗之異酌輕重繁簡之宜蓋恢恢
乎有餘裕者也行將繼芳聲振遺響由是紀之
太常勒之鼎彝可與嵩丘洛水相耀映者豈淺

鮮哉或者又曰先時土夷煽亂公特揚 聖天
子威德深入其阻執元兇而殲之餘黨盡散曠
世竒績也方擬膺殊典肩重寄以大其報以盡
其才今之擢毋乃有未厭衆心者乎余曰否否
子不觀諸水乎風乎水之積也不厚則不足負
大舟風之積也不厚則不能負大翼公蓋有所
待也問者唯唯諸公亦以余言為然遂書之以
贈且以厚望于公俾後之頌今無異於今之頌
昔而後公真無負于山川之孕毓也

桃花嶺詩序

今宮保太宰楊公旋轉乾坤掌邦國之六典瞻
依日月洽聲教于萬方拱紫極而璀璨金微奠
蒼生而調和玉燭岱宗齊峻台曜澄華秉毛珩
之清公頓易流俗蕪山濤之甄拔各當羣才躋
太平于周邦闡時雍于聖世歷二十四考鴻功
駿績燕翼于前會百千萬葉鳳毛麟角接武于
後斯九重之至寶四海之元樞矣迺復身嬰箝
綏志託煙霞網紀丘樊選勝東齊之境撝羅泉

石馳情北海之尊念方朔本是前身羨玄都斯
其福地有紀有堂萬樹桃花散綵于沼于沚一
庭蘭葉生香洞壑藏真邀紫芝于闕苑漣漪蕩
槩借白苧于吳池靈音與佛日爭宣漁唱將農
歌並朗蓋右軍遜其幽致中散避其玄風爰輯
樞吟傳之繪事凡為總圖一小景二十詩篇稱
之奏技云虜言志已爾

韻畧易通序

今夫字者所以成書也音者所以叶字也韻者

所以諧音也故人有唇喉牙齒舌而音有宮商角徵羽天機一鳴萬籟符配豈意假而強排哉即五方風氣不同亦未聞有以宮為商以徵為羽是韻書之作顧人人能叶之也然則其為韻畧易通何夫字之聲有四而氣有二氣之出也有抗有抑有洪有弇有出有入有縱有橫有嚙有噓而聲隨之清濁高下是以分為平上別為去入其判在毫髮而其展轉翻切至茫乎不可窮世之學者苦於疑似之混淆病於韻註之適

閱即閱之且求其叶而不得乃曰此詩家律令也吾治博士家言安用是弁髦為嗟嗟平上去入出於一字轉為四聲譬若五音之旋相為調而起數於黃鍾誠能致聆於唇喉牙齒舌剖其清濁審其高下則無論騷人材客可以翹首詞林而鼓吻操觚執耜者亦且馳騁四六之選矣此韻書易通之所以作也昔有善語音者咸池韶濩大夏武象歷歷可據然卒以其言言音而人亦卒以其聽聽音也試語之習攬掇學操縵則

疾徐始終可援曲而奏矣茲易通也者豈不比
之攫掇操縵也哉余初得是書謂後學指南於
斯為大治究之二年試生儒以表多失粘且平
仄未叶遂重梓布之每生各給一部俾學者因
畧致詳由易及難沿字翻切亦諧律之捷徑云

感應篇序

感應者天人相與之際氣機之所乘也箕子陳
賡徵休咎之籌王與卿士師尹之省計以歲月
與日然則人感天應理不可誣也但于人世之

善惡醜類而櫛比以償如持券乎付以交者恐
天雖聽卑亦未徧及或有鬼罰焉參伍其間行
天之令以慕畏小人也若君子則無為而為善
無畏而不為不善日以天命自度固無容心于
善惡之報惟小人則大逆天道鬼蜮為心虺蚺
為性狼貪以肆其吞噬鵠擊以迅其獵取雀角
鼠牙誣上行私以速人于訟力足以折人力不
盡則不已勢足以殺人勢不盡則不已有位則
朋奸以擠排善良無位則羣兇以圯壞族類陰

謀詭計但欲取便于已而坎塹谿谷不顧顛越乎人世有斯人固肢體之贅疣爪菰中之輿父也不有鬼罰以連滅其身世必待上帝禍淫之命則其罰已緩其人已死骨肉腐穢不足以汚雷火之焚燎矣生逃其刑死受其罰誰則見之吾固謂感應之理不誣而報應之不爽者必有鬼罰以陰譴之也李贊皇作陰德論首以陳尸牖陰謀示戒正以君子之所不為者小人不可以為得計而肆志也余前觀是篇即欲以語人

今因外舅謙齋李翁印施以翅四遠有為善之心者廼序其欲言之意云

賀永寧王文淵殿下弄璋序

維周封建時合文昭武穆為二十國國別而為氏其後卿大夫著名於世者多出於公族我皇祖二十四王太支之行可知也間讀太宗正之令知皇祖之所遺訓及嗣天子篤親睦之義者在同其富貴而無蒞事長民之煩故二百餘年神明之胄賢智之資莫不闇然萃德厥

躬而已而未嘗以材自表著然後知我 皇祖
之訓使後之人得以賢賢而親親其訐謨淵膚
矣哉至我 周定王於太支之數居五葉永樂
初畋獻騶虞朝廷之上頌聲交作昔詩人以騶
虞配麟趾夫騶麟固 文皇帝聖德之應然獨
獲于定王則所以大衍公孫公族之兆者其有
在歟是宜汴之宗姓繁衍獨最于諸藩也惟今
永寧王列周宗之貴介承累葉之蕤光敦書悅
禮選于古昔賢王之籍而師尚之敬以事其宗

王愛以敦其屬族牧民之長敬而無忽常素之
士好而不厭由是閭閻日積其美而樂我 皇
祖之訓者見之行矣王既樹賢稱而踰齡三十
未有弓韉之報今之新春首得馬於是官于汴
者率造賀馬夫木精紫氣之感山玉水犀之應
䟽派天潢又自今始而吾黨有司之情所以賀
王之得者誠樂王之賢也百薦初發神芝其挺
鶯花湯餅之遙威儀卹削藩臬閩帥卿大夫詩
工文匠之篇述夥矣守郡之寮共委辭于諾故

忘其僭而為之序

贈趙

巡按河南復

命序

代作

所貴乎監司者大都紀綱肅舉勅當利弊沿革
惟允已爾然而莫能盡也意者曠然玄覽舉所
按視者識其澆朴奢儉之因且推誠寄委以羣
工為一體而適觀厥成允其要矣乎侍御趙公
奮跡東海之濱其學宏博而知要其器識凝重
而善藏其用自宰邑茗雪間已非近世循良可
擬及由郎署陟柱下風裁凜然增重朝宁茲來

按中州省方觀民蹇帷攬轡慨然有澄清之志
天中州迺許祀宋蔡隨鄧之地其事列于國風
者可考鏡也以桑濮淫靡之俗而羞惡之心自
在以宛丘放蕩之習而攻苦之心不忘故知其
所為潰則知所為防知其所由潰即知其所由
防是聖人存詩之義也聖人非存詩也存此心
之良也公求民之良而志大道之行者也是故
禮制之儉節之以張以弛莫非導之以此心之
良吾見跨河南北輻圓千里彬彬而就約束者

翕如也尚何淳風之不可挽耶始余亦介藩于茲悅古之道而未知所施今茲來撫則亦求前之所欲施者而未拓乃公一旦行之沛然豈非余之師乎間窺其要則亦先有司而已先有司而又以惻怛之誠動之能無遂哉昔何武刺豫州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故史譏其煩苛程夫子曰監司不在伺察在與州縣為一體而已公實得之矣是春之季公將歸丹陛下而余亦移鎮于恒陽因二歲之得師而以別為感也于是

乎贈言

賀州守熊一齋入覲序

明興每三載合天下有司之長各總其職入覲京師新吏治也治績卓茂者聖天子享有宴錫有銀幣命復厥職示寵異也然必天官卿拔其卓茂而後賚予行馬則膺是典者亦不易矣州大夫熊公戒行有期邑侯蔣君及吳橋王君東光左君相率祖於郊謂公有茂績宜受寵異來謁余言予惟自古國家遴選賢能分守大州者

寄以師帥承流而宣化也公守景周星政化浹洽績用彰顯師帥承宣之寄不忤天官卿將必上其最而有寵命之錫三君之言匪誣也宋馬從周公邑人也英宗朝守宿州政聲籍甚尋擢二部侍郎公守景不減於宿豈寵擢不馬若邪因頌以詩取古人政成必有邦人頌之意也詩曰皇皇天子赫赫厥靈稽古建官萬國咸寧三載考績簡陟賢能惟茲簡命以莫不承燁燁熊公天性忠款馭民不苛敷政優緩 帝曰休哉

予之龔黃何以享之大烹是將何以錫之銀幣輝煌 帝謂熊守歸視爾師惟既厥心期予于治朕將咨汝為予龍夔公拜稽首承茲休命何以報之循土是靖

賀蔣慕竹膺獎序

余聞正德中名臣有少司空竹塘蔣公者慨未悉其人慕竹先生來視篆為邑父母則少司空子也前聞始悉及守鄖陽則所聞益廣蓋少司空曾以大中丞撫治鄖陽云慕竹公以名卿賢

亂自辛酉得雋懷英負竒其居養則闕閱世家
其聞見則臺閣事業文法吏事無由及焉縣令
若非所屑也而乃毫無盛氣且蒸蒸然有古循
良風何哉誠以治在急其所當先者吾邑土厚
民醇素稱易治邇年來鼠牙蝨牙夫蠹噬嗑之政
借以規利臺郡多不之察一事羅織入網動以
百數凡赭衣髡頂執牒係械于臺郡下者率多
吾邑人也夫邑各有令訟獄者不之令而之臺
郡彼臺郡者為其所惑每謂令無照覆之明以

是欲行其志不亦難哉先慕竹椽南皮庠教與
吾邑密邇聞邑事最熟及蒞邑乃以剽繁割劇
之能求清其源貪狼黠鼠莫不屏迹于秋霜烈
日矣由是政日脩舉民漸懷服而淳厚稍稍如
故則以能急所先也易曰豮豕之牙吉先生以
之部院檄書四勞將揚之王庭矣簿僚衛君尉
僚楊君曰公言甚善然猶有未悉者少司空嘗
以弘治丙辰進士為縣令選為名御史晉臬歷
藩所至有聲宦蹟耿耿然則文法吏事先生亦

有所受之也其律例明允化理孚洽豈偶然哉
且先生以清潤修潔之姿負遠到之器譽命上
逮必將羽儀天朝以前所庭聞于少司空者為
聖天子獻則鴻功駿業後先相映裒然為海內
之望矣余曰有是哉允若茲則司空為不亡矣
賀蔣慕竹部院交獎序

侯治邑有為民實德部院交勞以書學宮師友
晉賀諸縉紳士晉賀掾吏輩不敢稱賀來言我
侯有治水殊績屬余頌之吾邑面運河左右挾

之若帶水自寧陽會通東下漳衛兩流交焉故
多泛漲善啣堤岸蟻穴少潰即澎湃滔天滄沒
甚慘四五十年來數遭此患矣今八月腓越四
日既夕水瀑漲欲溢民莫不繩木為桴以待胥
不克有家矣侯急䟽其下流殺其傍渚防其堤
衛遲明祝之水輒寸寸下輒尺尺下民大
悅暨德郡障潰吾邑城郭人民俱當其衝陟及
街及濠塹及城侯築葺益力卒賴無虞民又大
悅夫水性當湍急決噬處若有神以司之令非

有為民實德神所不吐弗克防也且漳衛水發常在夏秋之交每巧節後十日之外即伏流若縮下厓岸丈尋今愆期瀑漲異常謂有神焉非耶公禱之即殺防之即止于此境則寸下于彼境則丈溢所謂有為民實德神鑒而默祐者非耶今民不其魚咸我侯賜也古稱活萬人者封侯且福及子孫公之所活奚啻萬計將世為子孫福矣掾吏持余言往頌人必不以為諛也

送李沱南赴 召序

古為邑者存仁恕肅紀綱親賢養民化行俗美然後聲稱藉藉騰薦章下徵符進諸廷宁服在大僚而寄以重任是守令之責古以為難而今亦猶是也何者宰邑最為親民民朝夕瞻依軀命攸托凡有張弛動關欲惡况公稅雜役罔不是需或攝乎大都而當衝道則上吏之所禁責過客之所挾求日擾擾焉來貿貿焉去者又不知凡幾也其間老書黠筭頑獷猾狡媒孽巧伺陽伏陰釣者且種種焉莫可悉數存以仁恕而

威或莫伸肅以紀綱而令多不行將循文避咎
弗違又何暇于親賢養民為也以故養望自愛
坐累俸資以冀遷轉而已是豈設官之初意使
然哉勢也惟沱南李先生負奇杰之資懷朴茂
之意先任獲鹿盧龍卓有異績繼蒞吾邑值案
牘紛填人事旁午糧稅多未脫之籍村落比逃
亡之屋改邑正爾經營築城雜以喧囂百凡總
總付之望洋公迺殫心戮力量事酌情蓄材鳩
衆計公度私整飭焉調停焉窮日夜不厭由是

遠悅邇安逋者歸病者起君子揚眉小人奪氣
遂使凋瘵故城允為薊南首邑而公之政譽裒
然駕出于瀛鄭之濱而邢深齊趙諸邑以循良
見稱者舉在下風矣茲月鳳詔渙頒先生闡闡
吾境自有縣治以來顯被徵命實自公始邇者
琴書載束四牡既駕邑士大夫素感公德共謀
贈言而猥屬于不肖余嘗覲公於庭仰扼手采
俯事窺測莫擬其涯涘然竊觀田野毗庶其于
公也出必憂未反必望至必喜公何以得此哉

要亦以真實之心敷優游之政故爾詩所謂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非耶由今以往邑人又失襁
褓矣雖然公將載筆柱下秉憲臺端為天子
貞肅百僚進退賢佞以造不匱之福于天下則
我井陵又未嘗不在公大襁褓內也諸縉紳士
夫及父老子弟俱餞于道余也不佞敢以是為
吾邑之攀留而不得者解云

賀李西園膺獎序

國家設城建官特置守令以膺民牧又慮知人

不易而地遠或未悉也設監司部使以總郡邑
以司檢察詳撫其實上之銓部部按籍而綜覈
之賢否以著予奪行焉內外相維體統不紊二
百年來愈久愈效我故城為河間屬邑道當南
北水陸之衝星輶使槎過無虛日頻年荒饉荐
加徃後繁艱民無固志追呼鞭朴日不暇給雖
有智者亦難之矣客冬永寧李公以試天官擢
高等來主是邦閱簡書察隱伏計逋負憮然太
息曰治在力行奚不可者乃兢兢然拊循有方

振作有術明以格奸斷以糾勢而健以傲乎嬉
急敷以潔矩之道持以恒久之規漸爾民安物
洽甫三月政舉而譽流馬上之人皆移文褒嘉
以風有位而傳御梁公獎檄先至闔邑之人既
仰慶我父母學術之大行且俯幸吾士民惠澤
之深被周謀贈言猥屬不佞竊惟治民以獲上
為先今上官灼知于公者若是由茲聲實益茂
踐歷崇階竒猷偉績行將赫奕于寰寓中矣吾
邑云乎哉且聞公先大夫以制科淳發于嘉靖

間令德芳名溢于雲間宛陵者迄今令人讚誦
不衰則敝邑之大有賴于父母者蓋亦有所自
也睠德思頌情奚容已耶書曰率乃父攸行詩
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墜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啟
以為今日頌又曰愷悌君子令德令儀王錫韓
侯玄哀赤舄頌以為他日賀

送曹南霍還任河間府序

官箴三事最先者清而慎與勤則乘之惟心常
恬澹湛然而清者有真體則能時自檢飭不忽

而慎生焉能時自奮勵不急而勤生焉若乃侈肆而情無不至懈惰而政罔弗隳墮聲敗宦豈當官者樂有此哉凡以心之不清而汨其原也吳隱之守廣州試貪泉以示介趙軌被詔入朝餞盃水以明廉二君者循政美績偉然卓冠一時非必其材知過人惟清以先之而慎勤以成之耳古今從政者不先有不為而能有為者鮮矣曹南霍先生太平名士以恩選入業成均筮仕通許一芥不染既而經歷河間蔚然有聲簡

署吾邑則瑩然玉雪一切紛華利欲視之泊如也夫主之以澄清乘之以勤慎則果辦精絕何為不成倘久其任治理之蹟尤大有可觀者而惜乎未竟也今將還河間吾弱息吉祝曰曹翁之來也兒嘗以舉子業就正聽其談經搜抉理窟窟不倦殘馥剩膏受其沾溉多矣大人可無言以為行色壯乎余喟然曰吾所云者守也爾所誦者學也學茂則源清源清則慎勤政聲卓犖信不偶然先生果勉旃自愛矢心不貳則

淑問嘉績豈少於吳趙二君也乎哉

賀邑博趙二泉廼翁移贈序

予同年行人趙君邑庠師趙先生伯兄也萬曆六年春行人君移贈其先君遡澗先生如其官邑侯蔣慕竹題其門匾千里走倅為行人君賀學宮諸友携兒輩吉祝來徵言為先生賀夫行人君吾同榜兄弟先生又吾兒師也予復何辭予惟事親之道莫大於尊養第養易而尊難自貴游以迄黎庶孰無養之之心或養以祿或養

以力舉九菽水承歡恪共子職者雖閭里下士皆可以孝稱而未必其能尊也是故千金之子雖倒萬斛之囊富海山之錯亦不能一日加其親于編氓之上謂不可以力致也然則欲尊親者匪爵其孰當之今行人君以已貴貴親帝命褒嘉天恩優渥龍章玉軸光彩且陸離矣使其親名稱沒世貴及泉壤于人心能無愜乎要其邁迹則自遡澗先生始先生雅抱儒術雖不得與計偕觀上國之光而發其祥于賢胤伯也

以明經取高第仲塞絳帳以高義為弟子員師
表而叔而季又聞彬彬然有聲于黌彥猗歟盛
哉由茲繩繩綿綿羽儀天朝策勲竹帛則我遡
澗先生之輝煌以不朽者又将如日升而川至
也詎可量也乎哉是為序

題瀛州別意圖送楊東臺致仕還鄉

揚巨源年滿七十去歸其鄉韓昌黎引漢兩疏
事美之且謂都門祖餞之盛漢史傳其事後世
圖其跡而無楊侯送別之詩歌謂巨源去位承

相愛惜不絕其祿而未必有二疏圖畫之事今
先生之行也縉紳士以言道別者或近體而律
或古體而風或寂寥短章或舂容大篇颯颯乎
調異而用情同也又繪其情意于圖邑侯慕竹
蔣公為之題曰瀛州別意兩疏揚侯之美蕪之
矣夫先生服在下僚未必有國史以紀其盛而
茲圖茲詩在焉則情真意雅或亦可稱野史而
所謂不朽者其在斯矣乎其在斯矣乎

贈楊簿僚膺獎序

我 國朝定鼎燕都凡東南荆揚兗豫數千里之粟以及遐方絕域有貢山藏海錯有珍商賈貿遷有貨莫不自漕而進故漕河之務最重永樂中平江伯陳公等會南北諸水轉折入漕迄于漳衛以達京師隄岸延袤數千餘里其間分符建節與夫監郡倅簿之司領漕事者星列而鱗次自臨清以上各有閘堰以防涸溢以下惟緣岸築堤以時障蔽順水勢也然旱則易涸潦則湯盈稍稍踈虞運即阻滯是故漕務難也矧

運卒慄悍載販私鹽恃衆莫敢誰何司漕計者或不察而怙焉是以漕卒倚庇官舫每玩法而不可格吾邑三尹楊公職專河務勤于事事察漕阻之由又悉漕卒之弊脩濬搜剔不遺餘力以故漕運益法相緣俱舉大中丞栗菴宋公移書旌獎謂緝私販而官鹽無阻築堤岸而漕務有裨蓋沈范早知何水部矣邑士大夫榮之徵余言往賀且曰先生知其原乎職匪智受欺匪材弗辦公智周才裕是以職舉而譽流也余曰

諸君所言似矣而未盡也公厥考栢崖先生以禮經魁多士由邑歷郡遷尚書郎出參貴藩奮厲中外淑問騰播舊矣然則公之耳浹目濡皆經濟也豈直以貴游公子溷俗沾祿云乎哉區區河務不足以盡之也行將衰然以膺不次之擢而大展其猷以流光于不朽者尚有待也公其勉之哉

送米東泉致仕南還序

人有餘閑是即福境達者信之功名富貴非所

論也王元之記待漏院極狀公卿勤政之態至不遑假寐方其待漏時紆金耀緋瞻曙色於鳳闕之表豈不巍然若僊侶中人哉而其憂先天下之心一息不懈宦情羈之也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備道其採山釣水之樂且謂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以愿既歸來身有餘閑僻耽山水尋真樂於烟樹雲山之外者至今可遐想也人生之福祉豈惟功名富貴然哉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始于事君终于保身不羈縻于宦途不營營

於失得而能嚼然超出于塵埃風波外者亦僊
侶中人也東泉米公簿吾邑二載矣政聲煒燁
西臺御史移書獎勞不日顯陟矣而秋風觸目
輒起季膺之思朝告休牒暮促行裝汲汲焉不
能一日挽者豈無見哉意者昌黎之所談蓋有
獨快于心而一時功名富貴之情不足以羈之
也偉哉身將有餘閑矣晚歲之福境誰當歌咏
其盛乎慎勿以余言為弁髦也

賀李小川榮選聊城三尹序

李君者余不佞先大夫龍溪公門人而李君令
弟爾培令似慎與又偕從不佞遊蓋稱世講云
初李君受業于先大夫也操觚翰飾藻續發口
吻有竒氣性尤耽詩書古文每鄉會程式積之
靡缺遺不佞時握手長談則數稱引詩書及試
錄之意工辭古者一誦輒數行私以為李君竟
所至當列執藻之林豈謂其令為尉簿而斤斤
若此也夫命猶尺幅耳杼軸既定不可增而易
是以鸞鳳德輝或棲枳棘而深谷喬松反不得

與高嶺之寸苗論頡頏則所值殊也此足以喻
李君矣李君居里閭恂恂有謙德塞淵恬泊履
矩蹈規其事親孝定省咸中禮法而愛弟尤篤
豈獨天性醇哉亦繇其世濟厥美漸使然焉李
君之祖曰御史漳南公御史之子曰兵備方川
公右轄孟川公李君則右轄公之子兵備公從
子也其先皆樹德好脩而李君又雅自飭勵小
心謹慎綜事周密即魯國之處子未為脩而萬
石之君家未為重也故環我其陵衣冠世德之

家必推曰李君李君可不謂賢哉不佞從莫逆
交有年矣每登接李君輒竊嘆以為崑山之璞
產必為良而搜雛毛于丹穴自不與凡翼埒矧
李君善雕琢厚翮翅蘄無忝厥祖父之家法則
行誼高標固宜其推轂于鄉評不佞心傾然慕
之所謂久而敬者非耶不佞守兗二年而李君
赴銓選拜主聊城簿聊城信地瘠民疲然其俗
尚儉嗇而胥卒隸役猶循循能奉上法不佞曩
承乏守東昌嘗得其槩矣乃其風俗所易所難

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或有朝仍而夕更者此其
責固在邑令與佐令者斟酌而條行之也蓋民
之于吏如金鐵之在爐惟其所鑄而已昔南陽
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訐告而韓
延壽敦以禮教南陽潁川非素好善地也被二
君之化其易若是况聊城固尚儉而能守法乎
尚儉則可使富守法則易繩以禮李君今且耳
而目之矣夫世之所難于佐邑者三而督捕職
農不與焉事上使下戒于色傲移文吐辭戒于

推魯商事度機戒于果窳今李君擅執華躬孝
友稱退讓君子而又閑御史公兵備公方伯公
之嚴訓即以其居鄉理家者推之鎔鑄聊城豈
不稱易易然語曰君子芳蘭無在而不好也彼
李君固質有其文哉彼李君固質有其文哉

賀蓮幕黑閩湖膺憲臺旌獎序

余守兗州之明年邑尉黑君有漕院之獎士大
夫介伴徵言以賀夫吾邑文獻地作者不乏人
矣顧徵言於數百里外何哉以余嘗守河南君

為陝州杰士素有習于君也余烏能辭夫士之當官惟其遇而已山有木大匠度之鑪有金良冶鎔之木不得大匠雖榘楠梧楨不過翻風弄日于蒼崖巘巖間耳金非良冶則汰不精躍不伏又何以從何以革而惟其所用哉是故木得大匠而無棄材金得良冶而無遺金者遇也物且然而况人手仕服末僚而非遇官長明達任或非其所長策或非其所願吾設誠彼見以為迂吾奉法彼見以為拙事體在渾厚彼且以為

遲鈍機會在明作彼且以為欲速跋前掣後雖有伊呂之資管葛之材難以效矣苟得其人則用不枉其才使必隨其器政成名立而無曠官之誚者遇也吾今見黑君之有所遇矣以霍郡楊紹堅為宰而君為尉斤正有方陶鎔有術是榘楠逢大匠而紫磨銑鉞之遇良冶也茂不濟矣由是聲譽隆起司漕御史移書旌獎謂邑無犬吠之驚念絕蠅頭之利者嘉其能供職而有守也夫縣尉秦官也漢魏以來因之使主盜賊

察克狡今吠犬生鼈四民安堵而又能以苦節
自茹材與守蓋兼之矣吾固重服司漕公之能
知人也君倘矢心如一日則豈特不孤御史而
於楊公之斤正陶鎔亦與有光也哉

贈醫士閻鶴松序

夫藝售為貴弗售弗精耳精而弗售譽望未宣
自効無媒也匪藝病也白居易以詩謁宰執一
時許與聲華籍甚士大夫以儒為業猶必得達
人為之先聲矧藝乎德州閻鶴松以醫得官州

士大夫多題咏以頌其術藝之精譽望宣矣宜
有所售矣然而一鄉譽之猶未大著聞也豫章
李立之深于醫豫士大夫贈頌繪為巨軸署其
堂曰千金以藏之名譽著聞矣猶必得盱江鮑
日齋而名益重是立之藝行于豫而名則盱江
之聞人也今鶴松以醫鳴于德郡而售于其州
之守不患其不為立之也鶴松勉之

贈清源賈潤菴序

余守東昌時奉委掄選民間俊秀者育之鄉學

清源有賈子明道者秀而慧選寘甲等後余卜
先君宅兆求諳曉堪輿家者弗能得索之清源
左右以賈生潤菴舉試其術果精當遂了吾宅
兆事足不負所舉矣方圖脩報而彼謙謙不自
安曰大人有造就吾兒恩澤此不足以答萬一
也敢云謝乎叩之乃明道父也因嘆曰人生會
晤固不偶哉後滄樓夏公邀抵葺陵再會則故
人矣偶值二候不調生以善藥投之輒效扣以
卜筮應答如響細扣則奇妙種種未易以言盡

也乃吁駭曰生能醫能卜是倉公季主合而為
一人也况精堪輿哉厚意久不報復欲脩謝而
或者進言曰夫夫也有恒產非市藝者流也且
高義足嘉儻可於財物外答之乎余曰然于是
乎贈之以言

賀曹少泉入太學序

少泉例游太學入仕版為銓曹儲彥有宦途發
軼之階君子曰人世之功名底于有成而已奚
必登制科踐華履要而後為快哉况其分亦有

難強者乎君既入太學語師事則翰苑清流語
交游則四方英彥周旋乎禮樂之區翱翔乎執
物之藪造就之以成其德輔翼之以達其材醞
其中之所藏貯其用之所需則他日之經綸即
今日之學術也苟可以無負於國家亦可以無
愧於身心奚必制科華要哉底於有成而已雖
然人之情竇易流於侈而器宇易入於驕君席
父祖殷盛之業膺冠裳之榮而蚤愜其疇昔功
名之想固驕侈之所以易生也不驕則降降則

退讓以明禮而弗流於侈不侈則儉儉則制節
以為度而弗入於驕驕侈不生恭儉之德所由
成也君其勉哉無負國家建學立師之意可也

贈希天上人署僧會司序

儒佛之異趨若岐路然其道術不相入無惑也
嘗恠王謝諸公名重江左為一代偉人乃從惠
遠支道輩游談不厭昌黎佛骨一表磊落有氣
節其在潮州乃與太顛留衣為別東坡大悲閣
記足以呼寐者而使之寤顧于了元禪師結以

為社夫數公者豈其操筆立論一心而與之把
臂傾懷又一心耶或其言論風旨解脫穢累有
以動數公者而因是接引之耶是未可知也吾
邑僧會司缺員邑令楊公簡希天上人使視厥
篆僧衆咸悅服矣上人惴惴焉懼弗克勝而歛
束抑畏滋甚余至是益信公之用得其人也學
宮諸士素與上人游者亦佳之索言以賀余思
厥師祖慶堂曩猶及見脩眉炯目狀貌古朴似
有得于內養若今剎中所肖優婆奢者一時前

輩諸君子曾與游詠焉厥師淡菴寡嗜慾樂恬
靜亦不為俗衲態余亦常接遇而禮貌之上人
承兩世衣鉢益闡發教旨其青於藍也有由矣
兒輩吉祝假其丈室肆制舉業予時往督課見
上人慈顏怡氣慧表和衷若有得於法乘正印
者所謂不以衆生障礙故墮落營營苦海者非
耶昔高閑上人有逸行劉後村令其邑嘗有贈
言今上人固未敢以閑事望公而公之簡拔彼
也儻亦心王謝諸公之心而微示以後村之意

矣乎然則益敦戒行以求無負于公者在上人當如一日焉可也

賀郭生為孔廟禮生序

郭生者太學生靜菴之子鄉進士墅東之猶子也幼讀書習于禮今試為孔廟禮生以有事于孔廟也夫子廟祀徧天下其在闕里者則世爵其裔以公使主祀事然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灌獻之際必于能用禮者假之衣冠俾相之以成其禮誠以肅肅在宮之時而執豆邊駿奔

走者各有執事匪斯人躋躋蹌蹌于間亦不足以盡其觀美則茲選也顧不重與昔者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欲使之知禮也千百年之後有能于周旋動容升降進退之儀陳其數而知其義焉者亦門墻士也今生于夫子之宮墻得其門而入矣仰瞻廟貌而擬其道德之光輝不啻親炙之矣則茲選也顧不幸與公西赤欲學禮樂而願為宗廟小相以宗廟之中禮所在也矧夫子之廟祀主之以

裔孫而沿襲之以過庭學禮之家法固千百世
問禮之準也今生借其假廟之時以畢其願學
之志則茲選也顧不大有所得與生讀書習禮
不能取一第以繼父叔之志猶能以一善之長
取重于聖門由是檢身修行以禮自持以堅定
其德性無逸其志無惰其躬吾夫子在天之靈
必將與其進與其潔嘉其明禋之誠而享其所
由之禮生固聖門之徒哉

賀黃南渚生女序

父子之親豈獨男子哉生女亦然家門傳業豈
獨男子哉有女亦然陶彭澤謂弱女雖非男慰
情良勝無然則女與男子宗祧事固不能無緩
急而性天之親無厚薄也今世人舉子則賀舉
女則不然吾以為偷俗焉餘姚黃南墅以商僑
居吾邑中年舉女日延賀客出其女坐膝上白
皙明媚如玉在抱司諫周衛陽命名曰玉余字
之曰藍生世豈無美玉而藍田之產惟良顧名
思義南墅之休德足徵矣蓋商以行貨為業射

利之志於四民中為獨殷南墅業商而能不周
利于非義蓋近于廉靜寡欲者然而其欲彌寡
其貲彌裕其貲彌裕其好義彌篤史所謂廉賈
五之富而好行其德者耶由是人助其順天錫
之祉鬱鬱璵璠將紛至沓來匪直此一玉而已
吾固以商瞿者望南墅也更遲數年則黃氏門
庭有喬梓之義矣

甘陵宋氏家乘圖譜引

人生父母乎天地故凡同類而相親者皆吾同

體于天地者也而奚為有族譜之作也蓋先儒
因帝王別生分類之法思及天下國家之衆其
分自殊其情各自有所本乃始自我一家經之
以圖譜別之以昭穆世次有序閑誨有法吉朔
趨賀有儀憂喜慶吊有禮耕讀箕裘類以聚羣
以分也有期豈惟長幼尊卑別之以分也已哉
且敦教正義之典亦寓于中舉行時懃懃懇懇
令族屬人聚萃而傾聽之曰此吾宗祖家規也
共敬率之當不殞墜家聲後世子孫視為孝順

矣蘇老泉所謂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不在是乎此先儒譜族之微意也亦古今同然之心仁人孝子之所以用情也敬舉以倡之吾同姓之親其中親盡服盡不例叙其世次者譜行以五世為率也

宋金齋文集卷之二

井陵金齋宋 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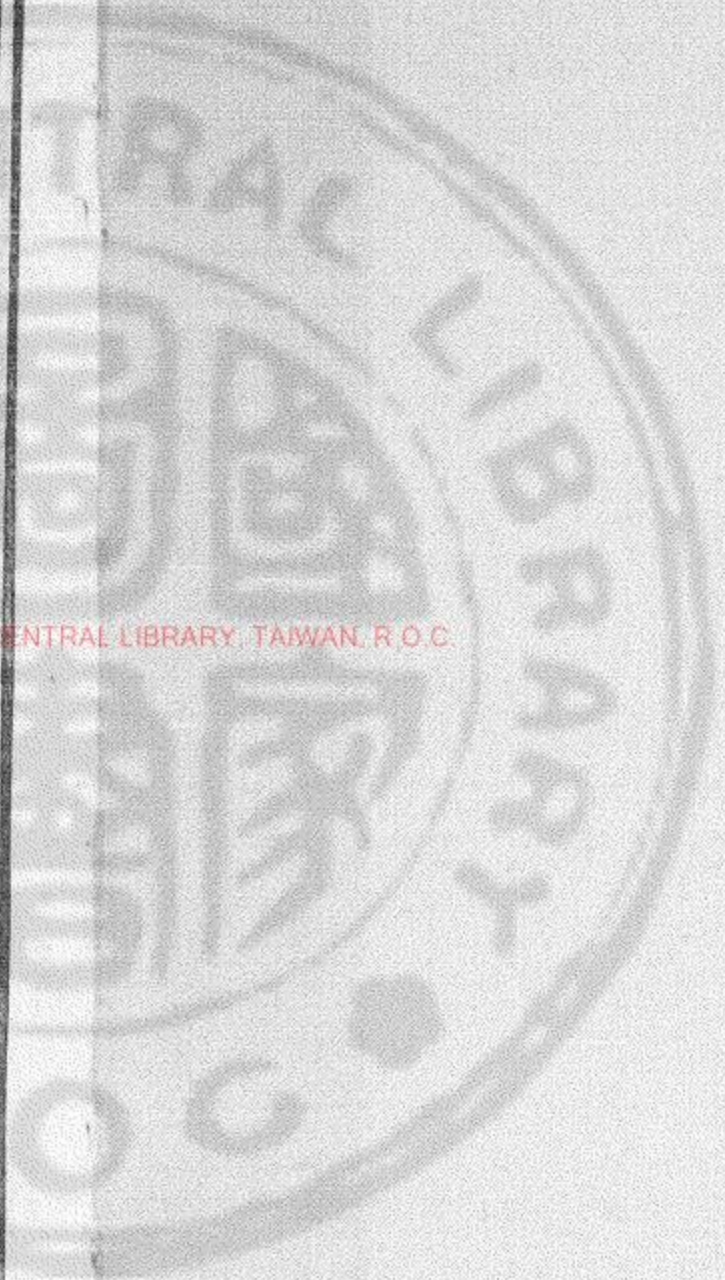
孫聲著

全編

辭

賀曹象泉膺獎詞有序

伏以有漢循良百里柄諸侯之用皇明品式一方當畿縣之雄教化為遠邇儀刑時惟善治任



用必科場俊又意在得人往古盡然於今尤盛
恭惟邑侯象泉先生南陽碩士泌水名家經世
文章一舉鶴鳴在野作人氣節即看鴻漸于磐
是殆如鼎彝當庭而雲天煥采復奚翹龍泉出
匣則牛斗騰輝採司牧于其陵懋嘉績于燕薊
播承宣之化雷動風行運晶斷之明山增水關
其棠滿地鳥雀不喧春草侵階豺狼屏跡良美
雖傳之宦海本原實出自民謠激濁揚清柱下
重掄材巨典庶頑立懦臺端嚴馭吏微權惟象

泉首見甄收迺東省爭先超擢勤修勵俗有懷
召父之風善教得民實踵文翁之武室家胥慶
名實咸孚白叟黃童盡迓翩翩之薦刻香輪曲
蓋行瞻燁燁之徵書喜溢閭閻先生尊俎諾等
感在庇庥聿深欣抃言無足采敢云三嘆之音
事有可徵竊附兩岐之頌詞曰畫鼓填填彩旗
獵獵歡呼聲動庭階見一封褒獎牒下霜臺治
行云誰第一都則讓南豫鴻才堪羨處循良勛
業忼爽襟懷○簾前昨夜聽微雨祥光晴色昭

回稱夙昔挾負字字琪瑰香泛青州從事祝當
筵引滿霞盃措置經綸大展高陟三槐

右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賀明府李西園膺獎詞并序

金烏高揭萬里光輝絢曉晴玉盞橫飛四座衣
冠增春色錫類不匱共驚曠世之觀期月有成
爭仰大人之變芳休懋著令譽旁昭恭惟西
園邑父母李公寰宇宗工永寧華胄毓乾坤
秀淑胞羅星斗文章價重雞林風高槐市承淵

源之家學擅月旦之公評謝丹鉛點勘於芸窻
任薄領慳慳于花縣威宣百里爵列諸侯出治
有方更化多術堂階清切情周于遠地孤村志
慮淵深幾洞于覆盆蔀屋四境迢迢雞犬靜無
慚列宿之封千家夜夜杼軸鳴盡賞百城之表
蓋異才實出所性故利器允發深藏屬三月報
政之期見一旦膚功之奏膏沃而光必燁鼓鍾
則聲自聞徹糾察之烏臺博旌獎于豸史昭茲
禮席倬彼公庭觴豆星羅笙簧鼎沸春風一盃

酒須教今日盡歡夜雨十年燈想象當時不負
維察屬群彥隨少府崔君沐愛孔殷仰德如貺
式圖燕賀來藉蜩鳴某也愧久鈍于詞鋒柰聿
堅于祈請敢將芹意用託蕪詞詞曰華筵秩秩
人如簇簾捲蘭香馥簷端乾鵲報佳音喜溢琴
囊書積銀帶緋袍寒冰華玉涼月穿脩竹○褒
揚飛送盈尺牘聲價薄雙鼓撫巡交牒應相逐
仰徹 皇闈清穆頌獻青雲 詔銜丹鳳遠邇
同拭目 右調御街行

賀楊東溪膺勅命詞有序

子承父訓義方之教昔所傳父藉子榮褒封之
典今為重惟聞詩聞禮儲用世之才于家庭故
如綽如綸隆自出之恩于天府錫從異數獲匪
幸成恭惟東溪先生莆參孕秀汾霍效靈初賦
質以溫仁終完德于醇樸業儒幾世鱣堂藹藹
承休風垂教一經膝底彬彬融佳士香分蟾窟
高標樹望于中條邑試牛刀清譽映澈于漳水
治理勤渠三載聲華卓冠一時屬交薦于臺端

愛奏最于銓部 聖天子恩推所自不負養中
養才之心賢大夫貴及于親用酬事父事君之
志矧方迎養正值馳封玉軸金虬煥綸音于帝
闕銀文紗帽應冠珮于璇霄老人協婺彩以交
輝庭闈怡豫卽宿偕少微而並耀宦邸崢嶸事
出罕聞情深具慶蓋父子夫婦共承天上恩光
迺遠邇童旄俱詫邑中盛美自今伊始允超揚
璞之銀黃更克有終會見裴公之金紫無慙朝
貴益煥鄉榮海濶天空源源沐皇恩之浩蕩川恒
日至常常浴提社之淵深念余與衛陽咸屬通
家之末顧時承令子並垂覆庇之私感切蛩秉
思申燕賀聊陳短韻用付長謳詞曰驀然見神
仙明霞縐錦更瑩晶銀帶腰橫原是德福合併
瑞發蒼旻恁地時名壽駢臻○欣欣喜色懽悰
九陌如醺二百年見此封君箇中事人解否別
有慇懃卜吾俟記屏有分

右調鳳凰閣

賀州倅楊公榮膺臺獎詞并序

伏以春秋汎舟之後實開水運之先而秦人北
河之倉乃貯瀕海之粟行齋居送民患寔繁引
渭穿渠敞端屢見唐宋勝國措置不常迨我
皇明立法畫一避海運之險盡免漂溺之虞置會
通之河大利江淮之涉先生海宇名流中華間
氣冲襟露湛泰宇春融博綜墳典之華玄覽天
人之奧爰捧除書于東省來佐瀛渤之蓀城以
教得民用儒飾吏王休徵暫從別駕沂山蒙康
賴之休常評事判事姑蘇仕路奏旁達之譽巡

河臺使灼見賢能亟騰嘉獎之書用昭顯比之
典諒政蹟登山公之啓事將姓名列 內殿之
御屏卓邇公廷嚴設禮席好風一杯酒須教今
日盡歡夜雨十年燈想像當時不負凡沐休德
莫罄名言惟曠世之偉儀慰闔邑之紳珮仰申
燕賀來需蛩吟某荷二天之覆庇慶一日之遭
逢喜極欲狂愛莫能助請傾衆耳咸聽我詞詞
曰聲名茂幾見冰寒玉漱使君底事人推右羨
中州華胄○袖中雙劍初售水部文章今又明

年拜嘉封章奏鑿坡趨宮漏

右調謁金門

送蓮幕陳少松擢寧波府廣盈司倉詞并

序代作

伏以光捧絲綸喜九遷之發軔職專會計者四
座之稱觴蓋馮謙履本水鏡之資宜顏師古獲
幹治之擢芳聲懋著允矣風動東瀛利器咸宜
行見露積南紀恭惟少松先生八閩令族一代
選標門擅橋梓之榮世濟衣冠之盛祥毓于金

鷄白鹿肉映花顏秀出于月嶼靈岩才脫雒頰
讀書萬卷竟收讀律之功服政幾時早得服官
之要詎意甘陵佐牧浹寒暑于三周即爾鄞水
司倉寄出納于萬斛融融和氣欣沐花封喑喑
賢聲頓別蓮幕攀留無計憐黃童白叟之情藉
賴方深孤秋菊春蘭之仰時維九月序屆重陽
瞻僕夫之在門式供張于祖道莫辭桑落難窮
今日之懽緩徹陽關預計明朝之望全也甫來
視篆辱荷贊襄茲值趣裝益切傾注雖詞鋒之

久鈍柰蘭味之同馨南浦夢魂寧效江淹之賦
西樓風雨謾賡丁卯之詩伏願永矢初心彌堅
晚節念儲胥之峙司徒所以利民而委吏之除
聖人亦以行道簡書知畏夙夜在公佇奏榮名
旋膺上考渙五色之鳳檢奮九萬之鵬程勉綴
荒詞代申衆志詞曰金風綺浪河橋路津鼓參
旗留不住荒城回首渺烟波挂帆夜宿天邊樹
○宦牒程嚴邁徃赴山煙海月隨人去他年還
最大明宮會沐汪洋新雨露

右調玉樓春

賀張性原發解詞有序

恭惟性原致稽古之力抒掇科之才名在月中
聲馳日下丙子貢士明主司曾許無雙丁丑狀
頭 聖天子必擢第一是謂經綸有用無慙雪
案榮光且見術藝咸宜得意風簾燭影透文奎
之華焰發宦署之先途士氣既昌雲程無阻某
自媿無聞雅承推遜曾緣說易因辱問竒喜斯
文一脉之傳罄赤衷欲言之意蓋國家取士不

徒富貴其人而士子逢時要在忠貞其節侍穆
清則克勤于紀言紀動居密勿則入告以嘉謀
嘉猷位三公而燮理陰陽弼一人而寅亮天地
必商周乎治化務堯舜乎君民庶幾不負生平
是廼有光吾道勉為遠業勿棄微言詞曰莫不
與一介書生發舉當日初承勸駕 恩波今如
許○明歲桃花浪急南宮多士雲集試看臚傳
君第一引領羣仙入

右調謁金門

賀邑博劉文田膺臺獎詞代筆

伏以五教淑世貴乎達材三德誠身要于獲上
蓋英才之育所當樂而君子之道焉可誣謗茲
善誘之循循仰見緝熙之穆穆恭惟先生數年
學易一日歸仁宜家天桃故國喬木蚤趨過庭
之對聞禮聞詩繼詠舞雩之風樂山樂水惟我
與爾素有用作行之幾非予而誰自任覺民之重
來倡木鐸丕振金聲以正己之大人造何述之
小子高矣美矣幾及宜右登天輔之翼之悠久

所以成物言其上下察及鳶魚孰有後先譬諸
草木以俟能者既引發而躍如將欲從之咸瞻
忽于卓爾惟與進與潔之有道故斯行斯立以
無遺養心而知雞犬之求蹈仁而見水火之甚
為之小為之大曲能有成故進之故退之知其
所止溥大化為時雨視不義如浮雲是以簡濫
而有文理之章充實而著光輝之大置郵傳命
不遠千里而來嘉樂宜人庶幾永終之譽遂洋
洋乎盈耳舉欣欣以相傳遙肆宮墻器設瑚璉

當締綌之暑奏管籥之音恭敬是將儀物成享
正席以坐雖菜羹而必齋取瑟而歌惡鄭聲之
亂雅于斯為盛時然後言媿我牛刀稱彼驥德
顧學未入室難左右以逢源而文莫猶人之始
終之條理草創效禕謀之筆潤色無東里之賢
雖既竭吾才亦奚有于是其詞曰梧几時凭帟
編日啓質疑無數書生腹為經笥隨叩喜隨鳴
靜後閑觀萬物活潑潑魚躍鳶騰虛堂裏爐烟
輕裊瑟罷韻猶鏗○閑評堪與那關西伯起先

後齊名美褒章飛至實大聲宏人道文章有用
謂夫子不負生平從茲去華階頻轉屈指到公
卿

右調滿庭芳

賀趙二泉受西臺嘉命詞有序

先生魏博人豪袞區宗匠日光玉潔川媚山輝
筆端刺綺縠之文襟抱蘊珠璣之美幾年重篆
舊分燭于青藜不日鱣銜先秉鐸于絳帳胡安
定之善教士有餘師揚亢宗之談經人爭向慕
國人多所矜式吾道得其宗盟養中養才與進
與潔陰陰桃李舉欣醉夫春風落落盤飧何慙
映乎夜月名實加于上下聲問達于四方移檄
旌揚茂著于今之烈肆筵醴酒用侈稽古之榮

共慶遭逢大酬挾負勉戢柔翰覩綴荒詞詞曰
桃李徧瀛南爭醉陽春有脚池上芹搖水碧徹
底清如昨○青毡莫厭宦途寒際此開關鑰天
迥日長雲淨看萬里橫鶚

右調好事近

賀曹少泉納粟入監詞

曹少泉納粟入監襲上庠之文章友天下之善
士沐天朝之洪恩改閭巷之瞻視謹稱賀以言
者伏以範金為器必從革而後精攻玉為文必

雕琢而後密事則宜爾理有固然少泉以金玉
之姿為國學之彥從革既勤于大冶雕琢已預
于宗工養六翻于初齊所就既大拓三餘之舊
業其造愈深仕籍因之以通宦途由此而始名
譽渙發頭角崢嶸風度便便冠裳奕奕無慙閑
家之世父是謂有光于先人喜溢無涯愛莫能
助僉多儀以為享爰擲管以授予敢將燕雀之
私聊申蚯蚓之竅詞曰旭日正曛曛塵斷一簾
清曉好上華筵沉醉聽笙歌縹緲○一團和氣

尚人間會見恩波遶試看烏絲欄內注賀客多
少

右調好事近

記

靜谷軒記

邑大夫李公作園于永寧邑城之西構堂以繼
先志蓋環城多名園而斯園為盛繼先堂居園
之中央又其勝者引望垣外諸山巖岫青蒼紛
如也其中花徑蓮塘天光雲影潑如也視園之
右則有古溪君之竹塢吟龍搖鳳秩如也其左

則珍樓秘宇廣殿長廊鱗如也時序遞遷獻奇
各異當花月佳辰兩風芳晝公未嘗不往客未
嘗不偕公自為記以侈其盛一草一卉凡被紀
錄各欣欣向榮矣公舉觴屬客顧而樂之曰樂
不可極也蓋圖所以制之乃相地築基別構軒
于堂之背扁曰靜谷下車以來每有會晤公輒
向余談西園之盛不置間徵余文俾闡其義余
惟玩物而適性古哲所不廢也然倚于所嗜耽
耽逐逐則以為戒焉何者物能適性亦能汨性

奇檢束不加防杜無術則禮度將乖德閑盡踰
矣君子守自然之天真以會夫在物之趣吾常
有以自樂而不拘于物之是需忘已觀物忘物
求道曷常役役于聲色臭味以自失其真乎陶
潛採菊以適情西門佩帶以戒暴古之人有行
之者矣夫靜者靖也谷者深也不徒曰靜而必
曰靜谷玄之又玄深乎其深之義也由堂而軒
由煩而逸若不見紛靡于外而專求無累于所
存者有抑情窒欲之學有內外賓主之辨有洗

心藏密之幾有定靜安慮之實有澄然兩忘之
妙充類盡義周濂溪主靜之旨李延平未發之
中即此而在彼告子之強制不動莊生之隱几
噓嗒皆在下風矣然則公真尋樂于靜專之境
而推遠煩囂于羣物之表者耶且也累葉世族
而不溺于富貴足識志節之奇百度是貞而不
役于耳目足占識趣之高余蓋追慕龍山翁遺
澤之深長而茂仰公之有成也故不辭荒陋執
筆為公道之請揭軒楣以為記

金齋集 卷二 故城縣題名記

國家稽古定制建官分職遍海宇之廣設縣置長以恤民隱以督徵役承乎太府以遠屬于六尚書省暨御史臺尊卑濶絕固迥判淵霄而維係之情牽聯之義實則匪輕縣之制令一人丞若簿尉各一人所以布猷宣教彰軌維風以統攝一邑者其責在令丞簿尉則各有分職蓋協心以共成而有紀綱焉者也故城為瀛南遠邑自建署以來歷若干年閱若干人令尉有定員

中間丞簿或設或否或革而復設又歷若干人矣雖籍記具存欲一時歷舉其名氏亦甚難焉至其履歷之詳宦業之終行政美惡之炳若夫孰得而知之此固勢必所至亦理之者無人故耳去年春太原李公沱南來蒞茲邑事暇中知題名碑缺愬久益散漫亡紀乃謀諸僚屬三尹牛君蓮幕詹君考凡宦茲邑者為題名碑細檢故牘參閱邑乘博詢耆舊登錄貞石揭書其名詳著其字著貫址以備考稽因年歲以序先後事

既具余適以使陝之後抵家間來問記余惟縣
官之繫于民大矣賢則彼其福否則承其禍朝
措置于堂惟暮即溥達四境矣欲惡喜怒動輒
有聞歡忻輦感轉以相告奚待列名于石而後
永傳也殊不知非立石則名氏不聚具瞻何屬
論辨無所施矣况乎時移事改往迹漸湮揆厥
恒情又復誰何今茲石立焉名咸在焉垂諸無
窮千載一日羣聚則研醜易形照比則得失以
著孰也為賢孰也為不肖問者無所沮撓評者

無所顧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愛憎誠偽
向背是非不可毫髮苟焉以流于誣斯石也寧
不為勸戒之典之最大者乎凡百君子尚其端
乃心礪乃操以修乃職以成乃德毋自屈以徇
時毋違道以干譽毋從己以拂民毋遷就于毀
譽禍福以病所守庶可望于永令名哉李公甫
龔石應 召上京師去太湖詹君桂峯承之無
怠督工贊襄築城徙邑勤敏尤著澄城党公徐
川繼來視篆樂觀厥成遂忘蕪陋而僭妄如此

公和氣春風詢瘼考政孜孜不倦諒亦不罪予之多言也哉

故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理幽道以佑民與郡邑守令牧民者同功廟祀亦宜與郡邑廡宇同建置吾邑城隍廟在文廟東安化門內邑乘載成化四年安城吳太史所撰新築城池碑記云宣聖城隍二廟仍舊是廟當在城池未築之前但未紀年月暨嘉靖甲申道士張鸞請於鳳陽十松趙候脩之夫甲

申以前其頽敗修葺者不知凡幾無碑記可考甲申以後迄今五十餘年雖其神之象貌如故鍾簏未移然歲年浩劫土木之功易以消爍風雨震凌舟楫之飾易以剝落寧無梁欲虹沒瓦欲鴛飛者乎寧無松生苗苗生蟻或陂且傾者乎寧無壁敝蠹采敝蝕埃侵可拂者乎其間可修之會又不知凡幾而竟無舉之者豈其昭格之誠未至哉工費不貲一人之力難而疏募未易以急圖也萬曆乙亥秋邑侯慕竹蔣公論

南下車謁神觀廟貌傾頽欲加重修既數月令
行禁止百廢俱興迺捐俸以先之尤恐不給命
鸞之徒孫演鳳具疏募緣如縣簿衛君錡縣募
楊君楠儒學掌教楊君應奎分教趙君時亨暨
邑之士大夫庶人各輸貲若干購材鳩工鱗次
雲集子來効力撤舊更新茲固神之威靈感通
吾侯之倡率振作不可誣也今年仲夏余方奉
命守鄖陽郡道經故里適當工事落成之期衆
介楊生確等述前意屬余為記予惟廟倚夫子

之宮墻在震之方門御周道背玄面陽端神馭
也樸斲明啓墜塗宣哲甃甃剛滑宇棟構結妥
神靈也複簷邃殿廉祀階級閭肅限闕廊列甲
乙示有禮也金鋪載扃瑣牕翼如厨座靚麗几
豆蠲滌昭其敬也而又列庭樹以棲神之蔭抱
簷厦以庇神之依井甃以昭神濟民之澤屏蔽
以肅神有赫之臨凡此皆今之所有而昔之所
無也規模雖未之大改基宇則擴而克之矣由
是邑大夫瞻拜以展其事神治民之心邑士夫

尊禮以致其遷善遠罪之誠不惟有來至止者
寔能容之神亦將享于克誠而居歆之矣則夫
陰佐吾侯之治益永保一邑之民於無虞者厥
有由哉因為詩二章以樂之詩曰

奕奕厥廟有新其宇何以樂之坎坎伐鼓遲神
兮延竚歆神兮萬舞荐獻兮蘋藻灌降兮醴醕
繫我人兮惟虔羗神道兮不吐

奕奕厥廟有新其堂何以樂之鼓瑟吹簧神之
格兮皇皇粵陟降兮洋洋駿奔兮在廟福祉兮

穰穰惠我民兮作乂示我兮周行

隆興集重修玉帝行宮記

昔者季路問事鬼神孔子謂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然則事神之道與事人一也勿僭分勿瀆禮
寓遠於敬其事神之太較歟夫玉帝者蒼蒼之
主宰天神之尊而無對者也風雨露雷之變化
日月星辰之照臨與凡神之麗于天地皆其所
司其流行于於穆之表以為化育生成之幾者
理與氣而已矣世之人肖以像而供養之者以

形氣言也揣度臆想之私也豈曾見其宸座垂
旒如王者端拱于殿陛之上哉縱有之亦當在
重霄之外非人世所可棲遲者故祠而居之則
近于褻祀而祝之則近于誣褻與誣也僭瀆之
所由生也今祠宇徧天下報賽祈禳在在皆然
何哉蓋夫人為善去惡之念刑驅勢迫治之以
官府之法也難為功嚮福林禍動之以神道之
教也易為力帝為天之主宰而人得天之理以
生故所為順于理則安逆于理則危惺惺不昧

者以有此理也善人未嘗有為惡之心而或怠
于善入其祠而敬心生焉曰吾何為弗事天以
終身而有愧于神理也而善日以生惡人未嘗
無自新之幾而或污于舊染入其祠而畏心生
焉曰吾何為弗順天以循理而見殛于神理也而
惡日以去淑人心翊世教潛驅默挽有出于降
典折刑之外者是祠祀雖若近於僭瀆而其心
則主於勸人為善其效則愈於刑驅勢迫則祠
祀又何害乎隆興集有玉帝行宮在市廛北磚

橋之南諸佛寺神廟倚附之勝槩也歲久傾頽
像貌丹青亦間剝落僧會遷道人潘萬募緣重
脩而力未逮以余外舅謙齋李公好善樂施懇
其圖終公慷慨任之由是輸貲者雲集不踰月
而落成棟宇靚麗瓦甍剛滑重階複簷曠如也
奧如也中則帝像莊嚴傍則諸神拱衛金碧輝
煌光彩陸離展拜而瞻仰者莫不敬而善心生
畏而惡念息公之心事遂矣以余為其子婿能
悉其事也命為記因櫟括事之始末趨工使勒

之石

故城縣重建護國寺碑記

護國寺舊在衛河之澣國初時已有邑乘所載
無歲月蓋古刹也洪武十七年遷于文廟北成
化間賈太守忠奉詔修城寺乃在城內永和門
之東嘉靖丁亥邑大夫平定李侯春命寺僧道成
募緣重修隆慶丁卯孟縣李侯紹先遷縣治于
成內卜宅永和門之中寺址與公廨並峙乃復
遷廣川門外西南隅名雖未改貫非仍舊故以

為重建云工訖而霍州楊侯紹堅時方下車簡
僧廣化護司印又取殿厦而更新之寺僧成賚
以兒輩吉祝嘗肄業於內來乞余為記夫人之
心易溺而忘返者莫深于信佛君子之立言似
易而實難者莫甚於語佛孔子之道如日中天
其視異端之教猶螢燄也據聖道而立言以闢
若無難者不知人方溺而忘返吾重誓而深誡
則見以為阻其好而不吾信一或緩其頰薄其
責衛道者又以吾為入而主之迎而合之也則

見以為惑而深吾之罪其為言不亦難乎雖然
亦視吾之所以自用其道者何如耳使吾見之
未真以其道為佛民用也是自逆也吾誠有罪
焉若取其說之近理而不至亂真者假之以為
吾道用如檄叛亡者而使之効順也吾為聖門
之忠良矣而何難于有言也吾觀柳柳州蘇長
公諸君子著述立論其得之心而筆之書也若
勁敵之鋒不少挫抑至作浮屠文字則兢兢然
不敢輕加非議又若有所取者彼誠不敢惑焉

以自逆而且不阻其好善假之以為吾道用也
蓋佛者本西方聖人其法與吾道雖異然其為
說亦有翊人心向善之幾者如萬派溷濁而一
溪清激可汲者界于其中暵渴者所不棄也謝
疊山作觀音經序亦謂西方聖人以好善為教
然則以善覺人者乃佛氏之本心所謂苦海彼
岸者示人以善惡之介也慈航巨燭者廣人以
入善之路也五規三戒者約人以為善之法也
迴流循幹豈其心以不善誣人哉徒以其泥于

空虛如忠順慈孝尊卑貴賤禮樂刑政凡所為
維持人紀以胥立于世者悉目為事障理障欲
盡掃除茲則有悖於吾道耳苟君子者夷其法
而恕其心陰融而默挽之不使大肆其毒俾小
人之樂其誕而入焉者又因以興起其好善之
心雖黠狡鬼蜮者亦沐于禍福果報之說不至大
為奸惡此其以善教人之心有可取者而何忍
于無言也今世之人後世之天下有衛道之君
子者出焉宜以余言為從俗獵較簿正祭罷之

家法迺不得已之意非為彼立赤幟也

重修關王廟碑記

吾邑西南數里外方塹村在衛河之陽舊有義勇武安王廟創於弘治七年居民孫伍歲久漸圯迨嘉靖四十五年來圯愈甚堦砌殘缺齷齪漫漶勢將不蔽風雨鄰村刁君時夏等遊於此作而嘆曰廟貌森嚴棟宇弘飭則明靈攸妥香火可歸今若茲不惟人心渙懈神其何依吾輩密邇於斯寧愬然已乎迺會其昆弟族屬及村

老鄉士立社輸貲鳩工掄材剡荒蕪拓基址殘礎斷甍易以新梁麗棟題更其舊廟為三楹中塑偶像四壁繪其勞績廟後一楹高起為水母廟前為大門三楹塑靈使神馬于兩傍以便出入寓道士於東北隅司晨昏香火舊無外垣今築高墻週匝廟宇視昔為尤飭少北有古寺隱隱林木中如山抱其後峻嶺崇疊週行委曲如蜿蜒于前衛水東流潺潺旋轉如帶逸于左右巨樹參天陰翳如簇形勢視昔為尤勝自是望

者改觀過者起敬焚香瀝醑稽首陳詞赴如市
肆擁若雲屯人心視昔為在處夫武安蒲人也
家西北一隅起蜀漢世遼邈矣無論兩京諸藩
窮村僻壤皆祠祀不絕果何以得此于人哉蓋
其精忠大節磊落軼倫雖鬼蜮如操亦且高其
義而嘆慕嘖嘖不置是以在當時則社稷依賴
在後世則英靈赫奕歷千萬禩而耿耿焉如在
也邇來每值曠乾環廟一方輒沾其澍河水或
漲賈客胡商不能自保艤舟虔禱即為安流一

夕有盜剽劫廟左無何颶風歛起盜昏迷墜地
自投于河馬駭走因為村人所縛凡若此類何
莫非王之神化默運于冥冥中也其起人敬畏
而致昭事之忱也固宜刁君竭力修葺裒然為
倡首明有贊于人幽有功于神顧不偉歟工興
於乙丑春至丙寅秋告成時夏復礮石廟左率
衆請余言以識歲月用垂不朽余愧不能盡頌
王之德義而喜時夏尚義好施足為一方之勸
也是為記

重脩劉十八廟記

夫藝精為上矧醫乎弗精弗售矧廟食乎故醫者所以寄死生者也病苦極則籲天祈神靡所不至有人焉一砭刺一藥餌當彌留時歛而甦之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圖報之忱有誓不忘終身者死而神其人祠而尸祝之不有由哉然其方術要旨千百年後猶可據以活人其法在則人在也祠而食其報又不有由哉邑西北隅去董子下帷地東三里許舊有劉十八廟邑乘不

言朔自何時疑勝國時所建世修葺之蓀城楊子好善喜施慨祠宇剝落竭力料理棟宇像貌煥然一新可以啓居民供養之誠而善人魯一變者以道人有功於廟舉以告余外舅謙齋李公且述其欲紀重修托石夫人以傳之意余唯舅命又奚敢辭按公女直人諱完素字守真號通元處士以齒序十八鄉人相傳為劉十八云少聰敏博學遇異人以酒飲之大醉及悟洞達醫術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

病式行于世蓋明醫也四遠以疾病持瓣香來
默求陰護如公在世而乞藥餌生活者且也父
子相禱則見慈孝兄弟相禱則見友愛夫婦相
禱則見和樂一展拜間而藹然仁義之良心具
見則斯祠也固足以教民睦也是宜紀之以俟
國家咸秩無文之祀者庸可缺乎殿東西各有
長廊內塑十二司曹門之西有關王龍王二廟
司曹冥官司人間善惡與公若不相涉二王尊
神又不宜附於門右此鄉人見聞不暇叩辨亦

以記公祠云爾因系之詩曰人生固多欲百疾
潛以滋嗟哉六尺軀持以付庸醫生死須史間
人命亦險巖生者良天幸死者吁可悲憶昔古
聖王著書開愚迷寥寥千百載遺緒繼者誰古
瀛通元子擇術仁在茲精誠一夕通上帝帝招
巫陽為醫師口授真訣有奇術手把如觥大酒
卮一醉便教能解悟要旨玄機俱可窺西距恒
山東滄海北條大河燕南垂老羸有終壯有長
更無夭札與痺瘕當時人活刀圭劑今日猶傳

原病式有功於民穉殷禮社南社北來血食

景州小洋店新建泰山碧霞元君行宮記
去蓀城南餘四十里有店曰小洋小洋之西半
里許有泰山聖母行宮店當孔道行宮實臨通
衢余往來于斯至僧宗演嘗出迓道左入其中
譚空說有以憇以游意甚適也自是情稍洽熟
雖自顧剪薄未敢仰跂陶許諸君子而演上人
之戒行則無愧於惠遠支遁者間謂余曰行宮
之建久矣顧無文字以識歲月何以備考稽示

永久敢以是請余既嘉演師清履而外舅謙齋
先生又從而史之義弗得辭竊惟五岳惟東岳
最鉅而元君之神為至靈懷忱薦馨者咸趨岱
宗可矣何以有行宮之建也蓋神無往不在斯
祈無所不格民居錯布遐邇殊方人人必至泰
山而後伸致慤盡敬之衷貧窶苦于空乏老弱
廢疾艱于匍匐望東岱于青蒼之表而徒切思
惟揖元君子夢寐恍惚之中邈不可詰孰若推
輿斟酌使禮起于義事因乎情謂非通變之善

者乎行宮之設未必匪由于此也是宮也謀建
始于居民郭倣而宗演適自安德來議與之合
廼號召梓里遍告遐方僉謀大同駿奔雲集遂
捐地市材鳩工築基俾次第以陳西為殿三楹
中祀碧霞元君旁以子孫痲疹諸聖母配之北
為殿三楹中肖玉皇大帝像左右夾侍四帥俾
尊卑以奠對設大門周以垣墉隆棟繡楣碧簷
彩飾其中幡幢環繞寶蓋匝疊異香芬馥爐煙
縹緲俾觀美以備殿前雜植花卉紅綠參差門

之右井甃寒冽俾遊者各足于分願而僧衆朝
暮放梵禮佛罔不安所業而自得入其門儼若
有赫其靈陟降左右躬蠻于斯不啻足矣奚必
躬詣泰山而後言致敬是後也經始于嘉靖癸
卯正月十六日至戊午二月十五日落成郭倣
暨諸樂施者之義固不可泯而宗演化誘勤渠
之力尤不可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繼
之之難也然則乘時修葺賴以允臧斯則後之
擅越與住持者之責也是為記

祭文

祭先師孔子文

惟我先師身參元化祥發昌平德會時中道集
大成秋陽江漢玉振金聲堯舜讓賢百王讓功
東周夢寐三代志英垂教萬世刪述六經如日
中天昭揭大明生民以來未有斯盛諾學耻面
墻心慙希聖思致忱悃屏息裡敬

擬過孔林拜先師墓文

惟吾夫子道高德厚山高水長所謂後天地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而知其始先天地而沒而知其終者亦無待于揄揚矣柰何迥出千載之上無由遊聖人之門以園侍固茲千載之下何幸得入聖人之鄉以趨蹌頃被彤墀之命得遊東兗之邦仰嶧山而至止泝洙泗之餘芳惟魯城之北壤嗟冠履之深藏持洞酌以瞻拜覽風隧之茫茫佳樹咸合抱而不可識相傳為諸賢移植于群方鴉雀弗棲而遠避似畏聖神如在之洋洋發深感于登陟既夢斷于山梁宛音容之如見歎萬代之

休光濯淵淵于江漢暴皜皜于秋陽彼林林之宇內孰能外扶植之綱常則夫雲仍爵上公以無斃附隴守宗國于無疆者實 聖代視功德以相償也恐徘徊而不去繫斯道之感傷勤觀風之車騎揖落日之荒涼

過濟寧子路家感而作文

捧天書於蓬瀛兮指東山以遐征察風俗之慝淑兮蘇億萬之含生泝濟河之清駛兮期弭棹於任城慨昔賢之故里兮想遺教於生平望卞墟

而不可見兮糾予懷之縱橫當春秋之末造兮屬
聖道之艱難勤歷聘而皇皇兮每道路之嶮岮
沮溺偶耕而不顧兮僅夫人雞黍之盤桓愜絕
糧於陳蔡兮歸鼓瑟於春雨之壇委千乘治賦
之才兮宿石門一夜之寒車裘共敝之志永齋
而未伸兮徒喜于取材桴海之嘆六蔽既祛而
高朗兮聊試於治蒲三善之端晚食祿於出公
兮值禍賊之弗刊柰孔悝之干紀兮竟取義以
纓冠惟盛德之皎皎兮信古今之罕匹濟之山

兮其高盤紆濟之水兮其匯洋溢景行澤潤之
在後人兮其曷終畢過枌榆之蔥蒼兮乏胜醪
之有苾望川陸兮茫茫遡晚風兮瑟瑟

到任祭城隍文

神饗君祀官食君祿何以報國秉心惟穀竊自
受命以來夙夜祇懼滌慮澄心因與神誓不費
民財不輕民命導民所利防民所病禁民為非
作民興行不邇奸邪不入譖佞遏惡明懲彰善
推慶舉此數者期俶始終明有未燭神啓愚衷

行有未逮神相愚躬如此則幽明協贊治理相通紀法有守德澤不墮善良在道奸宄潛踪旱潦不作豫大攸鍾享祀無忝食祿有功若夫庶潔以守官箴敏恪以臨政事曾預誓于筮仕之初而永不敢以背盟者也今再與神明之敢告

清明夜雨禱城隍祈晴

惟天惠民惟神奉天東郡休戚惟其之緣若政若教官守弗虔曰雨曰暘時序斯愆茲惟春暮農人東作靈雨既零神惠已博我民攸望以潤

以暄潤矣不暄嘉種弗宣稽首代牲明禋禱祠陽和保合春日遲遲生我百穀慰我郡黎民如有罪民陷無知某如有罪耳冒天誅勿以某罪並連其餘敢告

謝雨文

自春底夏天久不雨蹇陽肆凶旱氣塞宇赤日映山龜拆南畝三豆五谷將不我有黎民慮其靡有子遺田疇慮其有今罔後往告于神酬茲霖霖旱禾秀發嘉澤浹民敢用牲醴報神之殷

勤

祭八蜡文

麥秋方告惟日未久不圖飛蝗蠅集其畝厲我
禾稼後我童叟三豆五谷將不我有斯民不辜
乃罹其咎沙磧何德入疆不如宋均何政避境
以去胡馬援之可畏而入海以自濡胡趙怵之
可懷而墮水以自除豈余德之不良乃據疆場
而久處古稱官蝗厥咎在官官實有罪神罰其
奸亦不宜假手孽虫以為民殘自今伊始神其

體天地好生之仁驅此孽虫以佑我民或立赤
幟以導之或奮威靈以逼之或令之入海而化
或令之墮水而湮使不得孳遺蛄蚘以為民害
則神之愛民深矣若或螟螣蠹賊助蝗為靈者
利我禾稼蔽神之聰而不以告則我司守者豈
甘心於汝哉必秉畀炎火以眊其眚招致鷲鷩
以吻其身致何厭之術以消滅其神豈甘心於
汝哉其惟以民為念相其豆谷俾歲則大熟使
有司晷報以致其福勿徒自損威靈以恣口腹

也

祭河神文

惟神主張地脉窟穴百谷氣先五行德肩四瀆
負載之利永賴無休何圖今夏淺不勝舟東南
財賦鱗次稽留惟時祈禱履神之憂源頭活水
一夜漫洲流滑無聲乘衰有力挹彼注茲快瀉
不息三千儲艘魚貫而刺數萬運卒謹呼動地
由是而東下長蘆北沿潞河用急京儲之需以
舒當宁之憂匪臣職之克供實神理之能修敬

陳敷語用申報祭之由

祭相公余老師文

嗚呼天何奪先生之速耶自先生入相之命
下縉紳大夫與夫閭巷小民咸謂朝廷用正人
太平可立致不謂奄然逝也先帝疾先生蓋憂
之甚亦爾致疾既上賓則痛楚裂五內當是時
先生病已入膏肓矣猶日夕哭臨坐是遂不可
救豈可謂非天耶昔揚文簡公儉約端雅史稱
清淡不為榮利欲干以私者聞之必內愧止拜

相之日朝士相賀惟先生之望實其似之蓋先生即官至輔弼而視軒冕泊如也生平無所私人亦不敢以私干之死之日囊無餘資家人尚補澣衣豈非文簡之流耶然文簡入相未幾不克壽而卒天下共惜之而先生之數又相符豈可謂非天耶某等才不踰庸衆辱先生以國士收之聞先生之訃亟欲匍匐往吊而懷祿不去忸怩于古人聊具哀詞緘之千里昔人所謂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者若為今日言也惟靈

其鑒之

祭外舅李謙齋文

精神流麗標格冲融迎風玉壺潤整厓松忠信篤敬惟桑與梓藏修游息惟經與史售藝憲臺濯芹泮水淹貫諸家屈伏多士道積厥躬學宜登仕祿命迍遭累科不第晚挾吾道睨睥空門施心闌若布金祇園陶令白蓮用避塵煩豈曰接足闖彼籬藩入不為主出不為奴為爾為我不失故吾一塵不到萬念俱泯性靜情逸壽筭駢

臻稀年有五乃返天真生順死安其又何嗔陳
辭酌酒神其來歆

祭會寧王文

曰惟王系承睿裔派衍天潢岐嶷粹質河嶽鍾
祥分嚴本支之貴爵宗寵錫之章茅封列郡圭
介宗邦東平樂善西土紀昌望隆三輔德冠諸
王令儀光昭淑問丕揚宜綏壽祉翊戴垂裳無
何厭世遽陟帝鄉雲暗昇龍之縵月寒華鶴之
藏果恩鬱鬱山谷茫茫童叟抱惻逖邇盡傷余

備茲陞奠襲 微光倏驚上賓我心孔愴有蔬
一簋有醴一觴臨風喟然感與奠將

祭張龍山文

惟公鄒魯俊彥海岱琮瑛其篤生也應玄穹純
佑之命其植德也萃光岳渾噩之精蚤列黌宮
聲華藉甚繼登仕版政績崢嶸智同朗鑑心擬
清冰萬姓佩德三輔稱平將超擢於要路遽解
綬而東征枕石漱泉督誦課耕大發祥於豕君
連午未而登瀛出守中都鸞鳳蜚譽宣威西域

熊羆大驚若仲與季行將繼伯子而騰躍溯此
淵源何者非世德之陶成以故 帝命褒揚荷
茲寵榮信一代之元老誠斯道之主盟方仰德
著蔡祝壽岡陵以永我國脉惠我後生胡然極
驚星墮山摧木傾在公也得正而斃存順沒寧
固已返乎天真乃厯嗣萬里脚哀奔走悲號抱
長恨而筑筑其承乏茲土式閭慕荆弗獲一拜覲
公儀刑適聞訃音輒增涕零嗟嗟修短數也榮
辱遇也公登八表膺三命備九德已稱天下之

達尊矣復有賢嗣文武全才若北門鎖鑰之萊
公吾固知公之芳名將與岱宗比峙滄海同流
也又安重用櫻情為哉愚羈官守躬吊未能絮
酒生芻聊以付俾神其格思鑒此微誠

祭馬小厓文

嗚呼小厓而止是耶公維組芳裔世荷 國恩
而能亢宗樹績作述重光其行誼在鄉評官常
在竹帛慶遺在子若孫誅公者率纚纚述之矣
余何庸贅第生涯流水世事浮雲幽明一隔今

古恒分顧慕循省又焉能以無詞哉余自髫髻
與公同講業於賈師之門公之尊人時加繩斲
雅愛若猶子而公亦伯仲視余相與爭自磨濯
期不負所睠睎暨余以乙丑釋褐筮仕民部公
亦起家鴻臚聯鑣都下詎不愜始願哉何公超
然解組雅適林原長厚存心謙冲御物鄉閭依
依咸仰公若高松喬岳余亦出守倦勤移疾歸
養公或呼童掃徑下榻傾心余亦邀以登臨舉
酒相屬即隆寒盛暑未嘗不杖屨相後先也客

歲余奉命復起以山林習僻欲再疏謝辭公
且毅然為余勸駕引觴挹醕祖饒江亭公猶齒
髮健強精力無恙不惟視公者以公為未艾即
公自視不遽以為止於斯也嗚呼哭死而哀情
有獨至自伯子絕絃郢匠輟斤豈不以同心鮮
遇知己難覲哉余與公握手論交三十餘載而
公之猶子且屬姻家一旦聞公之訃五內欲崩
蓋不待覽宿草而傷懷聞隣笛而興涕也顧匏
守一方不能躬束生芻陳此繾綣顛使扶輶向

風洒淚耿耿弗忘徒抱此衷而已

祭余母水夫人文

夫人之生象祉自天霞帔鳳誥齊體名賢夫人之德閨門世則咸宜坤順垂光罔極夫人之胤暉昌厥嗣寵蔭漫渥秩序昆季允今之人豈不履祉擬之夫人莫躋其美某聞在昔翊贊我師佐以膏火期以龍夔惟我師翁忘憂忘食日知所亡以就懿德壬戌之歲高第臚傳詔歸鳳池紀動紀言乙丑之春禮闈閱士某始釋褐濫觴

桃李道則知己分則門生有恩未酬矢心堅貞維翰私謁不送不迎義分雖嚴情意匪輕惟我師母亦勤德惠念某妻孥艤舟遣幣蘩苜蒲柳馨此蘭蕙感恩圖報沒齒勿替暨我師翁 召入內閣玄黃職典陰陽鑰橐百祿百福自天錫命謂我師母宜侈其盛遐齡壽考耄耄期頤不謂嫠姿竟迈瑤池聞訃摧傷有泪淋浪搖搖歸旒拂拂風檣羌精神之不可留越駿奔而彷徨

祭周母黃宜人文

天畀其粹神篤其生貞淑靚麗柔嘉惠明蘭馨
玉潤淵靜川泓既歸司諫一代名士金紫崢嶸
閣書充肆喬木繇蘿乃相依附夫貴妻榮承天
雨露鸞誥輝輝錦紱奕奕慶福源源德澤繹繹
相夫子于諫垣為朝廷之耳目叫天闔于閭闔
顯孤忠于綴牘苟龍鱗之可批彼檢夫其凡肉
寧抵觸乎權豪不諾諾而碌碌勤態九于午夜
勞諸子于經豈父教之獨專亦母訓之丁寧俾
學富而辭瞻為儒林之後英刷健翻於江浦待

騫翥乎雲程夫有風節子有令名既熾而昌方
顯而榮胡彌留於一疾遽殞沒於九京傷珠玉
之沉埋覺理數之參差豈天孫之誕降終歸命
於瑤池抑造物之善忌奪人世之母儀悠悠蒼
天茫茫莫知臨風酌酒神其格思

祭周母黃宜人文

維母厥德蕙郁蘭馨維母厥行松翠竹青骨梗
乘輿撓斥權貴天下固仰大諫議之丰采鷄鳴
敬德執紼勵行天下亦同頌賢內助之芳名而

且爪從綿綿兮維麟之趾螽斯振振兮維鳳之
鳴談盛美者固談周室世德篤生之有自讚翊
美者尤讚宜人懿德培植之相成龍章赫赫霞
錦煌煌方舉素齊眉以偕膺乎方新之天眷而
乃瑤池促晏翩躑駕鶴輦以遑遑嗚呼噫嘻人
孰無死惟宜人之死也妻承夫貴死矣尤芳多
子多孫含笑玄堂不惟誥贈當時光昭乎里閭
行將焚黃不次兮泉壤增光茲焉靈輶即駕泣
血徬徨某叨眷屬尤切盡傷枯木寒鴉兮昏助

其淒楚夕陽荒草兮掩映乎素衣縞裳芳樽滴
滴兮躬沃醑惟靈不朕兮或庶幾乎洋洋

祭孫母顏孺人文

婦人之福大於有後暉昌厥嗣乃為賢母是以
卜相宗事大家惟難吾邑名族有孫有顏孫氏
彭彭先朝罔卿有子奕奕鹿鳴蜚英顏游國學
譽望頓宣有子婉婉拱壁靚娟之子于歸三星
在天宜其家人式是靜專孝協舅姑順德有報
報以多男克明克肖鄴架芸編繭紙牙箋錦心

繡口惟史惟玄儲俊槐市肄業黌宮卸枚藝戰
奪標元戎拖紫紆金宮中舊物握券而戈寧俾
我拂嗚呼孺人有相于室有虔于堂作配名儒
篤生賢郎所謂積厚而豐浚深而泓正宜壽考
百年配命多福以侈其盛夫何鸞書鳳誥畧刻
斯須乃不少延竟返瑤池嗚呼孺人嘉祉慶澤
方來未已有福未盡有報未食彼蒼將啓大其
後以其嗇于此者而豐于彼也天寵貶贈鼎牲
靜嘉是在令子斷不僭差

祭縣簿孫同野文

惟公之生稟賦純貞洛原毓秀河表萃精簪纓
家世奕業崢嶸公復穎拔載振家聲蚤邁跡于
芹泮期掇桂于雲程擅藝文之宗匠超儒林而
蜚英歲薦春官策試承明佐政吾邑踔有賢名
公之縈慮若衡而平公之律身若玉而瑩曾日
月之幾何遽聞望之崇隆云胡一疾數值奇窮
訃聞遠近衢巷忉忉矧斯文之雅誼忝教愛之
素蒙悼哲人之遽萎付浩嘆于長風瞻令子于

金齋集
總帷卜遺澤之猶洪天道有知嗇而必豐爰陳
薄奠寫此忱衷英爽不昧鑒于冥宮尚饗

墓誌

處士義軒周公暨配劉氏王氏胡氏合葬
墓誌銘

公賦性剛毅能以倜儻率物不存城郭義聲耿
耿人咸號為義軒翁云生弘治壬子八月二十
五日以嘉靖壬子七月十五日棄代壽六十一
葬先塋之次配處士劉傑女生弘治癸丑四月
十一日淑媛貞靜相夫啓後有鷄鳴儆戒之忱
有螽斯詵詵之慶先公卒得壽三十繼王氏邑人

王女撫育劉氏子女人不知其非已出以成
化乙巳八月十八日生亦先公卒得壽五十有
七繼胡氏邑人胡杲女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
三日卒于萬曆庚辰九月十九日將以是年十月
二十四日啓公藏合祔公之孫右司諫世選自
為狀屬余銘泣曰選幼失恃雖荷母氏夏孺人
昊天之復顧而胡祖母之恩育實亦罔極也今
將祔塋吾先祖之壽藏因痛念先府君北原之
塋母而不得窆其棺啓窆而不獲臨其穴

有知不無終天之恨敢丐公為吾祖銘以慰吾
先君於地下余與司諫有燈火之親有締姻之
好而又同登仕版結盟泉石揄揚公德以明司諫
之志非余而誰按狀公姓周諱珍字寶之先世
太平府當塗縣采石鎮人世為宦族永樂間諱
思誠者徙河間之故城遂為故城人思誠生福
樂施好善受釋迦戒行居常坐卧一樓不問世
事福生源字德淵號懷石由廩生充運司從事
冠帶守支太倉京都人士延為塾師雖未及出

仕而門第之盛則自懷石公始也生三子積稼
穡稼生公四歲而孤從懷石公京師就學歸遭
懷石公喪伯叔異爨家務既夥遂廢學里中桀
驁者弱公孤幼欲乘間侮之熟見其頽貌豐姿
志氣怡蕩又相戒勿犯且不忍欺公亦不與校
也不欲一毫受挫於人而能屈於知己不欲一
介暴殄乎物而能傾於急難人或以為矯枉公
曰誠若矯枉然吾之心則非有所係吝也神祠
社宇之報賽道路橋梁之構結非公則功不鳩

婚姻死喪之不舉仇讎忿怨之不平非公則不
釐人或以為混俗公曰誠若混俗然吾之心則
非欲以要譽也從弟全以邑掾被訟破家公鬻
產救之表兄胡允清僑居病疫垂斃來歸公處
以耳室家人有染其病者公亦不悔王氏妹有
遺孤收為己子命名良臣為之娶妻成家不惜
貲費人或以為癡公曰吾誠癡然吾之心蓋自
以為安也扶弱疾強力不怵於縉紳豪俠嗟德
掖善心不遺於褐夫豎子公之生平大槩如此

事母胡甚孝嘗云丁蘭刻木為母吾有母而奉
養未至尚得為人乎即大醉後每懷異果奇品以
獻晨昏定省固無間也教兒孫讀書常舉溫公
積書積金不如積德之訓以自見意又舉學究
中牕前苦學馬上錦衣等語以勗其勤渠之志
善於佑啓厥後類如此晚年寄情於酒學宮師
友舉為鄉飲耆賓辭不赴事有不如意者輒劇
飲酣歌若狎狂態而其衷固炯炯其言亦未嘗
不秩秩然出於道義也然竟以是罹疾不起子

男三長良佐贈禮科給事中娶李氏贈孺人繼
妻夏氏次良佑娶張氏次良弼娶羅氏女二一
適王第一適何得雲俱劉出孫男八人世通太
學生娶王氏世選禮科給事中娶黃氏封孺人
德州衛冠帶總旗鸞女世達娶張氏世安娶耿
氏世道娶胡氏繼娶胡氏太學繼芳女世寧娶
栗氏世進廩生娶王氏世懋娶朱氏孫女二人
一適高應祥一適劉應元曾孫男十二人廩
生娶兵部侍郎任公士憑女繼娶王氏杲娶李氏

萬廩生娶知府陳公桂女繼娶黃氏棐娶太學生郭隣女萬附學生亦娶隣女冕聘庠生蘇樞女冕聘太僕卿孫沙溪之孫廩生起宗女喬聘通判鄭粹女景聘庠生楊太湖女罔聘序班張銜女一尚幼曾孫女十二人一適太學生王化光一適劉延慶一適孫一適吏目孟雲鳳之子同芳一許聘廩生鄭謙光之子一麇一許聘王觀光之子家柱一許聘太學鄭祚之子養直一許聘廩生趙用譽之子

餘俱幼玄孫男二

承祖聘余子廩生吉祝女一尚幼玄孫女二俱幼公齒德久重於鄉間芝蘭接蔭於階砌若公者可謂全福也已銘曰世好浮僂惟我弗炫悃幅無華世好恣睢惟我弗競知雄守雌彼能者人吾獲者天福履綏之誰曰不然封章承旨惟子之子離經應門惟孫之孫世澤瀾瀾視祉漪漪百千斯年徵我銘辭

明太學生小溪先生孫公墓誌銘

先生既沒之明年是為萬曆癸未子起鳴將以十

生齋集
一月初六日為祖載禮送歸壽藏思勒美於隧
因以先生表弟庠彥李公燮所為狀來乞銘欲
刻石寘諸幽窆余先生之門人也先生之父沙
溪翁又先府君誥封戶部郎中龍溪公之師也
余守河南時嘗刻沙溪詩文使傳於世蓋推先
君之心於其師推先生之恩於其父也先生既
老且病不能經紀家務子幼弱懼不克立門戶
察其心乃有王仁裕託孤門生之意則又勉以
推先生之愛於其子而畏其有不勝之力焉余

平生愛惜道羨師生之際視猶父子矧於先生
之家兩世師生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比乎曾
南豐沒陳無已欲持瓣香之報以終其身有無
已之心而能不為先生銘哉按狀先生姓孫名
若谷字思謙號小溪先世東海人高祖諱太公
曾祖諱五籍占故城祖振有計然術能周人之
急父緒沙溪公登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太僕寺
卿為兩朝名臣先生生四十月母張見背時嫡
母丘孺人先逝慈養於諸母劉氏劉生子今蓬萊

縣丞若樗而先生質瑩如玉英特不允劉愛之
與已出者無異性莊重不好兒弄蚤能屬文長
於舉子業太僕多文譽門下士常五六十人遠
方士有來就學者先生以童年與之頡頏校藝
無弱之者太僕以大魁期之常自誦曰福疇譽
兒真是癖蓋夸之也為鄧襄陵解嘲詩未就先
生竊題其末聯云引繩維繫腸應斷忍把先生
作意談太僕愈竒之錄用其語今在沙溪集中
嘉靖癸卯秋偕賦吏北上不售丙午府與臺試

皆第一督學良齋王公亟稱不容口時新建少
司馬丁公為郡守陽城方伯李公為郡丞各錄
其文以示楷子姪輩其他傳誦儒林者紛如也
入棘園中書經房考額筭掣落竟屢試不第以
年未舉子不樂進取入槐市為太學生友天下
士遂與古今人詩文有李杜韓柳歐陽兩蘇曾
王大九家詩鈔批點羅圭峯文集皆手錄成帙
有與其弟癸卯舉人若緘所作聯芳集未梓愛
馬孟河草書詹孟舉行書俱刻于塾周司諫衛

陽常與唱和論文多所取正邑侯粵西蔣慕竹
山右楊紹堅每以學行優長牒之府臺匾其門
曰文行兼美蓋先生錦心繡口山媚川輝有可
愛可求者雖專意務學不為表表行而德行裒
然為一鄉之望焉若訂正沙溪文集不避寒暑
務期可傳痛母張蚤逝表墓一文觀者酸心報
母劉衰服三年可以觀孝矣處諸弟若妹暨族
表昆季以恩相與無絲毫嫌怨可以觀友矣接
引後學推愛里戚謙德和氣藹然襲人曾無一

毫紈綺驕浮之態可以觀誼之孚于鄉邦矣第
以閉戶讀書廉靜自守若遺却世事者故論者
謂其有經濟之才而不欲急於用世故其所見
者惟文章守先人之業而不求多於前功故其
所勤者惟詩書余于先生亦誌其所表見者耳
然豈足以盡先生哉生正德五年卒于萬曆十
年六月六日娶周氏成化乙未進士御史洪之
孫側室李氏劉氏起鳴太學生劉出娶庠生韓
德裕女銘曰學之所醞為龍與夔業之所就惟

文與詩吁學優而不仕徒使含章而未竟其施
後之考斯邑文獻者將因余言而於先生有仰
止無窮之思

行述

先考誥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龍溪府君

行述

先君諱良籌字文謨別號龍溪生而穎悟七歲
頌詩書即曉大義十歲善屬文十六入泮庠賦
性剛方存心愷悌遇可怒未嘗不怒事已即渙
然釋矣至於時所當言理有可為人不取前者
輒以身當之毅如也其先潞安府屯留縣人有
諱德成者配正氏生三子長一公次二公次友

以永樂二年奉例携家遷故城新義南鄉遂為
故城人開荒為業一公生雲雲娶張氏繼薛氏
好施予禮浮屠有善行子三熊鳳鸞俱薛氏出
鸞即先君父也字天瑞號誠軒家素饒體貌修
偉心性純慤為縣掾守法不阿雅為縣宰所器
重然非性所樂也竟棄去明農族人如其柔善
多侵侮之產遂落其自淡泊無鬱鬱意配秘氏
今臨洮府同知秘公心傳祖姑也無子側室張生
先君於里第先君年弱冠奮父業消薄痛自砥

礪杜門攻書史即三餘靡息也遊太僕卿沙溪
孫公門下公竒其文以掄魁期之每歲試輒高
等屢躋場屋而志益勵年十七娶先母王氏痛
恨不及事母秘顧於張甚恭謹曲意承順得其
惟心鄉黨稱為孝子賢婦待弟良策良簡友愛
備至折爨時任其所取一無所校後良策早逝
所遺子女俱與慎擇婚嫁罄所有以辦服用良
簡貧窘屢益以田產又命諾為經理之務俾周
悉今相繼成立族人老而孤少而貧廢篤而無

告如諱臣諱王賓輩處之各得其所治家嚴肅
教諾曹勤懃諾幼自塾晚歸親燈火多至夜分
先君見其志不怠且惜其勞勩恐成疾時時慰
諭之弟語詔詔又虞其不果於進也示以命名
之義繼以字號之說以警其怠訓誨生徒各隨
材質而漸漬之一時名士多所成就里閭中有
號佛聲蓋為母病許者先君偕姻親師公慮夜
起誦讀聞而流涕不已師公諗之得母疾未愈
之故夜竟徒步歸省又同師公途遇凶服者大

慟不輟停驅問憫知其為貧不能葬也隨邀師
公捐銀為棺以葬本縣丈地議不除道路隣婦
某孀居極貧地少路多苦之先君代訴于縣侯
喜從且賢其為恤寡之仁庠生某被譖掌教怒
已屬稿將申先君曲為勸解得釋河水泛漲先
君沐浴備牲致祭而水旋退其厚親友感神人
率多類此諾登乙丑第官即署值穆廟覃恩封
戶部主事晉封郎中先母封太宜人屢迎養公
署不就暨轉東昌補鄖陽再調河南始就祿養

未幾即還旋感瘍症甚危諾居洛得家音方寸甚亂屢具疏乞歸得喻旨獲奉湯藥撫臺孟公遵其賢下檄云才藻久振於儒林義方先膺乎天寵相應旌表以勵後人為之豎坊牌始欣然解頤晚年村居手不釋卷所著有論草二冊行于世或遇春熙秋朗邀所知携榼笑傲于柳陰沙渚暢然自適或預人讌會款洽移日人多樂于親就邑大夫歲舉鄉飲大典虛上賓席延致一往輒固辭不赴非公事未嘗履公門人咸服

其高暮年舉一子衆以為喜先君獨憂諾徐察其情乃以己所分宅為之造舍治產推以予之先君果喜見顏色曰天理人情於是為至憂遂什亡何感風痰醫藥罔効徬徨歷四年所病勢轉劇嘗乘間問及後事則曰予所欲行者爾已措置得宜夫復何言竟不起先君生正德五年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九年三月初二日享年七十有二生男子五人長諾河南府知府娶邑庠生李性女封宜人次語邑庠生娶張氏次詔王

府典儀正娶邑庠生師慮女次詔邑庠生娶韓氏女一早卒俱先母王氏出幼子訓側室李氏出孫男五吉祝廩生娶太學生郭鄰女諾出吉徵聘邑庠生王益謙女吉士吉祥俱語出吉社詔出孫女七一適省祭于北子儒士躍澤先卒一適序班劉惟敬子太學生源潔一適御史陳桂子太學生竄俱諾出一許字監生李制心孫一經詔出一許字省祭崔與立孫繼光一未許聘俱詔出其一尚幼語出曾孫男二一聲著聘

棗強通判鄭粹子庠生養浩女一聲聞聘御史陳桂子監生寰女曾孫女五一許聘庠生胡素長孫封周一許聘給諫周世選子廩生禹子承祖一許聘太學生萬化行子鍾一許聘舉人張道一子九德一尚幼俱吉祝出嗚呼吾父已矣謹于本年十月初四啓先太宜人之藏于盧川之源合葬焉忍淚畧撫封號世系行實梗槩敢勞詮次為神道碑樹之墓前用垂不朽惟希仁人君子哀憐採擇幸甚孤哀子宋諾泣血謹述

顯妣太宜人王氏述

先妣姓王氏邑庠生王公諱朋之女也母陳氏
年數歲知遵姆訓攻女紅少長淑慧端嚴語笑
簡重及笄歸我宋氏為家君封戶部郎中龍溪
先生元配值嫡姑秘氏棄養事廢姑張孺人曲
盡孝敬中饋衣衽躬自調製他如井臼績紡諸
瑣務亦任之不厭遇舅姑抱病嘗藥視饌憂形
于色嘗語人曰桑榆景逼乘此少竭志力庶償
萬一不然他日終天之恨悔將何及性嚴重能

濟以寬馭僮婢雖怒亦不聞罵詈之聲故人人
爭先頌德家君有弟二人良策良簡俱束髮受
室將析產先妣預告家君曰貧富有命詎資遺
產可任二弟擇取上則意承二親下不取怨昆
季譽流鄉鄰慶鍾來裔君其審之家君笑曰吾
志也遂一無所校後良策早逝所遺子女先妣
憐之俱與慎擇婚嫁罄所有以辦服用又命諾
為經理之務俾周悉今相繼成立家君業泮庠
先妣勤膏火以佐誦讀時舉古人寸陰分陰之

說諷之家君閉門羅書史丹鉛點勘餘三十禩
屢躓場屋志益勵及受初封進往之念猶未釋
然每立諸子于庭教以義方言辭懇到皆唯唯
受命不敢惰吾家舊儉素西郊瘠田僅百畝日
費恒瑟瑟然先妣節縮斟酌稍得優裕遇族鄰
有急鄉鄰廢疾無告者必力賙卹之內外姻識
或有指為鈞譽者亦置不問人多愧感日浙米
為炊輒取一合貯別器名曰盆餘旬積月累所
獲益夥常用以備空乏乞丐之需舅姑沒先妣

哀毀骨立動循儀式出所藏佐家君襄事諸叔
諸娣姒畧不闕白所親或止之答曰勿多言此
物易得父母寧可再生乎因泣下沾襟言者感
歎以為不可及平生喜怒罔見顏色諾叨鄉舉
及登第遠邇走賀先妣舉止自若曰此儒生分
內事隆慶改元遇恩例封太安人次年晉封太
宜人始色喜曰教子之勤不爽矣生子四人長
即諾東昌知府娶李氏封冝人次語邑庠生娶
張氏次詔娶師氏次詔娶韓氏女一早卒孫男

金齋集 卷三
三吉祝邑庠生娶郭氏諾出吉徵語出吉祉詔
出孫女四一適省祭官于北子儒士躍澤先卒
一適鴻臚寺序班劉惟敬子國學生源潔一許
字御史陳桂子監生家俱諾出其一尚幼詔出
曾孫男一聲著聘棗強兵馬鄭粹女孫曾孫女一
受太醫院吏目趙應時長孫孝思聘二尚幼吉
祝出嗚呼吾母已矣痛念生存時吾妻李宜人
晨興問寢訖預備食具案上先妣就坐色喜越
三日洗爵致酒再加豐腆先妣諭之曰爾夫勤

王事夙夜匪懈勞爾贊襄乃又為姑縈心如此
語畢益暢悅且教以治家勤儉為先一錢尺帛
不可妄費嗚呼勉遵慈訓追慕令德曷有既耶
先是諾備員兩京每懷迎養先妣輒不許今承
乏東昌家園密邇迎致宦邸無何忽感風痰延
善醫清源趙吏目至藥罔奏功竟不起生正德
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元年五月九日享
年六十有六諾荒迷憤亂言之無文畧據封號
世系氏行梗槩敢藉察案之羨乞次叙為狀將

問銘于立言者列之金石垂示後世聞我哀衷
以無負先妣于冥漠是仰受仁人君子之賜為
至渥矣伏惟採擇幸甚五月十六日哀子宋諾
泣血稽顙謹述

宋金齋文集卷之三

甘陵金齋宋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全編

詩

五言古詩

述意四首

其一



志士念溝壑烈烈凌風航豈不愛厥身百年良
亦艱清宵起躑躅白日羞飯餐悠悠古先輩歷
歷殊可言高節侔鳳翔素心逐龍蟠一端能照
曜千齡見肺肝朱顏與皓髮有立即英賢宇宙
無窮期斯人挈樞環丹衷渺天際雅意將誰禁

其二

叔季熄王澤慤慤在蒸人開基雄草創繼體附
風雲中多命世士遺像圖麒麟聲名見赫奕威
望亦嶙峋柰何得志秋古治竟沉淪苟簡開衣

食風俗未還淳才力非不雄規摹耻相循條奏
多率意無乃愚其君卓哉漢四賢所行僅所聞
班生雅好古禮樂志遺文斯理良不昧誰為啓
丹宸

其三

海外有大鳥栖飛不在山烟霞尚遼絕况乃通
塵寰振羽杳無際迴翔隘兩間渴飲滄浪渚倦
宿崐崙巔攬輝下雲霄喁喁驚相傳毳毳千仞
罔飛鳴偕鴛鸞百鳥隨羽儀率舞齊翩翩忽爾

惜玆竒顧影虞摧殘寥廓向太虛凌厲狎九天
長翻不復覩希聲留八埏

其四

脩脩檻外枝瑟瑟鳴阿簷娟娟拂素几庚庚列
華編青幌羅明曙虛櫺生曉烟流光日可玆俛
仰一室間潛思事幽討雅意在真筌胡為近世
儒堅白滋蔓延晨昏迷糟粕畚思明水玄列星
燦天表日月麗中天昔人已明備小子何述焉
多聞諒無當篤信聊為賢

飲友人園亭

主人躡勝地開徑臨芳藂濯巾漉新酒坐客深
林中高枝掛殘照平疇度遠風倚醉忽疑眸引
步踈籬東朱實擘丹砂勻圓各不同莫嫌濺齒
牙解酒有竒功別意多玆重相贈滿筠籠

贈友人

遊子遠行後被服春羅裳風雲方浩蕩萬里懷
飛揚攬轡神先馳飄颻輕故鄉東壁懸層霄舉
頭挹其光青冥可攀躋無為滯莽蒼獻書丹鳳

關待詔白玉堂陟身非小儒大用寧低昂功名
量無際彷彿見太常回視山澤儒清癯徒自傷
古意
誰家十二欄簾垂控玉鈎捲簾明月入照見別
離愁別離愁幾許曉夜逐東流

贈潘母王氏貞節

嗟嗟王氏女及笄歸潘郎蚤歲稱俊髦如何忽
云亡矢心以身殉五內咸摧傷舅姑雖云沒諸
孤忍相忘備嘗百苦艱鞠訓時徬徨取次睹成

立初心膺未償掩閨髮已華完節對窮蒼柏舟
黃鵠操曠世同其芳幸有觀風使宅里一表揚
七言古詩

題漁翁畫意

烟波浩蕩江天曉浮光燁燁明霞繞灘頭終日
綠雲濶天涯幾點青山小棹歌聲徹蓼花灘驚
飛三兩沙邊鳥半篙清淺再加撐撐過白蘋新
渡口檢點絲綸着意垂竿頭一線羅星斗釣得
滄溟巨尾鰲賣時說價知多少个中願約知心

人換酒醉談同傾倒聞說鰲足奠坤軸古來此
意誰能了嗟哉磻溪釣鰲人丹書數語何表表

題樵夫畫意

乾坤浩浩雲山渺山徑迢遙雲杳杳瓦盆木鉢
菜羹蔬繩樞甕牖人踪悄擔頭荷斧出門行徘徊
却顧情多少妻孥叮囑向山阿往來切避懸
崖過貳棘最參差剪却枝與柯長藤頗蔓延劈
除根與窠梗柶豫章千金價暎日翻風堪大厦
願君勿以凡材看廟廊留作檠天架

贈趙二泉陞晉州學正

二泉先生曳長裾風流嫺雅非俗儒過庭曾受
毛萇傳負策走向帝王都近來多士太狂簡進
取紛紛竟成迂爬梳雜書滿几席各開戶牖鳴
機樞遂令彼此不同轍豈惟南北各殊途公當
下帷來子歲高舉絳帳延生徒待問從容如叩
鍾叮哇文字較錙銖鼓鑄陶鎔別有術不在朱
筆濃抹塗短日橫經發逸興夜談玄理識真吾
進與兒輩彭宣後為因憤排舉一隅我自通家

慙昏眊題詩話別詩腸枯明朝相望恒山路莫
惜宣尼酒百壺

贈蔣慕竹膺獎

世宗實錄藉臣工慎簡當年少司空司空夫子
竹塘老家世遙臨九嶷中九嶷山前虞舜祠祠
邊慣養龍與夔慕竹先生天上来紫皇錫與龍
夔姿姁娥亦愛清脩士香分蟾窟最高枝滾此
芬芳肯韞匱祇適乃考馨香治帳暖春風談經
日簾垂清晝鳴琴時印匣啓鑰塵封綠荒村吹

犬足生鶯燕雲衛水芳聲接畫省栢臺褒檄馳
東曹啓事功堪紀露冕乘軒應有期天子闢門
羅俊彥登庸若采方疇咨

麒麟篇贈蔣慕竹生子

紫皇殿上玉麒麟壽年完具根基深太始真液
絡其脉元精玄化瑩其心鳴發律呂委天和麟
趾振振歌公子由来造物貴仁德欲令化作南
宮士遙看慕竹漳河干手彈宓琴心酸寒聞吟
秋水供民事細嚼梅花入肺肝官自清貧民自

肥煦煦四境映朝暉帝曰仁人宜有後釋氏抱
送排雙扉惟得我翁說夢態相殊還似少司空
湘水雲停萬里餘一緘封裘弄璋書

贈希天上人署僧會司

人生五性本相同實理由來帝降衷西天大士
傳心印不談實理談空空漢皇誤聽細人言遠
詔重譯尋宗風自從白馬西來後群愚全入空
門中希天上人愛清淨蚤歲沙門問釋姓琅函
貝葉習朝昏同歸覺海識情性解脫參透真菩

薩以心悟道心活潑不向梯心凌空虛豈把儒
釋分胡越朝牽草路瀉山牛晚馴闕里伏鞭撻
來者不拒往不追吾道天空與海濶逃歸即是
箇中人招致何妨入我闈吾邑大夫慧眼者荆
棘叢中抽梧櫝便令上人坐法乘傳燈期與天
花下

蟠桃行壽蔣母

湘江蔣母本仙姝西與王母連根株紫皇有命
錫福極仙伯不敢少踟躕旋披仙籙檢仙籍洞

開天闔飛天符手把天符召王母新摘蟠桃東
海隅海水三淺纔三熟筭年豈止三千餘扶踈
老幹子纍纍勻圓大似合掌珠朱實顆顆摩丹
砂光彩爛爛燦明霞王母將來凌倒景服鸞不
駕雲駟車君不見玉文棗紫色梨尹喜食之長
不老李耳食之眉壽躋今將此莼獻阿母壽年
宜與太華齊

賀楊紹堅三年封贈

有客有客携古編乘風直上青雲巔簡命特來

撫瀛邑飛鳧應宿輝中天試觀期月亦云可况
懷襁褓今三年三年樂鼓單父琴阜財時入薰
風絃三年愛種河陽花灼灼四境舒鮮妍儒雅
焉能溷流俗清高自可方前賢望隆岱岳齊崔
嵬澤長衛水同潺湲九重褒嘉邈所自炳蔚温
綸光後先福廕誕膺何輝赫祥光長熒喜纏綿
從茲大展經綸術薄海蒼生厚望懸豈惟其陵
荷襁褓仁恩恢濶沾八埏會見勛庸圖麟閣耿
耿芳聲萬古傳

金齋集 卷三
送掌教楊東臺致政

羅喬山上羅喬仙服石餐霞不計年東臺先生
神仙侶緇塵軒冕吟林泉時携龍劍來山下一
曲陽春和者寡深沉淹貫老明經下帷鼓腹為
陶冶門墻桃李競芬芳芹泮馨香化日長忽爾
羅喬牽魂夢悵望白雲思故鄉泥塗九陌人雙
軌先生行李一肩耳余忝從遊為賦詩却慙率
意聲鄙俚

題劉少岩會所書樓

多賢敬業奎樓東螢窗星列文彩紅窗外青青
草交翠透簾時有楊柳風夜靜梧桐得新月此
景默默誰與同君不見百尺竿頭進步看空中
樓閣常玲瓏又不見經綸獨向彤庭對可與海
宇作幘幪筆洒滿天星斗燦時或吐氣吞長虹
偃仰棲息羲軒几闔闢宇宙何終窮尋樂樂之
有真趣眼前紅紫付春工

採茶歌

渴飲江海風雷吼渴消不羨公與侯洽我三萬

六千竅五六二五咸如召太和靈靈何名言翼
翼奉我維皇詔問君採之奚所自駕馭神鬣入
雲藪靈根盤錯獲仙芽仙芽條達俱天葩層巒
石澗凝甘露護以祥雲與錦霞恍惚採以三兩
束摠衣回首崑崙賒問君烹之有何法烹時鶴
舞猿獻花緊一會慢一會文武火候不相悖弋
金烏捉玉兔爭龍鬪虎不相害沸躍定兮坎離
交坎離交兮天地泰天地泰兮湛澄澄徐徐飲
以浴吾真徐徐飲以浴吾真清香甘苦非凡品

此味人人知可佳猛然嘗之渾不醒何須再問
之萬籟皆真境念念與茶清海岳潛其形三碗
五碗漫傾倒時哉時哉只茶好

五言律詩

丙寅入楚除夕舟發長沙

年華盡今夕孤棹發湘江作客頻搔首逢春獨
舉觴天涯身漸遠烟水路偏長黃鵠風雲外飄
飄覽八荒

贈徐使君鳳竹

金齋集 卷三
憲節臨三楚，奎纏動曙光。明珠連璞玉，甘雨潤羣芳。望已踰喬岳，心常傾太陽。羽儀千萬世，爭看鳳翱翔。

入蜀過神女祠風便不得艤舟

緣斷巫山夢，江風吹去舟。停橈不可問，把酒為誰留。冉冉雲衣濕，蕭蕭雨旆秋。一航江水綠，直到滾西頭。

蜀中大石坡

南兵來七澤，西畧入三巴。嶺峻天門近，林深雨

脚斜馬遲盤石甃，鷄唱亦人家。秋氣來朝爽，清音入暮笳。

題四季畫中意

春

山靜客初到，林深鳥不驚。危樓橫澗碧，野艇入萍青。竹雨龍吟笛，松風蟻落枰。長天明晚照，何似赤霞城。

夏

醉飲茶方罷，携琴上翠岑。不惜芳時恨，常懷太

古心鳥度花間語雲移水面陰橋畔有平石相
期披素襟

秋

青松拔灌木朱夏斂餘威海岳清光滿山城爽
氣微藤垂猿引蔓霜重鷺拳磯主人清興發日
暮澹忘歸

冬

阿翁動逸興乘興出山房鳥啄墻隅雪橋凝日
午霜洞深生煖氣梅冷葦幽香山城多野色細

檢入奚囊

送宣司訓陞靜海掌教

忽憶菁莪化而今孰繼之蘇湖真可羨山斗自
應思三載聯經案一朝別袂卮相看河畔柳不
忍折長枝

贈烈婦張氏

天地有正氣流行浩浩然男兒或虧缺女子獨
能全破鏡心何切蓋棺志益堅兒亡更無待瞑
目向黃泉

祝壽代作

天地清寧日山川納受時雲霞浮瑞靄壽考應
昌期霓舞連仙奏金杯映紫芝庭除集朱履絡
繹獻新詩

詠燈花

矜明形見毀繼畧影長搏燼散金成粟煤疑火
結蘭垂光供几席吐穗報平安虛幌頻挑處爐
烟半夜殘

送掌教楊東臺致政

井陵敷教澤莖李正芳菲時雨偏能化春風自
可依未符伯起兆忽逐季鷹歸祖餞臨江水驪
駒嘶落暉

送伊學博廼郎

少歲軒頭角前途在簡編聰明休自縱事業要
爭先大地文章重雙親屬望專行看修羽翼九
萬奮秋天

東昌道中咏雪

風釀彤雲密烹茶沸鼎時旅懷情慘慘松徑影

滴滴窮簷多菜色僻野鮮吾伊試問尋梅客寒
梅吐幾枝

秋扇

自從團扇棄空復掩梁塵寒影收雲葉清光暗
月輪誰憐班氏女薄命漢宮人但使緘蘭笥君
情會更新

僧舍

一入招提境心澄太液清地後諸佛淨山帶暮
雲平千里琴尊侶三年薜荔情春風輕引出江

海螯龍驚

出居庸關

迢遞居庸道旌旗此日行九關分地險八達見
天城風急笳聲碎霜清劍氣橫呼韓未款塞何
日請長纓

登八達嶺

石逕穿雲入攀緣此最高烟霞雙眼碧天地一
身勞絕塞聞鼙鼓征途擁節旄平生多壯志聊
爾試豪曹

宿太和宮

入嶽朝真祖焚香日未斜
穿雲拾瑤草待月讀
南華雪霽仍令凍梅寒
正着花尋仙元有約詩
夢落烟霞

五言排律

寄環洲吳大司馬

萬里封侯客隨時暫捲收
亭亭忠貫日凜凜氣
橫秋舉世推元老惟公克壯猷
稽山多詠賦燕
塞重經籌欲作嚴陵隱
寧辭漢主求番身還赴

召社稷廟洪庥

賀方伯許南台二尊人雙壽詩

慶積侯門遠人逢畫錦長
維祺效平格雙壽仰
高堂術遇安期授神從火棗康
崢嶸南極燦掩
映婺星光崇嶽侔遐筭
貞松同永芳齊眉忻怙
恃繞膝羨珪璋爽氣迎
初度華筵藹異香相將
羅珠履絡繹奏霓裳
愛日傳僊掌馳恩被寵
章猶懸烏鳥志未慰綵衣
望疊嶂瞻鄉國風烟
接淼茫天涯戀遊子遙
祝萬年觴

送燕益齋憲副之陝西

燦爛紫微光都俞 帝命將璽書勤載顧豸繡
遠平疆持斧監諸郡舉帷撫異方旌旛彌道路
戈戟凜冰霜懷古登商洛觀風賦阿房崆峒摩
麗藻隴右化馴羗憶昔辭金殿專城近帝鄉餘
芳留盡省清廕滿茸棠冠禦城新築禾登野自
康昇平誰歛福耕鑿力難忘媿我鯨生列叨君
國士行匪才勞汲引令聞藉褒揚徐穉懸前榻
彭宣燕後堂恩深難口出惠渥但心藏瀛水遺

波濶驪山轉盼長願言秉鈞軸會見坐巖廊駿
業高千古鴻恩暢八荒獨憐雲樹緱騷首倚斜
陽

七言律詩

送宣司訓陞靜海掌教三首

其一

案盈黃卷袖青萍董里于今化已成蟲篆丁年
鳴俊士鱸堂午夜對孤檠時宣木鐸心偏苦晉
佩銅章秩更榮幾載從遊慙覆鹿瀛南瀛北暮

雲平

其二

絳帷三載羨君賢，忽謾承恩着去鞭。
息國鴻名人自重，宦囊螢火老猶懸。
依依遠樹催行色，望望停雲滿會筵。
聖代掄才途正濶，雙飛鳧鳥在他年。

其三

一笑傳呼滿泮池，除書昨夜下彤墀。
甘陵忍別文章伯，靜海欣看儒雅師。
但將高興酬清秩，莫

謂寒糴負盛時。別酒溶溶拚盡醉，頻聽驪馬弄風嘶。

送邑侯蔣慕竹陞撫州幕府二首

其一

自買吳舡萬里行，布帆風飽雨初晴。
豫章藉日識豪俊，瀛海何人再阜成。
鴉背夕陽喧晚渡，人憑宿酒話離情。
明年候鴈來玄塞，珍重懸書到故城。

其二

苑李河陽滿樹紅使君還是舊時窮河南太守
知君蚤衛北元黎入化同三市喜迎新幕府九
江曾說舊司空除書明歲啣丹鳳直入七閩兩
粵中

贈燕益齋脩城工完二首

其一

何代成城淺帶沙忽然高起望京華濠收寒雨
迷初鴈堞近行雲濕暮鴉千里河關新保障萬
年燈火舊人家朝廷注眷先畿輔指日宣麻持

拜嘉

其二

新築高城本舊垣週遭險固失孫猿萬人奮鏑
歡雷動數月餼糧役蟻屯湟受水風滋地脉堞
連級甃砌雲根湯池鉄甕今三輔為壯皇輿答
帝恩

賀蔣慕竹生子

靈椿萬里始生滋根蒂由來自有基蚤向湘江
疑秀氣晚於瀛海發新枝風神自是麒麟種頭

角驚傳虎豹姿萱室遠聞情更豫支頤含笑未
嫌遲

送楊蓮幕入覲

星旂黃綬入長安天子臨軒注目看可愛清時
蓮幕府無慙昔日伊閭灘除書應喜啣丹鳳最
課先宜照紫鸞盡說溧陽官况好無人知道孟
郊寒

登京師西山

恒岳中分并與幽東張形勢擁神州烽銷重塞

親戎索帆暗三川溯上遊顓帝青旗孤棘裏康
公廟社鎬京頭八陵占勝尤雄絕王氣應知千
萬秋

荆門謁象山先生祠

祠在荆門夙已欽江干一望寄鄉心靈泉派派
流真脉祠下蒙泉乃新艸芊芊護遠岑靜裏天
機何出入眼前風絮逐浮沉須臾領畧乾坤意
却信高風亘古今

向南坡

坡在巫山江上懸匡壁車馬不
通徒步攀緣崎嶇異常又非歸州

諸路
此也

巫山江上南坡路不比歸州鬼見愁石棧連雲
迷過鳥陰厓催雨滑鳴騶旌搖紅樹山河壯劔
倚青天艸木稠豈有羽翰可飛渡直從霄漢擁
貔貅

賀潘近山壽八十

江湖滿地任徘徊早把漁竿上釣臺已向寰中
延鶴筭何須方外訪蓬萊壽星燁燁輝清夜蘭
玉森森獻綺杯蕭鼓畫堂春似海嵩高擬賦媿

非才

題水墨梅

淋漓水墨寫梅真濃淡相將各有倫密茂新枝
拖鳳尾紆餘老幹旋龍鱗乍見融融涵化育細
看隱隱更精神雨露栽培滋味足何當調鼎獻
楓宸

遊少林寺

流沙上士傳初鉢福地中州選少林閣外三峯
靈鷲落洞門雙竇毒龍吟青蓮幻化隋唐遠金

金齋集 卷三 十一
界輝煌歲月深浩劫蒼蒼千歲栢登封鶴駕憶
遙臨

送劉文田陞魯府教授

送君捧檄入朱門不羨當年賈傅尊匡輔東藩
酬 聖主追陪仙仗奉王孫莫嗟鴻跡搏孤影
竚見龍章示寵恩無柰寒霜拂行服醜顏何惜
罄芳樽

初夏喜雨

昨朝霖雨沛郊圻萬姓騰歡 聖主怡為愛祐

苗滋霖霖直看稿麥蔚陵陂閭閻共樂南薰奏
疆圉齊歌解愠詩從此三農占大有明良喜起
洽雍熙

咏紅梅

瘦嶺多開白玉姿一株獨自染胭脂謾誇寒谷
團紅錦競擬瓊林簇絳霓風濛踈枝香暗送月
侵冷蕊影頻移曾看雪壓欄杆下儼似楊妃醉
鳳池

送錢恪庵守河間

君乘五馬赴東瀛飛旆翩翩候吏迎瑞麥連雲
浮翠野甘棠含露傍新城循良相繼開三輔德
澤駢綏懌萬氓俄頃政成聞 聖主黃麻指日
詔調羹

賀司理項任庵得豕嗣

鬱葱佳氣靄良辰仙署閨中喜誕麟瓜種天台
根蒂舊從生瀛海蔓延新廟堂珪璧徵三世庭
院芝蘭茂萬春今日乍歌湯餅賦熊羆從此慶
還頻

賀蕭允嶠詔入為左司馬

奏凱歸朝拜 冕旒百僚瞻仰九重優峻嶒聲
譽搖山嶽爽朗襟懷印斗牛即挽天河看洗甲
還圖麟閣待封侯當年方叔稱元老此日蕭公
亦壯猷

咏燕

雙雙別楚過燕臺輕翅隨風入幙來結壘梁間
偕伉儷尋花檻外共徘徊携朋叅漢窺三島引
子朝天陟九坂正值三槐花放處潛踪滅跡隱

蓬萊

題山水圖

天削芙蓉聳具瞻寒潭影落浸松杉白雲重鎖
蓬萊徑紅日斜穿湘水簾百卉紛紛舒紫翠萬
山矗矗拱尊嚴主人終日渾無事獨對金烏送
入崦

早春夜雨

不是天公憐下土誰能解破萬家愁陰雲挾濕
黑闌月溜水乘深白蕩洲竊意富人輕積粟旋

看市價貴耕牛太平有象明朝見拂拂霏霏隴
麥頭

題霓裳仙子圖 乙卯秋試畢詩

丹桂連雲萬丈餘秋風香滿玉蟾蜍霓裳傳奏
寒宮曲廣樂遙聞夢野居仙侶笑同黃鶴月奎
星光動紫微墟高堂此日懸清夢願得泥金蚤
報書

五言絕句

泰山試心石

平生抱赤心耿耿成箇是鑒知有彼蒼茲石安足試

捨身崖

嗟彼投崖人豈是懷沙者留以報君親珍重勿輕捨

盆松

松弓托盆土團團何太窄縱鬱叅天質不改凌寒色

咏扇

搖搖動輕颺颺生微涼卷舒聊自適非以恣猖狂

聽琴

偶爾神情爽洋洋思欲狂漫弄梅花引弄時明月光

送別古意二首

其一

送君臨廣路欲語行且遲恐到送盡處惜此須臾期

其二

欲將別離意寄向關河柳柳絲易消歇別意終
難朽

擬四時詞

春

瓊樓十二欄簾捲怯春寒燕泥香墮地知是杏
花殘

夏

一曲水畔亭簟展清無暑香散芰荷風涼生薜

荔雨

秋

露下衣裳冷夜長砧杵多流光入懷袖人如明
月何

冬

寒漏滴踈窻凍雲滿虛閣梅花自多情對雪開
如約

書

鉄筆銀鈎銳龍翔虎踞雄大庭陳禮樂染翰日

方東

畫

歷覽山河壯閑瞻宇宙空漫將經濟手點入畫
圖中

漁

獨坐江上磯顛狂浪欲飛一竿釣今古芳草映
斜暉

樵

荷斧雲端來駕言伐惡木惜此櫟與梧培之恐

不足

耕

僻跡種烟霞誦說空吁嗟耘耔日僕僕雨露新
桑麻

牧

牽牛度青草偃卧乾坤小信口歌羲軒笛弄西
風皦

蜀中鑽天舖

混合原無際鑽天別有程紅塵千騎落白髮一

絲生

蛇倒退

無足能千里胡然却倒回祇緣嗟世路自合附
風雷

鬼見愁

此鬼何岑寂多愁逐世述未須憐苦海彼岸即
菩提

有所思

洗竹東園內春風長筍肥所思室不遠素心那

可遠

醉歸

頻頻策蹇驢刺刺道爾汝路轉各呼僕前村是
何處

題友人庭栽三竹

凌寒三幹竹品立清且芳瞻彼蒼蒼處中虛未
可量

贈劉文田陞魯府教授

鑄顏曾躍冶理鬢入王宮漢皇思賈傅去去草

仲仲

訪顏明府

濯巾新漉酒開徑臨芳藜明知非栗里恠此柴
桑翁

試筆

畏酒辭新社閑情改舊詩相如猶畏渴未敢便
辭醫

春陰

濕雲乘雨意野燒帶痕青天心與物理交待正

相停

遊開華寺

隨喜空空殿悠然興滿腔細看雲外鳥閑藝佛
前香

七言絕句

為嚴子陵解嘲

人有以先生不著簑
衣著羊裘為有心者

懷仁負義隱灘頭人世功名水上鷗便著簑衣
亦如此羊裘不是敵貂裘

次揚鹿野韻

金齋集 卷三
剪綵池邊浦淑幽尋芳拂翠共耽遊平生頗有
爭名志深愧忘機水畔鷗

送施遠洲還晉陵二首

其一

候吏朝朝擁簿書紅塵溷溷竟何如晉陵山水
生新夢漫倚西風憶舊廬

其二

盡捲經綸付釣磯閑情得意宦情違湖山魚鳥
堪行樂好去登臨趁夕暉

送楊少府西歸

疊罷陽關指驛程天底野曠暮雲平緇塵漠漠
入千里極目河橋長短亭

約友人泛舟

準擬今朝笑口頻菼花流水正青春武陵有分
通仙界一葉漁舟可問津

白蝶

未諒精神擬柳絮即看活動豈梨花欲緣晒粉
尋踪去花徑深深日已斜

金齋集 卷三 二十九
感舊

月轉西樓玉宇空
人閑無語立東風
舊調鸚鵡今飛去
十載殷勤似夢中

蚤行有感

星有殘輝月有痕
何人獨醒未開門
不知墻外蕭郎過
疋馬西風向遠村

折桂圖

老桂銀宮吹古香
天光雲影護仙粧
姮娥應愛清修士
許折高枝歸故鄉

龍門圖

巨鱗脩翼養初成
勢鼓春雷第一聲
最是禹門乘浪暖
未忘霖雨福蒼生

送楊東臺致仕

送別重斟酒一卮
酒酣還賦送行詩
贈君折柳河橋畔
思逐關河無盡期

題未開梅

消息南枝暖尚遲
凍雲密密鎖瓊蕤
芳心未必終緘默
自有相知吐露時

金齋集 卷三
三月見梅有感

淡淡疎梢且莫忙，儘教紅紫亂鋪張。
遲遲開向羣芳後，滿與殘春迤晚香。

遊岱見旱霾有感

四民感額禱南郊，風釀飛霾霄稿苗。
青帝由來司發育，其霖何吝降層霄。

孟夏題竹

瀟湘嫩竹放新梢，鬱翠堪為鸞鳳巢。
昨夜一天時雨過，滿庭芳影躍神蛟。

荷花

曾看疊翠滿渠塘，長夏花開十里香。
繁似六郎新起沐，媚同西子醉臨粧。

山拖

妖娜仙姿嗇素裳，雖無艷色有清香。
最誇蒂結黃金子，堪染宮袍進未央。

宿太子坡阻雪

乘輿重來坐晚風，紛紛瑞雪落瑤空。
醉來一枕遊仙夢，身世飄然碧海東。

泊舟夜聞漁笛有作

晚泊平沙傍碧岑蕭蕭寒雨過江林一聲漁笛
吹殘月驚破滄洲夢裡吟

雜著

辭

和歸去來辭韻送程行東致仕

歸去來兮行東夫子完名歸多士攀留而弗遂
惟佇立以興悲景昔賢之遐軌諒茲舉其可追
既自其夫求志奚人言之是非月明普照乎前
渚垂楊掩映乎征衣遵必流之淇水懷古道之
湮微琴囊書笥風帆若奔信宿泛泛遙望蘇門
山窻幽竹清影猶在佳賓紛至酌彼金尊鼓雲

和以適意送夕照而開顏足北窻之高卧趁涼
颺以便安務匪棘于在公門永日而反關值郊
垌之淑景拉朋儕以于觀探柳花之芳潤盡逸
興而言還忽田翁之相遇商晴雨以盤桓歸去
來兮脫簡書以優游耽里閨之棲泊何身外之
遑求撫謝砌之芝蘭看萊綵以忘憂恰春雨之
及時載服事于先疇長林曳杖遠壑藏舟隨遊
遊之所寄即寰寓之丹丘備若水之仙風方勇
退于急流豈終南之充隱乃坡叟之真休已矣

乎洛社于今閱幾時聲華耿耿依稀留吁嗟乎
先生高尚孰同之山蘊慚挾負風籟豁襟斯課
三餘于孫子督四序之畚耔袖凝香以採菊笑
叉手而成詩請一質于栗里符千古其無疑

索銀挑辭

粵貞觀之盛時兮旅庭實于康國滋玄都之千
樹兮徒後時而栽植乃杜陵之詩老兮不分夫
紅錦之色相譚氏之選地兮冀成蹊以自得羨
倚雲于日邊兮嗟我生之偏側撫白賁之無咎

兮薄炫晝之修飾凌霜雪之貞素兮承冰盤以
進食諒屢澀而罔緇兮方孔門之盛德適口廢
以怡神兮恣談笑於何極願分啖餘之甘兮幸
無效桓崔之嗇籠勻圓之萬顆兮虞園丁之抑
勒漢武留挾胡為兮東方竊之而終忒達古冶
氏之釀禍兮香武陵之難即彼輕薄之逐水兮
何足著諸膾臆聊與放牛于林中兮塵河陽而
食息日採實兮紛紛繁枝兮翼翼

題素白面

君子質兮素娥裳掌握兮有弛有張煽天兮雲
漢輝煌煽地兮山岳晴光廟廊兮播禮樂文章
湖海兮撲世態炎涼用則行兮舍則藏

賦

沉竈產竈賦

已巳秋七月大水滄沒戲賦沉竈產竈以示兒
輩賦曰嗟三晉之初侯兮屬智伯之方張互爭
地以殺人兮環戈甲于晉陽幸保鄣有尹鐸兮
及審勢之趙襄舍長子却鄆而弗守兮睠茲土

金齋集 卷三
以回翔深園灌之水兮念汜濟其何方亟登望
以咨嗟兮訝僅剩乎女墻柰寸心之如焚兮增
兩目之茫洋城晝閉而沉沉兮人奔叫其嗶嗶
巷若易而溝渠兮院落鞠而水鄉泥軒楹以招
搖兮又何有于芸緇摧曲突之烟縷兮結蛛網
于鼎鑪彼鳴蛙之兩部兮爭噪聚于中堂苦衝
人以躑躅兮聲成陣而當窻扶老稚而強起兮
笑撫弄以相將遍肢體而沾沐兮想世澤之同
長皇風宛其未改兮敢畧刻之遺忘覩旂幟之

翩翩兮聽金鼓之鏗鏘誓弗去以守死兮異千
禩之流芳對斯景以長嘅兮應悔靳乎臯狼天
心篤于默佑兮人謀出而允臧忽孟談之遣說
兮謂寒齒于唇亡韓魏轉而定約兮堤吏殺而
決防智氏之血食其殞兮庭廟毀而聿荒頭旋
漆為飲器兮激豫民之剛腸凜吞炭之高風兮
圖甘心于橋梁信乎得人之死力兮在恩波之
汪汪迺如人之兮潰率由之舊章挾僻見以自侈
兮殘補掖以如狂植當路之荆棘兮伐遺愛于

金齋集 卷三
其崇惟先哲之明訓兮戒出反之何常彼胡不見此兮空杼軸于封疆邈古道之既遠兮叩玄化于東皇嘆狂瀾兮誰挽下斜日兮曲廊

勝貧文

吁咈哉貧之能為其大也是故以已律物而物莫能外焉天之高也能亢之使不足于雨露地之厚也能斥之使不足于滋長虞舜之玄德足以妻二女也使之鰥而在下太公之膺揚足以侯東土也使之傭而不售仲尼以萬世為土豈

不瞻于養者使之絕糧于陳孟子之辭十萬豈不豐于財者使之饑餓不能出門戶吁咈哉貧之能為其大也而天地聖賢有不能外其運量者矣是何也蓋大莫大于無形有形皆物也物固得而囿焉惟無形則不物不物故足以盡物而囿之天雖高也有關可闢地雖厚也有軸可擗聖人賢人之盛也有命可制為其涉于形焉則亦物耳若貧則無方體無窮盡不可以議思是不物之物也其能律物以已而天地聖賢不

能外之也固宜天地且然况人乎聖賢且然况
夷人乎茲其為之戲譁而危之以貧使之殞獲
不勝而乾沒不已也雖然豈終無勝之之術乎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惟動也故吉凶悔吝之
所由生也貧得而乘焉若靜以守之不涉于形
則兩忘無事與貧為敵矣

上梁文

伏惟某先生懷梯雲望月之想興借天補地之
功建茲新樓者觀瓦甍之剛滑期宇棟之飛輕

不日落成惟時居處忤賡短韻用舉修梁拋梁
東孟灣柳色綠葱籠曉霽煙雲開早日岩堯一
帶海山紅拋梁南衛水飛帆露氣酣剩留新霽
呈圖畫一抹林煙寫碧嵐拋梁西潢瀘雲稼趁
高低城中納租歸魚肉話隣白酒黃金雞拋梁
北竇堡朝煙輕似織瀛水燕雲供煥景萬斛明
珠買未得拋梁上雙峯晚照晴光漾化為瑞靄
入赤霄凭欄日日閑相望拋梁下新街午市真
瀟洒萬象收拾一闌中主人不是蓬蒿者伏願

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德福咸休玉樹階前淑氣
和風永日靈椿堂上修齡健骨百年

疏

觀音堂修造山門募緣疏

仰山門規模猥窄湏溪起弗彌之譏香林院棟
宇傾頽疊山致興修之勸蓋發心布施誰謂小
果之因而含笑輸財實仗大檀之力恭惟觀世
音菩薩禪院昔年初建世界既成一片金銀此
日慈熱供奉幸有十方香火祖師孫累世高軒

屢見來過殿廊門三般深願一籌未了山門卑
陋難于妥明靈以壯具瞻市井纏聯何堪擴慧
眼而資並照過者咨嗟以相望行人偃僂其柰
何月夜遲歸大省推猷之計日高未起謾勞塔
閉之煩苟非式廓之恢增徒爾神明之褻瀆以
大易小移下就高豈獨設內外之防兼以揭莊
嚴之像但碧眼僧相看素手將完美弗底于成
而黃老子不現金身惜卜兆空食其墨行命工
師求木期鄧林豫章之良亟湏長者布金探高

廩滿籩之積遠祈嘉貺好結善因倘有惠心諒
無難事戒聿謹于三瓦功旋奏于一時如革如
翬來觀動四方之悅斯朝斯夕歸依解萬劫之
冤願學孔子從心與釜與庾與五秉應同箕疇
歛福俾富俾壽俾多男擬而動擬而言匪敢為
佞無不讐無不報尚懷永圖間以過余託之題
疏惟俯原其一念是所望于群公謹疏

護國寺建三門募緣疏

本縣護國寺舊在城中新遷關外事雖止于易

地勢則同于開山諸佛像已有擅越叢心三門
椽更無䟽頭伸手出不由戶使驅野狐禪無路
遁逃入不得門就招行脚僧何地掛搭要成功
果湏在抄題願得長者布金不惜合尖之費即
請工師度木竚俟圓滿之功

宋金齋文集卷之四

井陵金齋宋諾著

東光慎齋王嘉言校

男吉祝

孫聲著

全編

奏疏

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

宋諾為患病日加况篤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直隸河間府景州故



城縣籍山西潞安府屯留縣人由進士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除授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陝西清吏司署郎中隆慶二年三月內伏蒙 聖恩准臣實授郎中本年九月內降調四川重慶府忠州知州隆慶三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六月十六日接憑陞授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未任八月二十九日接憑陞授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先

於閏六月內自蜀趨南京衝冒濕熱兼受山嵐毒氣行至單縣地方感成痰火頭目昏眩四體沉重腿足瘡腫卧牀三月未起續加調理勉強赴任自謂力疾供職可以圖報 聖德萬分之一不意自履任以來復感癰亂吐瀉靡寧火氣上攻致成喉癰飲食不下如值陰雨遍身骨痛每遇便血時常暈倒體肌日益虛損病勢日益沉痾延請醫生楊濂等用藥調治罔效則 臣曠官之罪有不能逃者查得戶部雲南清吏司郎

中任汝亮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侯國治俱
因病陳乞荷蒙 俞允准令回籍調理 臣與任
汝亮侯國治事體相同伏候 命下之日照例
容 臣回籍調理俟病痊可即行前來供職則臣
蝼蟻微生得以保全而犬馬愚衷誓當盡瘁臣
不勝感戴祈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宋祿
抱齋謹具奏 聞

守河南府奏為患病危篤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

臣以草茅賤士叨蒙 聖恩作養筮仕一十三
年官階四品自慚愚陋未效涓埃茲者恭逢
大計得荷存留復經調任正宜勉力供職以圖
報稱曷敢遽乞求退不意自十月十一日接得
家報知 臣父良籌陡患危疾精神恍惚莫辨晨
昏肢體屢痺行坐俱廢伏念 臣父稟受素彊一
旦委頓床褥必係年入衰遲血氣虛耗所致 臣

方午食一聞此言投筋涕泆五內燻灼遂覺停滯悶憊遍身壯熱嘔吐眩暈日復數遭旋延醫生陳科等多方調治畧不奏功蓋臣父手記不能書而臣子侍奉湯藥之際時時錯呼臣名是欲促臣之歸甚明臣身雖未即去而連日夢寐呻吟之中時時如覩父面是欲分臣父之痛甚亟故自罹疾以來魂銷形敗奄奄餘息僅同懸絲詢問諸醫僉謂藥能療病不能療憂攻病為易攻憂為難今臣父子相依之命若非抱頸一

哭剖心一談則憂必不去而病必益增豈特臣蒲柳之姿易凋切慮臣父桑榆之景或難待也若不瀝陳引退臣之一身不足惜祇恐地方乏人臣之罪莫大焉臣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凡官員年老有疾者俱准令致仕欽此臣又查得高州府知府蔣彬因病陳情于萬曆二年乞休致已蒙 允俞臣之情事適與相同乃敢不避斧越哀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憐臣不得已之情 勅下吏部查例上 請准令致仕

回藉依親調理別選賢能徃代臣任庶地方得人而臣之病軀亦得以少延殘喘矣臣無任懇祈俟命隕越之至

戶部題為釐刷漕運積弊以圖善後以裕

國計事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歲運糧原有定額徵收兌運各有定期邇來官旗每每故意延遲多致凍阻及折乾侵盜捏作漂流奸弊運務狼狽目今新運在邇呈乞議處施行案呈到部看
得漕糧四百萬石乃京師百萬官軍生命所寄其一切轉運之法節經漕司科道等官建白本部會同部院議擬明悉覆奉欽依載在議單最為詳盡乃邇年來法弛人玩積弊叢生

以前無論即如隆慶五年各總漂欠糧石一十三萬三千有零凍阻糧船一千六百二十餘隻原額船糧虧損特甚今漕司見在整理然其事有不專于漕司者若不及時議處督行各該管理官司大加振刷恐將來漕政敝壞至有不可言者臣等職司國計日夜憂惶謹即致弊之源得于查訪真的者條例四事上厯宸覽伏候命下通行各該衙門遵照施行及照天下事不難于言而難于行即今漕務積弛已非一

日若使大小臣工仍前沿襲舊套不肯任怨任事則雖條議可行終屬空言無補仍乞天語叮嚀各要忠誠體國同心協力以圖濟事緣係釐刷漕運積弊以圖善後以裕國計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

一申嚴議例

照得歲運糧斛自徵兌以至過淮過洪抵濟完納各有例限雖經題奉欽依降勅責成巡按御史親歷督催然巡撫乃其職掌布政司管

金齋集 卷四
糧叅政或叅議等官尤其專責邇來糧運遲悞固由河道阻塞亦由各處開兌後期各有司軍衛糧米船隻一槩朦朧開報欠糧欠船彼此耽悞竟至四五月間方得過淮正值水勢迅發率與洪濤爭雄以致漂流數多至於糧船到淮以一幫為率到不及半而捏報全幫漕司當時不即詳查託付委官一任扶同槩稱五月以前過淮似此因循釀成宿弊若不分別責成終于糧運有悞合無嚴行各該巡撫督責叅政會同監

兌官將前項糧米船隻逐一查驗的數各隨地方遠近照限完兌開幫如有船糧不足致悞欽定期限者務要照例着實查叅不得徇情姑息止叅一二卑官塞責其糧船到淮之日漕司親自驗放要見其幫果不全到開報有無虛實逐一查覈明白間有大幫雖過零船未到亦要開載明悉若果係有司糧米不完及官旗沿途停泊并将應管督糧司府一體叅究如係各處來遲者責在各處巡撫過淮不遲而比來遲悞

者責在漕司使例限必行過淮如期萬一仍前
查理失真致蹈前弊者聽本部會同科道各照
責任所在一體叅奏伏乞 聖裁

一查處糧船

照得淺船裝運漕糧經涉風波之險故 會典
載厚薄深廣木植灰麻等項規制甚詳正欲後
人永為遵守今查隆慶五年漂流糧船不下七
百七十餘隻率因原日修造官員侵剋料價草
草了事以致各船釘稀板薄頭尾不全什物不

備甚至船隻缺乏又復多派重載一遇風濤立
致漂沒徒使原額糧石付之河渠殊為可恨及
今見在凍船一千六百有餘并空船守凍未回
數亦不少若不通行早為設處誠恐各處船運
止徒補塞滲漏不論果否堅實及應載多寡一
槩仍復多派糧米則將來損失漂流之弊勢所必
致合無移文各該巡撫及漕運衙門備查各總
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大加脩理毋得彌
縫塞責及行各把總官查驗船隻有無堅牢可

用應否裝載多寡酌量分派糧數不許一槩多
派以致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先行顧覓民
船將應兌糧米裝運抵埧候凍船回日一體脩
理照前量船派糧接運承委官員刻鑿船尾以
備查考如有剋減料價修緝不堅及各把總多
派重載損壞悞事在漕司者漕司查究在各處
巡撫者巡撫查定務使彼此稽查而委官造船
兌糧等項將不嚴而自肅矣伏乞 聖裁

一查刷船軍

照得糧船自南抵北經涉風濤全賴各軍捧挽
故選僉之法如有不敷許于別差補足誠以運
軍所係最為緊要訪得近來各該軍衛掌印等
官凡遇點軍上運雖有選補名色率皆紙上虛
文其殷實精壯人戶或營幹別差或用賄買免
致使完兌開幫旋顧四外棍徒應名充數其于
糧米之多寡幫船之遲速毫無關涉一遇督催
稍嚴盡行棄撤逃散近該僉運郎中胡來貢叅
揚州等衛官旗丟棄船糧任從漂流雖經叅行

重究尚未查刷弊源恐有復蹈故轍為害不小
合無通行各省直巡撫及督糧叅政等官會同
監兌官員吊查各該運衛所食糧底冊除殷實
人戶先儘旗甲外其精壯戶丁不拘何項差役
俱要照額選僉上運萬一擇選不敷每船止許
顧募攔頭扶舵二名俱于本地方強壯慣熟駕
船者取具隣佑火甲人等保結在官方准一同
赴運如有名數短少及旋顧棍徒充數者許照
近題五船編甲內互相覺察并里長查實首告

即將所缺軍人行月二糧追扣入官以示懲戒
伏乞 聖裁

一議處漂流

照得漂流糧米成化年間止議上納通倉者下
脚米兩平收受正糧照例加耗正德九年亦始
議免晒免耗之例近年以來議得本幫見存糧
內免其開晒及扣除失耗處補原其初意亦萬
不得已為此權宜足額之計顧今此例一開諸
弊種種即如官民船隻往來甚多而持其漂流千

百中不聞一二惟各領運官旗多于水次折乾沿途盜賣自知糧數短少徃徃暗鑿漂流因是賄囑勘奏准令照例及將羨餘處補本幫不足槩及別幫同衛不足槩及別衛其掛欠者又復扣無辜軍士月糧代為處補比之照數上納者輕易反得數倍是使得漂流之利人亦何憚而不為也致使米色粗濕充數上倉雖積貯不久亦盡變為塵土言之可為痛惜今不亟行議處國儲何賴合無行移漕運衙門及各處巡

撫僨運等官自後漂流務將官軍拘拿到官先行重責仍行嚴審許諸人告訐如有他弊不許輕扣各軍月糧務盡將各漂流官軍家貲抵償仍各于糧船經過處所大張榜文以後漕糧但有漂流定行嚴查重治不得仍前作弊希圖處補等項仍諭沿途有司毋得仍前妄行勘奏致虧糧額如違坐贓問擬本部劄付各倉監收主事查將漂流撈獲餘米另貯別廩以便先行支放以後各處漂流數多者固有專責其在各處

巡撫都御史亦照漕司一體叅究庶事有責成而弊有稽查不致如前之恣肆無忌也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依議着實行

戶部為申明約束疏通錢法以廣德澤以便小民事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錢法雖經部院題奉

明旨即今尚未通行軍民猶屬未便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查得先該司禮監太監梁傳奉聖旨朕聞京城內外錢法不通軍民人等難過爾戶部會同都察院體訪民情議處來說欽此隨該本部右侍郎劉 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王 議得自今以後凡 國朝制造洪武永樂

宣德弘治及嘉靖制錢并先代一應真正好錢俱聽民間相兼行使上下通行永不更變仍通行山東河南等處撫按嚴禁私鑄其在京聽緝事衙門及五城御史時加訪察偽造及豪勢之徒敢有拴串賣錢人戶互相排駕變更低昂價值及傳訛言一併拿送法司從重問擬發遣等因已經題覆奉 聖旨是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及軍民難過 聖恩至渥也俯從部院所請 聖斷至決也德威所加固宜令出惟行永

遠遵守矣夫何至今已逾旬月錢法尚未通行以 皇上新政之時豈容奸民阻隔德意如此輦轂之下奉令不處而欲薄海內外罔不承德難矣 臣等諮訪其由阻隔之弊蓋有四焉其一曰奸民私鑄夫奸民者性儇巧而氣鴛鷺者也多盜取銅佛而淆以鉛錫不費資本而獲利無筭比因禁革私錢彼亦用術以阻隔制錢造言煽惑小民無知不覺聽從此一弊也其二曰銀匠擅利夫銀匠者以鎔液研鑿為生而因以分

合夾雜為盜苟錢法既行則小民日用所需不必用銀彼將無所售其奸是以倡為銀可常行錢或有變之說小民無知相傳為戒此二弊也其三曰舖行指勒夫舖行者百貨之所聚而民用之所資也用銀則彼得以低昂其手而壓取行錢則彼不得多寡其數而濫索是以一聞行錢動輒閉門罷市而民用無所取給此三弊也其四曰錢販為奸夫錢有定價軍民方有所憑依今錢販任意低昂賣與商人則貴至五六十

文值銀一錢其買小舖行錢則賤至九十或百文值銀一錢轉換刁蹬押勒百端使人反思用銀之便此四弊也抑又有導相之未盡者錢法阻隔既久人家遂不蓄錢加以唐宋舊錢歷年久遠消磨欲盡見在諸錢不足萬民行使此又其一也臣等議得私錢不禁則制錢不行以彼潛移默奪之術終為梗塞正錢之害所當嚴以拔其本者也合無在內行巡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密加訪拏及行在外撫按嚴督各府州縣官令

巡捕人役多方根究務將盜鑄正犯捉獲照律論死匠人同罪為從及知情行使者問罪用一百斤枷枷號一箇月照例發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里長隣佑不舉者連坐一罪所在州縣正官不覺察者坐以罷軟黜退私鑄人有能自首者照洪武六年例許作廢銅送官照斤量給價值免罪私錢必絕則制錢自行矣又禁諭銀匠止許傾瀉分鑿真正絲銀不許淆雜為巧以資奸偽及倡游言左使愚民舖行人等照常

買賣錢貨通行不許故意索銀及輒閉門罷市以取故違明法之罪各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皆使一錢以下者止許用錢及菜園人戶不許用銀錢販經紀買賣銀錢但得畧取微息照依會典所載國朝制錢及先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抑勒商人以上故違者所在官司通行拏問枷號治罪至於錢少不足流布本部查得崇文門收銀錢及太倉貯南京解來錢支出給在京各衙門吏為春季折俸之用以後按季銀錢間支見今護

全齊集 卷四 一五
喪劄營官軍應該給賞糧料亦不于庫錢折筭支給
及查內府積錢數多伏望 皇上今後凡有賞賚暫
且用錢崇文門課錢除該銀三兩以上者收銀其餘三
兩以下者及九門各城房號行戶俱令收錢仍行在外
撫按官令各州縣一体加意禁革私錢若制錢及唐
宋舊錢令其一例行使錢既充足又無他項阻隔則將
流通不滯永為民便而國用亦可因之而足矣再照
錢法不通雖小民玩法之咎而該管官司奉行不
至亦不能無責爾合命下之日本部行令各該

衙門一體遵依仍刊刻大字榜文於人烟輳集
去處張掛曉諭敢有如前抗違阻塞應管衙門
不行嚴禁者容 臣等分別具奏庶幾軍民可過
而國法亦無不行矣等因隆慶元年四月初五
日具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依擬行

政蹟

為僨運糧儲事照得本職猥以謏劣欽奉
勅命督理漕儲切思軍 國重務責任匪輕船
糧異地不能一齊軍民異情槩難一律况當漕

政廢弛之餘人心玩愒之日夙夜兢惕惟恐相沿故習輸運愆期不能仰承德意蒞任以來凡弊所當革害所當除者靡不脩舉除嚴禁挽和關防粗濕息軍民之紛爭懲官旗之科索俱因時斟酌處分外所有地方冗費于人情有不便者相應議處為此仰各屬管糧部兌軍旗大戶歇家人等俱一體遵照施行

一呈樣米

一議單內開湖廣一省樣米限三月內解送太

倉運糧到日比對收受所以防軍士挽和之弊也訪得往年樣米皆以木筒盛之然一省漕糧六十餘萬石共用二千餘筒每筒價銀五錢計費銀一千餘兩且筒以箱盛不下數十百扛其驛遞夫役之擾解官盤費之派貽累匪輕今歲樣米每船摘取二升用小布袋盛之每袋用綿布一尺七寸值價銀一分八釐袋縫印鈐書米色于袋上凡袋或二百或三百用一大布袋類盛之書衛所官領兌糧米之數與倉口上納之

名委頭幫指揮一員就于糧船順帶解送凡前項扛箱盤費之類樣筒匠價之銀盡皆革去不惟可以防運軍攬和之奸實以省大戶不經之費仰各州縣一體遵照施行勿得仍蹈前轍自罹咎愆

一釐蘆蓆

一議單內開湖廣各府總合納蓆長六尺四寸濶三尺七寸規制已定聽民自置交納每蓆一領價值不過三分往年勢豪之人用強包攬勢

凌部兌官員每領勒價銀九分如漢陽漕糧三十一萬石諛本色蓆七萬七千五百領共勒銀七千兩掣銀到手每領止用銀二分轉買稀小市蓆以充之領運官軍懼不合式一有難辭則多方凌壓強逼收領以致軍民含冤賠償之苦不可勝言誠地方之大害也今歲自本部出示後聽各州縣大戶隨于出席處所如式置買通候本部印烙隨糧交軍其行戶市蓆務照時價每蓆一領價銀三分八釐如有豪強之人高擡

金齋集 卷四 十一
時價及將不堪蓆片抵數勒賣并運軍大戶交通折乾者照例坐贓究治决不輕恕

一革稅銀

為議免稅銀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據武昌等府各州縣大戶稟稱本鎮除興國漢陽本色糧米不開外長沙茶陵各屬州縣共糧五十一萬石每年每糧一石起稅銀三分共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乞行議免等情查得先年該漕通判見得本鎮廠頭歇家獲利頗多議乞每糧一石起

稅銀三釐安仁縣入官彼時廠歇人役指稱稅銀每糧一石徵稅銀三分相沿為常誠為民害看得徵稅之名雖自于廠歇起稅之銀實出于大戶况漕糧係軍儲重計原與商賈不同除移文本省轉行外仰江浦縣將前項稅銀盡行革免仍出示曉諭廠歇大戶人等永為遵守毋得踵襲舊弊有壞漕規違者究治

一裁冗費

切照本部奉 命監兌漕糧駐劄所在合用官

吏皂快門厨傘轎人役嘉靖四十五年安仁縣
議允凡一應官吏皂快人役共五十四名每
名月給工食銀九錢每年安仁等縣申領本布
政司給銀四百兩諉縣召募人役答應四十五
年本職前來監兌見得各役名數頗多冗食頗
衆量退吏門皂快人等十二名前後役過共一
百零五日安仁縣每名照日支給工食余銀俱
諉貯庫申布政司知會訖但本部駐劄之日常
少出巡之日頗多况召募之輩素不畏法前項

銀兩不惟涉于虛費且恐更代不常侵冒易生
相應議處今歲凡聽事一應人役不必發銀召
募止于附近縣分如安仁等縣每縣于聽差快
手內各借撥四名皂隸每縣各九名轎夫各四
名官各一員抄案吏各二名門厨各一名如本
部移駐江夏即令各役照常伺候出巡之日回
縣應差前項銀兩俱歸布政司收庫庶官銀不
至濫費為此牌仰經歷司抄牌呈堂先期行令安
仁縣撥人答應其原議銀兩不必給發仍將行

過緣由同牌繳查

忠州條陳事宜

一蠲減鹽課以恤消乏

照得 國初設置忠州滄井鹽課司大使一員
僉充竈丁煎鹽每年額辦鹽十六萬四千二百
斤徵解銀一千兩先時竈丁齊備柴薪茂盛井
板堅固僅能完課迄今二百餘年舊井頽敗山
木採盡竈丁消耗且井在河中夏秋水泛漫沒止
春冬可及煎鹽嘉靖十五年四川通省地震之

後川東鹽井率皆變易而滄井滷水涸淡尤甚
每日汲煎所出甚微安望其辦課與供官也此
皆天時地氣所限人力無如之何官司仍照舊
額催徵是以竈丁率多逃竄其僅存者反受賠
補之累變產鬻子難完逋負日加筮答苦不忍
言况一里消乏則糧差累及各里其禍非小也
合行委官查勘將節年拖欠課銀遵 詔盡數
蠲免以後酌量每日出鹽百斤者令納課鹽十
斤一年通計出鹽若干著為定規即令忠州管

理其滄井鹽課司官吏悉為裁革以省供費再
照忠州又有鹽涸高井苦井先年分屬瀘州黃
市鹽課司相去二千餘里凡遇徵調道遠人難
深為不便亦當改令存恤仍乞通行各州縣但
有井司鹽場一體勘處因其鹽之有無多寡以
為課之蠲留盈縮變而通之與民宜之庶權程
易完竈丁不致逃乏伏乞鈞裁

一議復船夫以濟衝疲

照得四川全省山川險寫北通關陝西接番夷

南連雲貴東下湖襄水陸合會縉紳往來者絡
繹而通運所比驛為尤甚自成都錦官至嘉定
叙州納溪重慶忠州萬縣夔州各通運所之設
迎送合干上司及各省官員每官帶有書吏家
眷每船二三隻每隻人夫四五十名迎送西番
進貢等項每船四五隻雲貴解裝象馬多至十
四五隻人夫至五六百名衝繁為甚 國初叅
酌詳盡除 欽發水夫人戶外將各簡僻州縣
丁糧之多者僉編各衝繁驛遞船夫俱有定額

每船人夫三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後滿給票往各夫家自行收給各隨土產銀貨折算為便自嘉靖十九年等將各項工食裁減那濟別項差用至三十五年採運大木裁減尤甚如忠州所原編馬船三十七隻止留十二隻每船止留夫十二名其餘紅船水驛站船俱裁減大半每起迎送人夫俱取給州民輪當里甲應後嘉靖三十五六年間州官科派搖拽夫五百名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兩夫以本州地方七里每

年里甲丁糧僅七百丁石而船夫工食已派此數况此外日支下程各項所需何以堪之故民有變賣子女田廬而逃者矣官夫不足括及街市火甲以充之官船不足括及民船商民俱不敢置船以營生船工習知水勢者別圖生理推之各所各驛亦莫不然故今除授驛丞所大使多不赴任其弊可知也其船夫工食又令徵銀解府給領以致百姓將貨變銀不免銷耗其間展轉延遲各夫借貸應付苦累百端無所控訴

此皆更張之過有損於民而無益於用者也近因夫船減少乃稱水程不便又開巫峽夔州雲陽萬縣陸路添設梁山墊江各縣馬驛川北等處遞運所勞費不貲蓋以官府轎扛船載則易人擡尤難水行則捷便費少陸行尤險遠而費多况陸行則傷暑病渴死者載塗尤可憐也夫裁減水程之夫船謂以節省財力而添設陸路之供應其害愈滋則各驛遞之夫船當復而不當減也明矣且往來人事日增於昔夫船應付

安可減於今也今採木工完所減驛遞錢糧嘗無別用合照 國初成法將各州縣丁糧多者查照舊額僉編各水程驛遞夫船務足原數其各夫工食仍聽私自隨便收給若有包攬等弊事發究治可也嚴禁各驛遞船夫一站止送一站屬府所分不得遠取州縣所船代差仍行文湖廣撫按驛傳衙門嚴責歸州夷陵二遞運所成造船隻隨站交代不得越乘川船直過新灘夷陵荊州等處如前夔府知府陳時範所議之

害以裁處之則官有應付通行之便民免偏累
極敝之苦至於通省陸路新設驛遞俱當查勘
衝僻而去留之務以便民不為冗費此亦救時
之急務也伏乞鈞裁

一改正廩貢以釋偏累

照得忠州儒學原額廩膳三十名四年起貢三
名與天下州學同後湖廣行都司忠州守禦千
戶所與州同城其官軍子弟俱隨入本學緣州
止七里鹽課累乏驛遞衝疲極矣其通學廩課

門庫祭祀鄉飲歲考科舉鄉會歲貢盤纏坊牌
等項俱屬州民出辦不惟廩貢被該所侵占其
半而州小費多偏累難供該所十百戶所屯田
各軍儘力開懇倍多民田歷年清查新增額外
子粒每年三百五十四石餘丁幫操倍多民丁
實為饒裕查得天下衛所俱額有學校如川省青
州疊溪二所設居邊方人才甚少亦皆有學該
所以文盛之地累科有人合應比照青疊二所
事例添設廩增各二十名廩饌歲考科貢等費

即將前項新增屯糧操銀供給比照山東德州廩膳三十名與北直隸德州二衛廩膳四十名同城同學不另設官比照二衛學赴試山東湖廣偏橋鎮遠衛等學赴試貴州事例忠州所學生員仍就近試赴川省比照該所原屬瞿塘衛奏改直隸鄖陽行都司事例將該所廩貢一體改正庶供費不累於小州而人才各便於進用民困以蘇人心共快此實繫矩之道也伏乞鈞裁

一比例撤軍自守要害

照得嘉靖四十五年因川湖土賊黃中蔡伯貫等流劫地方奏奉 欽依添設荆瞿施州兵備地方寧戢湖廣事宜頗稱修舉但善後之圖係干四川之緊要者尚未有處也職請舉其大且切者言之查得瞿唐衛忠州所官軍額制冊籍雖屬湖廣而田產墳墓學校科貢錢糧供億俱在四川此其犬牙相制衛養相須 祖宗立法之意深且遠矣先年止在本處操守不知何年

金齋集 卷四
創議將瞿塘衛官軍二班調戍郴州桂陽縣清浪衛忠州所官軍亦調戍清浪今彼地晏然無事徒費糧餉各軍不服水土沾染瘴癘多致死亡軍伍消耗武備廢弛以致湖賊黃中覃正秀等猖獗於雲萬此其害之切近瞿塘衛者也覃祭譚茂遐馬廷魁劫殺于忠艷此其害之切近忠州所者也夫以前項官軍所居者四川田宅所食者四川錢糧顧乃舍近而遠以素所儲養之兵置之無用之境豈計之得乎無事之時或

可調遣脫一有事亦可撤乎且施州與瞿忠衛所事體相同施州之軍治屬夷之外出害在入也其勢緩忠瞿之軍治外夷之內入害在已也其勢急緩者有備而急者反獨可無備乎矧今添設荆瞿施州兵備所轄土漢獷悍既多關隘地里尤遠而軍伍單弱若此猶治病者有方而無藥未有能濟者也合行川湖撫按衙門查照施州衛事例將瞿塘忠州二衛所遠戍郴桂清浪各官軍通行撤回就近操備各守地方以實行

伍以弭盜賊則兩省軍民勞佚利病均為不偏
地方有警隨便隄防易於撲滅不致兵連禍結
勞師動衆如前日之甚也伏乞鈞裁

東昌府訓民約

一正風俗

倡於上者謂之風成於下者謂之俗風俗者天
下之大事風俗之日衰猶江河之日趨于下也
所賴以挽回之者則在於上之人耳夫上之不
正而欲風俗之美是猶求清于源之濁也影正

于表之邪也胡可得哉其必為吾有司者率相
砥礪勿飲貪泉之水務却暮夜之金以端風化
之原凡我士大夫亦必同力協心相尚以道義
相序以禮讓為吾民者亦必敦本尚質不事浮
靡守聖祖之六訓遵呂氏之鄉約在家則孝弟
居鄉則和睦日作生理不作非為濟濟相讓人
人協和則比屋之俗可成而人皆有君子之行
矣豈不為可美哉其鄉間或有節婦養夫孝子
順孫隱而未彰者許里老人役公舉在官除本

職旌獎外更申達上司題奏恩典優免雜泛差
役以厲世俗亦或有不孝不弟蔑視尊長欺壓
良善浪蕩淫邪敗壞風俗者許所在地方依實
申報量為懲戒一有不實者罪有所歸

一公賞罰

民之有善有惡斯國之有賞有罰茲固自然之
理也昔人謂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而況于今之世乎夫刑罰者天下之
公也而人每以私意參之斯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者多矣要必某善人也吾從而賞之賞之者
我也而實與衆賞之也某不善人也吾從而刑
之刑之者我也而實與衆刑之也賞之所在務
期賞當其功不參一己之喜賞而至于僭也罰
之所在務期罰當其罪不參一己之怒刑而至
于濫也斯則奉公守法本職之素心也如或受
人之賄不當賞而賞焉納人之賂不當刑而刑
焉是曲法以申恩枉法以入罪必懼神人之共
誅矣則吾豈敢則吾豈敢凡市井鄉民與夫公

門人役要必公稅務為早輸公事期為早辦愛
親敬長安分奉法必期吾賞之所及斯可矣苟或
奸頑暴橫玩法欺官視錢糧為緩圖輕公務如
鴻毛則罰之所及亦所不免矣善之所在不以
小善為無益而不為惡之所在勿以小惡為無
傷而為之遵先王之明訓庶可以不用刑殺而
登于大道之盛矣豈不為有司之一快哉爾民
盍深思以啗之

一課農桑

國有農桑民命之所關也考之無逸載之邠詩
自古碩輔莫不以是為重務夫農桑固民之所
事矣但惰爾股肱休其早織者世未必無是人
也爾民其以時趨爾耕飼爾蚤無惰爾業不惟
爾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之衣食有賴而農桑之
所出者亦足以為差徭之所供豈不快哉或有
戶逃而遺下田產不許十排包納止許復業人
民量其人丁與之耕種惟出本地錢糧餘差役
不復相干如無復業人戶方許十排承管又有

或山澤蘆塲湖泊退灘拋荒官民之地許地鄰報官有丁多而糧地少者儘其耕種如牛種子粒不足告官給領三年然後起科敢有隱漏地土私自耕種者究治問罪仍至春秋耕穫之時差佐貳官巡視鄉村果有不事農業不務蚕桑定行責罰并訪游手游食之輩夜聚曉散飲酒賭博荒蕪田土不種桑麻者許所在地方申報在官枷號示衆决不輕恕

一興學校

國家學校之設其來舊矣但法久易玩教久易湮所賴以作興之者存乎良有司耳夫有司身任提調之責而士子亦負遠大之器其必自季考月考之外各立文會或三或五務相觀以靡相習以業庶可以掇巍科登膺仕矣其或有志趨向上而艱難不能供會饌者議擇于僧道寺院及公署閒曠之處或十人或五人其會饌供用之費本職為之具備以司教者監臨第其文之高下以激勸之至于生員有婚不能舉貧不

能葬者本職亦量為區處捐俸以助婚喪若夫山林隱逸原係學校出身德行著聞者許生員公舉本職當以禮待免其雜役或境內人戶果有幼童聰明過人可堪作養者本職為之選師立學俾其讀書使有作養此則本職自做秀才時所思之深意也如或生員不自清修干碍行止者除本職以言相責外重則竟申學道以憑黜陟幸相體亮

一禁侈靡

國家之財用有限不在官則在民先正己有明訓也苟盈訕無節則國之富者亦貧民之豐者亦敗如江河之水安能實其漏卮也哉夫侈靡之不禁民俗之所由以日敝也其必自今在官者凡遇公晏果殺不過數品酌酒不過數巡不使狼藉百盤取諸異物以傷天地和氣以竭斯民脂膏凡我士庶歲時伏臘之供吉慶賓筵之會悉依此意率而行之可也行之日久可以登大道之盛矣至于嫁娶聘財不過數兩裝套不

過數事女家不許論財男家不許索要惟各審已
量力以成男女之事斯已矣若夫喪者之家固
不可薄道以儉其親至于棺槨衣衾亦當稱家
有無不可作紙札虛費之物以為無用惟致誠
于哀痛可矣若夫衣服僧道不服段帛律已有
明條至于民間非士大夫仍有身著羅錦足著
履鞋垂異相尚僭侈踰制者如違定行責治庶
民止服紬絹無花素白足矣以是數者不以予
言為妄行之日久可以追淳風葛

天無懷之民寧不復見也哉信乎侈靡之禁養
福之原也其關於國家利害生民貧富豈淺淺
已乎慎勿以是為迂

一防奸盜

國家之有奸盜猶中國之有夷狄陽明之有陰
晦也陽明盛則陰濁微治道盛則奸盜息理也
亦勢也是故在上所以防之者亦惟知所以端
其本焉耳本者何賄賂公行盜之原也訟獄繁
興盜之原也貴末民饑盜之原也飲酒賭博盜

之原也有是四者而欲去盜是猶之揚湯止沸
而不去其薪奸盜胡可得而息也哉是必本之
一身而先杜賄賂之原又必明教化不使訟獄
之詞逞重農事不使民食之告匱至于飲酒賭
博而嚴為禁令之防庶民之亂本息亂本息則奸
盜自止矣又由是而吏書舞文者有禁里甲侵
漁者有禁緝訪不嚴者有禁暮夜不靜者有禁
游手游食者有禁異服異言者有禁如是雖不
為廣漢之鈎鉅龔遂之解散則奸盜自是而可

息矣向使不探其本徒嚴法以繩之將見防之
愈嚴而盜愈熾索之愈急而盜愈不可彌矣是
以君子固貴有彌盜之方尤貴有自修之要
謹按為政之道多端而六事其要也蓋挈其綱
則目者可得而舉守其約則博者可得而誅苟
為政不有其要是猶挾尺杖以探海茫茫焉莫
知底止政惡得而舉哉本職自受命以來思圖
其要特摘其六事為尤切于民者舉而措之非
敢謂政治之盡于斯也惟冀其苟或行之以期

吾職之可盡無負朝廷設官分職之意云爾

鄭陽府條陳事宜

一均徭編銀以輕力差

舊例凡編均徭有銀力二差銀差照銀數徵追在庫支用向俱以力差編餘者徵之力差則出名編僉重累之甚如弓兵庫子門皂等役編銀一兩承役者勒指十餘兩至輕者必三四倍而後足也又有包攬棍徒將各家編定某項差役到沿村包寫原額一兩包至數兩鄉村小民憚

見官府隨其所勒科歛衆丁與之或又立約作借債筭利或折準田地分收子粒其弊種種蓋有遇一編徭而蕩家滅戶者矣如鄭縣民近有張興貴包攬鄭西縣皂隸已經問軍王儒包攬房縣門子已經問徒可鑒者鄭陽七縣止有竹山上津保康三縣編徭俱是筭定各項差役原額銀數及筭通縣丁糧配之每丁石該銀若干通徵銀在庫支給各應募之役並不出名編僉只是有銀差而無力差矣故應役者不得指名

應募包攬者亦無從索役多科此徭編之善法
尚有鄖縣房縣竹谿鄖西四縣俱是出名編食
非惟百姓編一賠十受其殘害無告而棍徒之
包彼賣此或以低貨折還應役者無奈領收終
歲勤勞而不得實償也且一府之屬縣事體之
參差不一亦豈為通法乎今合無行鄖縣房縣
竹谿鄖西四縣徭編照竹山保康上津之例只
通融編銀不許出名某戶編某役亦通三年為
一編庶民得省不受多勒之害而府屬之事休

歸一亦無參差互異之弊也伏乞 尊裁

一解軍輪甲以杜偏累

夫軍有祖役或新充每里十甲皆所必有者解
軍之地有遠近其徃返掛號銷批受累多費不
可勝言鄖陽之各縣向俱以本里各甲人戶解
本甲之軍不得累於別甲此弊端也蓋軍解例
有正副二名本甲中出長解一名為正解本戶
中幫一名為副解其弊正解不去俱併貼于本
戶一名故通同作弊或不到成所或到不着伍

假取收管回銷如近之新充軍周文達以其弟周文道解之到伍不投批賄書手捏假收管回銷已被查出申改邊衛矣又有家中途中遷延至遠限問罪將批典當回告本戶本甲人幫貼盤費各甲受累今合無無論祖軍新充設一格眼簿由一甲起至十甲止挨次輪一甲人為正解填寫簿上某年某月日解某甲軍某到某處鈐印不得撓越週而復始隨所值之遠近循次而解每解即幫以本戶一人為副解如本戶無

人即以本甲里長或甲首解之庶軍民有二姓並解不盡用本戶之人彼此相制自無通同賣放之弊軍皆着伍批得蚤銷亦無捱延多費之累矣伏乞 尊裁

一申解入逃以革淹匿

凡各縣解錢糧等項俱必由縣申府轉批申布政司往往縣之申文不到府或領府之轉批文不到布政司或本解奸猾或棍徒包攬執縣批與申文赴府倒文赴布政司俱不齎投將批文

寢匿錢糧花費並莫能查其到否甚至假批迴銷者有之今合無於各縣凡有解到各項錢糧者只發批一張與本解齋赴其申文則發遞而行文到而批不到者即可行縣查覈何為文到而批與錢糧不到必有侵匿輾轉之弊也縣中可拘其的親家屬監併花費未多追捕亦易凡申解人犯被侵匿解不到衙門或謀于書吏徑將文書寢遏不提其事或延捱日月耽閣者更無筭矣俱可令申文入遞只給批人犯與本解

庶便查考矣伏乞 尊裁

一類解猫竹以省繁費

鄖陽府各縣原奉單派每縣各派有本色長節猫竹每根正扛銀二兩一錢鄖房等五縣各派數目不一緣猫竹原非各縣出產俱是徵銀赴京買辦交納凡解戶往往稱解京錢糧或內府使用浩大者有之每根除正扛價銀之外又派盤纏使用或五七餘兩甚有奸猾之徒藉口不敷輒將批單執當回縣復行告派不下一二十

兩之數漫無稽考致悞查盤卷不杜絕合無俯准通行五縣每根除正扛價銀之外再議加盤纏使用銀一倍如正解之數解赴本府給與各縣批文每年總輪差伍縣解戶一人類解各取批單轉發附卷聽查則五年一次不甚于繁擾而盤費使用亦可以省矣伏乞 尊裁

一議改折色以便輪納

查得竹谿縣額撥運竹山倉秋糧本色米四百一十九石九斗九合緣該縣離竹山一百八十

餘里山路崎嶇不通舟楫間有高望燕山關王嶺十轉山黃茅關玄右崖等處陡峻驚險雖驢馬亦須空行每年運納俱用人夫背負攀崖躋嶺不惟煩費脚錢抑且苦憊難堪一遇陰雨溪谷泛漲人糧危險不可勝言及至臨倉交納官攢刀勒之弊又不無者節諛條議改徵折色合准照保康縣撥運竹山倉秋糧事例每正米一石折銀五錢共銀二百九兩九錢九分四厘五毫依期徵完解赴竹山縣收庫支給官軍近諛

縣詳奉 欽差督撫都御史王 行府查議覆
允合條陳改入會冊派單以便遵守庶民免搬
運之勞而官攢亦無守支之累矣伏乞 尊裁
一修復關堡以興保障

查竹谿縣東連竹山縣地名縣河六十里南通
四川大寧縣地名峯溪三百里西接陝西平利
縣地名長安壩六十里北近陝西白河洵陽兩
縣地名熊藏啞銅錢關各四十里係三省交界
處所山林深險盜賊出沒無常成化十二年奉

例處置地方流民分析竹山尹店一社老戶錢
糧招集四外流移湊編在城等八社共為九社
當差先因川陝流賊野王剛千斤劉石和尚藍
鄔等犯界作亂蒙 欽差都御史洪 按臨征
討寧息於縣治四路緊要隘口東設磁瓦關南
設峯溪卓定岡二堡西北設烏龍關雙蓮座千
家坪三堡共為六堡起蓋房屋每堡編僉本處殷
實居民克為老人督率地方保甲各備器械輪
流守把無詰奸細盜賊警懼民賴以安後因年

金齋集 卷四
久房屋頽敗基址尚存近年秦蜀盜賊見無防
守時常越境殃民事變多生合行該縣於農隙
之時僉擇年力精壯衆所信服之人編為老人
起倩各堡地方人夫就近採斫木植各起蓋房
屋一二間各堡置柳鈴銅鑼各一件仍監防禦
小旗一面有警則鳴鑼集衆驅逐督同各該堡
甲人戶輪流守把以為保障之計庶盜賊知警不
敢犯界地賴安矣伏乞 尊裁
一議革軍糧以恤民困

查保康縣額設秋糧以充官吏書生之需後添
設望夫山堡撥千戶所軍人百名以守之房縣
月糧之外本縣復給地三十畝令其且耕且守
食非不足也隆慶四年奉文加派該縣軍糧九
十九石有零軍人到守支任意浪費前次署印
通判目擊其事停徵三年而未經裁革以致軍
人覬覦之心復萌緣該縣縣分小而差役頗若
更加以軍糧則變生肘腋矣已該據里長韓欽
等具告撫院而該縣復為之申明前議詳乞裁

革倘日久諛所軍人告陳議復小民又蹈前日之弊矣合行申請永為定規免派度百姓荷生成之恩無窮也伏乞 尊裁

一議撥民兵以防勦截

事必專職方有統理兵必素練而後馴習即一府介在山谷險峻之中雜三省流聚之民不逞奸徒潛伏為患始而習于鼠竊繼而肆行暴掠隨來隨去莫能誰何各縣雖有民兵之設竟莫濟弭患之用以統之者無其人而練之者竟虛

應也欲責其逐實可任驅使難矣本府捕盜廳屬有地方之責而職當統理者也然兵無所屬有弭盜安民之心而徒為暴虎憑河之勢緩急之際勦截難施查得襄陽府捕盜廳近年議設民兵於民壯之外有收克勇士二百餘名常川操練驅使得藉鄭屬荒僻即有一二收克者皆弱憊不堪况衣糧器械無從出辦合無議將鄭縣精兵六十名見在本衛操練者撥屬該廳分為二班聽其定期較試武藝得稍精熟間日令

照班赴衛操練而本廳較試之期仍赴不廢若有盜賊生發則聽該廳輪差巡緝或相機合勦庶緩急得可用之人而地方有統理之職未必無少裨於萬一也伏乞 尊裁

兗州府為查議地方防禦事宜以圖久安事
照得滕縣沙溝一帶大路諸省通衢進 貢解銀人員經過官使商旅無日無之本地南接徐州一百二十里北抵本縣九十里東望郟嶧半屬山崗西鄰運河旁連湖泊境界遼濶村落稀

踈故嚮馬大賊與截路邀劫之徒方其潛跡伺隙莫能偵探于先及其得財逸去又難追捕于後官差行旅往來受害非一日矣雖有二巡檢司官卑兵寡無益于事况滕南北之樞逼近睢陳邳宿等處人多負氣好爭結黨逞俠則未雨桑土之計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倘越今設立守備官以振之埃數年之後地關人聚兵漸加增改為叅佐不惟東省之門戶鞏固而神京之屏蔽亦嚴近可以息盜賊之警遠可以壯國家之

威以屬久安長計相應列款具呈伏乞裁奪上
請地方幸甚 計開

一沙溝拖犁溝二巡檢之設原為隄防賊盜計
也乃萑葦之警時報而巡緝之效無聞則以兵
寡力微望輕勢弱雖兼之以該縣巡邏快壯而
數本不多欲以靖一百四十里之地使盜賊屏
息勢必不可得也今議添設一守備衙門令其
專緝盜賊稽之衆論度之事體似屬相應其前
二巡檢司合行裁去則事權歸一而無掣肘之

患矣伏乞 尊裁

一查得守備之設宜在沙溝鎮蓋沙溝人煙約
有四百餘家官兵於此屯居人情便妥且北至
高橋五十里南至利國驛五十里地方適中之
所兵壯巡緝旦暮可週卒有聲聞首尾可應但
查該鎮南至利國驛五十里為東省盡處極為
要緊此地屬之守備專責守備無疑矣若北至
滕縣雖有九十里然該縣設有巡捕官且有守禦
所或難以城南之地舉而盡委之守備也合於

官橋地方分為界限其官轎以南五十里至沙溝鎮並至利國驛又西至夏鎮三十里東至常村一十里俱屬之守備但有失事即守備之責其官轎以北四十里俱屬之滕縣及守禦所夏鎮以西常村以東俱屬沛嶧但有失事即各縣所之責庶地方各有專責而事體不得推諉矣
伏乞 尊裁

一巡檢既裁其弓兵即改作民壯四十名又於沂州道快壯內量撥馬快四名步壯四十名充

州道快壯內量撥馬快六名步壯六十名濟寧道快壯內量撥步壯三十名滕縣所守城實操軍餘四百名量選一百名連前弓兵四十名共二百八十名再查任城衛原有操軍二百六十五名撥赴臨清操備相去四百餘里每稱不便且臨清原有衛分不必借此二百餘兵為之增重向議掣回久矣今沙溝守備止軍兵二百八十名操演分派委不敷用合無將任城衛操軍二百六十五名仍行掣回屬沙溝守備統領連

前二百八十名共五百四十五名分班操演巡緝則軍威丕振地方寧謐矣伏乞 尊裁

一各道馬步快壯及二巡檢司弓兵各有工食無容議矣滕縣所軍餘一百名雖有供丁然亦本族父子兄弟各量力出銀數錢以為置買號衣之資其一歲養贍之計則未之有也今欲其出外操備尤當議處查得任城衛原撥臨清州操軍二百六十五名每名每月該正糧五斗又加行糧三斗每軍一月共支糧八斗今滕縣軍

餘一百名月糧應合照例關支遇閏一體加給及查兗州府原額麥米并任城屯糧共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二石七斗內除支給本府合屬并談衛滋陽縣及 魯府長史儀衛等司文武官吏軍校厨役俸糧外尚有剩餘該所前項軍餘一百名各月八斗相應於內動支不必別行加添則軍食各足操備有賴矣伏乞 尊裁

一設立營房除沙溝鎮弓兵二十名已有住居不議外其調來各道快壯及拖犁溝弓兵及滕

縣所軍餘任城衛掣回軍餘共五百二十五名
必須每名與房一間然後可以寧居亦免後來
再議添補其房後各留六七尺餘地令其為厨
皂之所計房一間給與工料銀二兩就令得房
者領銀做造他日即許以為己業間有遯事故
者即以此房為頂補者之業則人必樂為之矣
又營房五百二十五間每間銀二兩共得銀一
千五十兩查得府庫貯冒免丁糧并沙溝廠夫
銀共六百二十二兩九錢二釐七毫七絲四忽

五微勘以動支給造外欠銀四百二十七兩九
分聽職等另行措處則不必加賦於民而人人
安居防禦有賴矣伏乞 尊裁

一營房五百二十五間每間地基約諉大尺濶
一丈三尺深一丈五尺後餘七尺作為厨皂之
所通共九萬七千零二十丈折二萬七千七百
二十步共諉大地三十八畝五分又守備衙門
基址并街道火巷約諉地七畝五分通地四十
六畝查得沙溝原有舊城遺址周圍丈量得地

一頃四十二畝六分見住民房四百四十餘家
又有公館官舖巡檢衙門原無空地今踏看得
東門外官地一段濶三十八步長一百零二步
計地一十六畝一分五釐外迤東相鄰再將民
地展出三十九畝八分五釐共五十六畝內除
有民房二十餘間并園地約十畝淨展出民地
二十九畝八分五釐連前官地十六畝一分五
釐共計四十六畝可足營房基址其各家之地
仍照時價給與官銀一應差糧相應除豁行令

槩縣拘攤廢不貽累小民又守備操演須得一
武場待臨時斟酌用地若干亦照前項處買施
行伏乞 尊裁

一守備官俸糧原衛已有不必更議止當量添
供應查得德州守備每日支廩給二錢該德州
支給今係新添衙門委應支供應銀兩又查得
二巡檢每員每歲閏月共該本折俸糧六十五
石今即以二巡檢之俸照舊徵收即與守備作
為供應則不必加派而自給矣伏乞 尊裁

一凡衛所之設多與州縣同居一城有司畧有制馭之意以故軍職不至縱橫居民可恃無恐今守備設在沙溝去有司頗遠無相制之勢恐積日久或擅受呈詞或勾攝良民或假以點查地方而妨民生理或假以緝訪盜賊而擅作威福且所統之兵鈐束不嚴亦未免為居民之擾况彼之品秩略崇或與縣官掣肘爭衡終非事體合無著為成規使守備之官止是巡緝道路與田野居民毫無相干或有事與百姓相干者

亦必白之該縣不得擅自拘擾其軍兵有生事者聽百姓赴縣陳告即行申處其與各縣掌印官相見當如賓主即佐二首領雖稍殺亦不得視為轄制滕縣所與伊既有分地事不相統亦不得以上司臨之斯彼此相安軍民兩便矣伏乞尊裁

條陳駟傳規則

查得各驛應付事體州縣申報相同似無踰例但法久弊生奉行未能如今日已乎及畏勢遠

嫌當事者能無隱忍諱言者乎且驛遞之設原為送往迎來本所以厚遠人者始以符驗關文牌票手本一切應付驛遞晝夜無暇時矣繼用勘合出自兵部有假借者有隔年者一切濫觴再則以叅劾嚴禁搜羅剔刮其法嚴且峻矣約其泛而歸之制是則然也於是乎縉紳宿店等威莫秩殊非體制及奉 明旨用加優恤太院道推布德意而往來官員稍覺縱橫職嘗抵掌時事痛軫民艱有槩于中久矣夫隨時處中者

經制之善也補偏救弊者達權之宜也故規矩誠設則天下不可欺以方員使法制盡善而天下又何容其奸偽乎今驛中之弊甚多而水驛為尤甚驛之積棍甚多而往來之船頭及前站之承差人等為尤甚故不患夫馬之應付而患無名之費不患士夫之往來而患內使之梗強其更有可議者若真正勘合有定數矣而有小勘合焉有牌票焉故一驛遞耳而何以當此之疊疊也一驛則一驛之錢糧耳而何以給此之

紛紛也此其苦難言其害甚多職採之輿論訪之各驛敬奉查取而獻一得之愚其弊之當革與事之應付者開款于後須至揭帖者

一棍徒需索之弊

前件驛遞之設本以便使客之往來非以資棍徒之需索也乃旱驛之中有擺飯而索折乾者有騎馬而索換馬錢者有押扛而復索快活錢者有護送承差假稱夫馬不齊拴帶夫頭索詐者有長厨役假稱小飯不備打毀家火索錢者

有槩用吹手五方旗皆乘坐馬匹者此旱驛之受累也至于水驛其害有不可悉言者當船之未至也家人與前站乘馬至驛先索使費其索酒食姑無論矣倍折口糧索上馬包馬類每匹折乾三錢乃其護送勢要之差人或自邊上或自都中或自各省或自部屬各持票索馬匹船未至而各驛已用馬一二十餘矣及船之既至也索趕馬匹要門厨一二十名吹手五六副小米而要大米且淋尖大斗量之家人及船頭廩

給俱要數錢諸如此類不可勝紀此水驛之受累也揭其弊而榜禁之驛遞其少甦乎伏候尊裁

一驛遞錢糧之擾

前件錢糧之額驛有成數照其數而盈縮之驛尚可支也乃今有勘合之外有小勘合有隔省牌票所應者不止于夫馬而已也牌票之差人另有馬票飯食口糧等項小勘合之行有舍人三四名者給口糧三四分之費一往一返而擾

索兩倍矣以驛遞錢糧而可勝此擾耶禁其弊而節之錢糧其可充矣伏候尊裁

一有勘合之應付

前件勘合之行豈惟利于來往寔則辨其章縫部議稍寬弊孔百出乃今有本省驛傳道申允事例見行刊布矣合無于有勘合者京堂翰林科道用清字號廩給辦送准銀六錢上水人夫四十名過關米五斗下水人夫三十名過關米四斗皂隸俱十二名開船止用六名部屬方面

評博中行進士用慎字號廩給辦送准銀四錢
上水人夫三十名過關米四斗下水人夫二十
五名過關米三斗皂隸俱十名開船止用四名
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用勤字號廩給辦送
准銀二錢伍分上水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三斗
下水人夫十五名過關米二斗皂隸俱六名開
船止用二名雜差各衙門文武首領職官及歷
事監生巡書人等廩給一分准銀八分承差吏
舍公差人役口糧一分准銀三分以上俱印封

給與前所謂前站索馬包提緯之類悉行禁革
其旱路翰林等官亦照驛傳事宜應付外如打
過站不用小飯者廩給一分照依字號等則准
銀就用該驛印封呈送憑實填註單上用小飯
者一號三錢二號二錢五分三號一錢五分俱
照銀支辦免送廩給一號大轎一乘夫十二名
中轎每夫八名皂隸十二名二號每轎一乘夫
八名皂隸十二名三號每轎一乘夫八名皂隸
十名扛不分一二三號每扛一擡夫二名馬匹

照依原來勘合及前途騎數出備自京堂用吹手四名以外但有妄索金鼓五方旗號者不准應付該驛仍行申報及府州縣阿奉者以不職論前所謂折乾護送各項名色悉行禁革伏候尊裁

一無勘合之禁革

前件照得士夫往來品秩雖有尊卑榮遇均屬臣子以尊官而野宿太非人情執應付而泛濫甚非節制其無勘合者照依兵部題准事例水

驛則京堂翰林科道辦薪水燭炭銀三錢上水人夫十五名下水人夫十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進士辦送薪水燭炭銀二錢五分上水人夫十名下水人夫八名其過關廩給不分何官俱不准支旱路准照等則應付職謂較之水陸則有間矣當視有勘合者為差如京堂翰林科道薪水燭炭銀三錢人夫二十名皂隸八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進士薪水燭炭銀二錢五分人夫十五名皂隸八名寺監署京職府佐縣正薪

水燭炭銀二錢五分人夫十二名皂隸六名俱應付潔淨公館宿歇中火吹手五方一切俱不准應付此外復有牌票不得並支若得隴而望蜀壟斷之流也愧孰甚焉規矩一定而弊竇可塞矣伏候 尊裁

一嚴掛號以稽應付

前件勘合之正數其夫馬固不是用也故部議有不得過幾倍之說近以驛禁稍寬滋弊日甚每于入境之時填給長單務增虛數每船有索

夫六七十名盡行折乾每名填至六分則索一錢矣窮夫幾何而不賠補也合無嚴行掛號之官令其查照本省規格不得擅加一夫一馬其內使折乾之銀歲不過二百兩貯驛支應請驛傳道一季發長單一二百張印鈐上照前官品級註定某官應付夫若干廩糧若干馬若干令驛夫支給仍每季委廉能職官如州佐縣丞主簿之類于入境處掛號踰數者盡行革去知會前驛俱于驛傳道領掛號長單填註季終更別委

呈查革過若干應付過若干以此稽才能叙上考
則人知奮作而于混亂冒濫之弊可絕其端矣
伏候 尊裁

一遵 聖旨以震人心

前件查得驛遞之禁明文申飭刊榜揭示非不
詳也顧墻鏤充盈耳目未警合無以後用板房
一座大書 聖旨二字用金裝嚴另作一木牌
楷書有勘合若何應付無勘合若何禁革一牌
令書禁金鼓伍方旗號如煥馬錢押扛錢折盤

承差索詐夫頭厨役常例內使裝車索車夫錢
者悉行禁革水驛則如站馬趕緯馬彈羅錢趕
緯開鎖錢吹手錢索馬折乾錢及倍支口糧隔
省護送俱不准應付至內使應付令官夫擡
聖旨二字臨船隻公館發給廩夫等項違者該
驛申究庶人人知所遵守矣伏候 尊裁
一酌議車米以使用

前件查得驛遞錢糧已蒙查議舊額矣但驛有
上衝中衝下衝地分且旱路原無官車不過借

全類集 卷四 五九
用小民彼內使用其車而復索其錢小民有不堪其苦者矣合無于上衝製車八輛中衝製車六輛下衝製車四輛每製車一輛一夫看守輪派夫趕車騾馬亦輪派以洩前車增設前車錢糧十年一造而小民寬其力矣且也一車止用騾六匹夫六名可盛扛一二十搵較常用二十名不等可省夫二十名矣亦不可小小計算也水路過關原用小米近因內使橫索已蒙申准大米矣但亦有大米無大米之地合無士夫過關俱

准大米有米驛分定為八分無米驛分增為九分庶物價均應付平而小民不至賠累矣伏候尊裁

一預給錢糧以便民

前件查得驛遞應付俱原官支固矣但錢糧未必如期而發先期者尚有揭借之債後期者不勝償債之苦何也驛丞支使不前則向債主借貸如一兩止有九錢而限期則陪息矣舊規錢糧每于季終支領致償債者十不足以當五之

用近于每季預支故錢雖少尚堪支持旱驛無容贅矣乃若水驛之往來惟夏秋為最煩謂其江流之便也乃一槩照季預支不免借貸之苦合無水驛則春支一季夏秋則以三季之錢糧預給庶窮夫贍于支用而可以乘便盈縮之矣伏候 尊裁

一禁交界迎接

前件驛遞夫馬額數有限若當衝途則客使往來絡繹不絕以有限之夫馬供不絕之往來已

不勝其苦矣而又令其交界迎接且如遣牌以辰時起馬率未必然而彼處夫馬計時而來計程而候有接至半日者矣接至一二日者矣其所累何如也夫接之者未至而送之者又來則一夫而重四五夫一馬而重四五馬勢必至矣又其寒冬凍雪客使取道旱驛之時窮夫身無完衣而乃栖惶道左枵腹而候其苦累又何如也合無于旱驛出示明諭以夫馬本衙門伺候迎送而使客有欲速行者夫馬不得刁難既不

馳延使客又不傷累小民幾何而不善也至驛
遞迎接間縱使客嗔怪明白見奉上司條約遵
行德意則縉紳亦可情諒矣此雖節省一端於
早驛小補于小民深便而上下相安矣伏候
尊裁

謹按弊之當革議之當行職嘗目擊其事經畫
于心採之羣言據其愚謏其驛遞之大槩不過
如此夫法行于民而民便是民力之寬也法令
于上而上安是 明旨之善也要而言之主持

制度在 本道宣布德意在府州縣奉行不悖
在驛遞官員倘于驛遞任事之官陟以美缺不
以毀言黜不以小庇繩俾得盡力展布則府州縣
無勞于供應而 本道院之法令行縉紳亦實受
其惠矣不然又則弊弊則壞其何以為補救之
長策哉

兗州府為廣詢利弊以資見聞以裨運政
事今將查議過漕運河道一應利弊事
宜理合開報施行須至冊者

一議建坎河口堤壩

查得坎河口係汶上縣治上接泰山泰安新泰萊蕪諸泉匯流汶河經流坎河口南濟運道顧地衍黃沙口之北有山口之南有土岬堅固無虞口之西則地連東平州界其勢卑下大口洩水矣先是總督萬 以碎石砌成一壩自以為世世永賴未久而水決其石固自在也嗣後每年九月調集各閘并撈淺夫役用椿草打堤以備濟運但水一猛發則徐翳蕭葦不能捍衝流

以無石土故也年復一年民力困憊築而復築費用不貲姑無論已且水接泰山之泉流入南旺之北以濟張秋臨清之運流入南旺之南以濟長溝濟寧南陽之運所係誠至重也况南旺地勢獨高非積聚之水不能流貫倘水一涸運將焉賴誠不可不切切講也求為經久永遠之計莫若建砌滾水壩自山下起至老岸止長四百餘丈用大石丁砌塊長丈許濶五六尺許鐵錠銷砌仍將沙挑盡直抵老土方行砌石底用

濶大漸收幾丈不必陡峻以成圓平之頂如水
大則漫入東平不傷汶上民田水小則安流故
道不阻澁濟運此其所可為者彼中離山石不
過五里許土石既便運量亦可為力也所可慮
者費金萬餘官夫匠作之廩糧木石諸費之經
用誠不可小小度料也說者謂每歲築之不為過
勞故前此之有所憚而不為欲有為而不任職
此之故也夫北之琉璃河數年為之而底績今
之建議寶應湖為之而將就緒則地方經久之

計 國運粒食之原誠不可不為之區畫也伏
乞 尊裁

一議築蜀山馬踏貳湖隄岸

查得運河外有南旺蜀山馬踏貳湖今歲遇例
大挑築壩將汶河泉水開放田家樓等口導入
貳湖積蓄見今充盈以備春末夏初運道亢旱
許洩水濟運外但二湖幅幘四十里許蜀山湖
東北與民田相連馬踏湖西北與民田相連故
汶河諸泉之水由月河南北二頭入湖蓄積備

運誠為良策使湖水充溢則滄沒民田夫計國則損民計民則損國是二者輕重固大有間然康濟萬全當有辨之者民受害則奸計叢生盜決之類起矣惟總其計而約束之莫若設官兵守水口夫官兵有限夥集人稠則拒捕激攘之變有不可不防其漸者今歲因積水滿溢以致盜決除懲究處治外合無將蜀馬二湖近民田地方如蜀山約二十五里許馬踏約二十里許高築濶大堤基其地取足於湖內以免百姓告糧

之擾乘時於正二三月大集撈淺各夫計若干所少夫役官出其二民出其一以助堤工其合用椿草經用之類仰給河道錢糧庶二湖之水資深而不窮民食之天安養而無歉矣伏乞尊裁

一議建火頭灣閘座

閘座之設原以積洩有時經運無滯查得管河道陽穀而南濟寧而北近者拾餘里一閘遠者二十里一閘至如濟寧之天井在城不過三五

里則甚近矣舟行其中無所滯碍以閘密而蓄水多也惟濟寧之天井閘至南旺之寺前鋪閘則幾七十里矣惟其閘之踈也故蓄水常緩惟其水之緩也故舟行常遲先該管河同知龔議於適中火頭灣素稱淺澁之處特建石閘一座以踈節水利庶重運經行不致淺阻已經呈詳又該前任同知武復勘得天井閘至寺前委及七十里之長未經造閘蓄水以故每歲稱淺即于彼處築打馬頭二座脩置活閘蓄水不過

濟燃眉之急似非經久之計且每歲築壩費用不貲合無建置石閘設官一員照常蓄水濟運庶宣洩適均而七十里之長河可無淺澁之患矣今本職復勘得二閘相拒地遠閘遠則蓄啓流止之勢殊有淺阻遲慢之憂大約水勢湍激則進步湧發天井至寺前幾七十里矣建一閘誠是也須另開一漕河將見今漕道作月河但閘官不必銓設查得天井閘至在城閘遠不過一里許止該用閘官一員應將在城閘合併天

并開一員將在城閘官移于新建閘座管理設
一閘廳其合用人夫亦不必添編及查施家莊
魯橋棗林等三閘每閘夫三十名未設閘板俱
不啓閉合無每閘內摘撥閘夫十名計三十名
併仲家淺溜夫十名師家莊溜夫三十三名共七十
三名亦與各閘夫數相同坐定新聞應用庶為
省便可免添設僉編之煩伏乞 尊裁

一議築泉河金口壩

查得泉河金口壩乃沂泗諸水所聚之處水分

二支一枝北流穿魯城至濟寧城東天井閘入
運一枝南流由魯橋出師家莊入運先年建築石
橋一大座頗寬讓水入黑風口經流於濟乃以
卑矮水勢衝洩竟權宜打壩調近處夫役歲用
椿草湧築沙堤讓水入黑風口濟運若水勢衝
突壩亦崩塌旋崩旋築亦甚勞且費矣合無于
舊石橋處所高砌二丈底濶四丈橋僅三丈用
長大石塊作三洞口仍用閘板啓閉水大量開
洩水小閉板積水讓入黑風口循故道順流

而南以濟運河除用舊石外估計石工之費仍舊而更新之勞少而功倍庶兩岸居民無衝塌之患而水道亦可永賴矣伏乞 尊裁

一請委催運官員

查得運船入河如糧船載及二分則私貨載及一半沿途假稱擺幫買貨物延捱重務甚有生事告稱淺阻希圖撥載人夫者矣幾何而不累且困也夫一船隨帶貨物每船上許四十石所以資盤費而恤其私耳今有竹木有江米諸貨

是假公而濟私也合無糧船入境之時預先專委州縣管河官數員分派起止地方督同該管閘官及夫役人等糧船一到即便嚴催前進到閘即時啓板打放毋論糧船民船貫魚而行毋以往規指稱擺幫致稽途路如有違玩者據實照例叅究則彼將顧忌稽遲踴躍前進庶河道無壅而運行益速矣伏乞 尊裁

一申明漕規啓閉

查得運河之通塞係積水之時候一日而一啓

烏罔不濟矣除督行各州縣管河泉官員濬泉蓄湖通漕外但各閘下板積蓄若照漕規啓閉有時打放有節烏有稱淺者惟有經過官員并太監船隻意圖速行到閘起放無時殊不知此通則彼塞此深則彼淺流行之勢一而已惟有欲速之心以致水利樽節無法運船淺滯合無請乞本院嚴禁遍示各閘曉諭前座船隻到閘亦隨運船開幫打放再申飭題准漕規庶水利不致走泄且于地方夫役受賜不淺矣伏乞 聖裁

刻先君文集跋

先君甫髫髻嗜古文詞釋褐後益得專攻自卽曹厯守外郡凡有著作各錄成一帙取古人一官一集之意云先是大宗伯肅庵陳公年家也且以文成莫逆交許為批選無何公歸閩因托晉江黃生寄付居諸迅駛鱗翼垂踈不相聞者數禩恐為飄零流落物矣乙酉入覲復搜集舊稿携至京邸儼蘄同榜進士大學士許穎陽公為序弁諸首且以就正先君偶爾以病瘍謝人

簡事已嗟嗟倉皇永訣五內荒迷遺稿又購之
不得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先君既沒所不
朽者文章耳今掇拾蠹餘存者十一亡者十九
嗚呼文章在天地間存亡固亦有數耶幸而符
卿慎齋王公其於先君也以同年之誼而有相
悅之雅慨然以校讐為己任乃為正其訛言綴
其漏字文與詩釐為四卷詮次有倫條類無爽
可以付剞劂矣雖然此其存者云爾其柰亡者
何祝竊聞之昔魏孫菘以書分邴原游學八九
年後仍以還菘陸放翁得人編簡壞則緝文章
謬誤則刊苒先君之精力尚得借文章以不朽
則祝之所望為邴原放翁者慙矣慙矣
萬曆庚寅重陽日不肖男吉祝謹跋